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政治家卷

拿破仑

李康学编著



Napoleon

辽海出版社 ●

引言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强不息的写照。

出生在法国科西嘉岛的拿破仑，小时候常喜欢独自一人到海滩去。那汹涌澎湃的大海，曾引起了 he 无限的遐想。长大后的拿破仑曾说：“我最爱海浪，因为它蕴藏着无比的威力，可以吞掉无数细小的沙粒，可以用柔软的唇吻碎坚硬的岩石。我就要做那海浪，把世界踩在脚下！”拿破仑这种做人要做强人的信念，在孩提时代就已萌生了。

拿破仑出生时家境不很富裕，但他小小年纪就能发愤图强。凭着刻苦学习，9岁那年他入军校学习。16岁时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被授予少尉军衔。

1793年12月，拿破仑在土伦战役中，凭着自己娴熟的炮兵专业知识，第一次显示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洞察力，这是他军旅生涯的里程碑。他从一个瘦小无闻的小军官，突然变成了一位令人瞩目的新星，且得到了破格提拔与称颂。

土伦战役后，拿破仑被任命为炮兵准将，当时年仅24岁。

两年之后，26岁的拿破仑又奉命担任了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的要职。

拿破仑对自身充满了信心。在事业上，他宁可自信而不愿自卑，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始终以饱满的信心、昂扬的斗志，去迎战一切困难和敌人。

拿破仑善于带兵打仗，他一生组织和指挥过无数次战斗。1805年12月，拿破仑亲自指挥奥斯特里茨战役（又称三皇会战），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次胜利使他赢得了欧洲第一名将的桂冠。

拿破仑既爱江山又爱美人。他和初恋的少女黛丝蕾在马赛有过极纯真又浪漫的爱情。但是，两人的爱情却没有变成婚姻。拿破仑后来娶了贵族寡妇约瑟芬，最后又抛弃约瑟芬娶了奥地利公主路易丝。此外，拿破仑还有过许多风流韵闻。

拿破仑少年得志，年仅30岁就当上了法兰西第一执政，不久又自己给自己戴上了皇冠。他当政后，又率大军远征，几乎征服了除英国之外的欧洲各国，从而建立起了盛极一时、称霸一时的法兰西帝国。但是，拿破仑权力的宝座却没能稳固，因为他对外扩张的军事棋盘铺得太大了，最后免不了在其40多岁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1814年4月6日，拿破仑在枫丹白露被迫签署了退位诏书。此后他还有过短暂的“百日皇朝”的再度主政，但因在决定性的“滑铁卢之战”中损失惨重，拿破仑彻底失败了。他被远远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在那里渡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光。

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在52岁的盛年突然患病死去，一时成为整个欧洲大陆人们谈论的新闻热点。拿破仑究竟是病逝还是被谋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拿破仑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让我们翻开岁月的日历，去仔细看看他的奋斗历程。

总 序

郭锷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X=素质。素质=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钷、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的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拿破仑

第一章自古英雄出少年

1 波拿巴家世与幼年拿破仑

美丽浩瀚的地中海内，有一块面积达 8700 平方公里的大岛——科西嘉岛。岛上山峦起伏，岩石环绕，景色秀丽，气候宜人。肥沃的土地上盛产谷物、水果，地下还有丰富的宝藏。1769 年 8 月 5 日，法国历史上杰出的伟人拿破仑·波拿巴，就诞生在这个岛上的阿雅克修城里。

拿破仑的父亲名叫夏尔·波拿巴，母亲叫莱蒂齐娅·拉莫利诺。这对夫妇共生了 13 个孩子，其中 5 个夭折。拿破仑本属于第四个孩子，因为头两个孩子没活成，他的排行就成了老二。在他之上，有个哥哥叫约瑟夫。在他之下，依次的排名是：吕西安、埃利兹（女）、路易、波利娜（女）、卡罗利娜（女）和热罗姆。

拿破仑出生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活并不算富裕的家庭，但其血统却很高贵。据考证，波拿巴世家最早可追溯到古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名叫威廉的反教皇派贵族身上。这个威廉属于吉贝林派，他在与其对立的保教皇的古埃尔夫派的倾轧、争斗中失败，乃取姓为“波拿巴”，并逃到一个名叫萨尔察纳的地方避难，结果在那偏僻的地方扎根，使波拿巴家族得以延续下来。后来过了近 300 年，一位名叫弗兰西斯·波拿巴的人，于 1529 年迁居到科西嘉岛，与意大利人的一个更为强悍的分支结上血缘关系，波拿巴家族从此在该岛繁衍下来，并成了这个岛上有名的强盛世家。

到了拿破仑的父亲一代，波拿巴家族在阿雅克修城已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拿破仑的一位叔爷吕西安·波拿巴，在该市当了助理大主教。拿破仑的父亲夏尔·波拿巴，年轻时在罗马学过法律，回来后就成了当地有名的律师。

夏尔青年时代曾积极追随过岛上的民族首领保利，为了科西嘉赢得独立而战斗过。因为科西嘉岛数百年来，曾先后被地中海的霸主——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比萨人以及热那亚共和国所统治。后来法国占领了该岛。保利是科西嘉岛民在反对热那亚和法国的斗争中的旗手。但嘉岛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随着法国三万大军的侵入最后归于失败，保利带着 340 人逃向了英国。夏尔·波拿巴最终没有跟保利去，他接受了法国赦免。法国当时提出，对一切承认法国统治权的科西嘉人予以赦免。夏尔带着妻子和幼儿约瑟夫回到阿雅克修，拿破仑也就是这时才诞生的。对于夏尔突然转变立场归顺法国一事，岛上的人们曾给予尖锐指责，后来拿破仑成为少年后，对于父亲的作法也极感愤慨。拿破仑那时还不懂得，正是父亲善识时务地归顺法国，才为他的家族开拓了将来成为法国皇室的前途，而拿破仑少年时能够顺利进入法国设在香巴尼的布里埃纳军校读书，也正是由于父亲当年归顺法国，并使波拿巴家族成为法国当局承认的贵族血统的结果。

拿破仑的母亲莱蒂齐娅的祖先也出身于佛罗伦萨的贵族世家。不过，这个家族迁居到科西嘉岛已有几世纪。莱蒂齐娅出生时家庭比较贫困，她在童年时没受过什么教育，又不会说法语，意大利语也说得不好。但她从小就能吃苦耐劳，性格坚强刚毅，遇到困难坚韧不拔，这些气质

显然在后来对拿破仑产生过重大影响。

拿破仑的行为举止具有科西嘉人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就是带着蛮力的机智勇敢、顽强不屈、能吃苦耐劳等等。还在婴儿时期，脑袋硕大、两腿粗壮的拿破仑就表现奇特，他不爱啼哭，也不多嬉笑，饿了渴了或者不舒服时，只是一个劲地手足乱舞，踢被蹬床，神情表现得十分倔强。到了四五岁时，个头小而长得结实粗壮的拿破仑，靠生就的一副蛮力，常常把大他一岁半的哥哥打哭。同时，这位天生“霸王”似的小拿破仑，还狡黠多端，心中的“鬼点子”特别多。有一次他和约瑟夫同到奶妈家玩，奶妈烤了两块鲜美的肉饼给他俩吃，拿破仑望着令人垂涎的肉饼，眼珠一转，悄声附在哥哥耳边道：“约瑟夫，你猜奶妈还有三张肉饼藏在哪儿？”

约瑟夫摇摇头表示不解。拿破仑马上又神秘地说：“那几张肉饼放在厨房的碗柜里！”

约瑟夫信以为真，赶忙到厨房去找。等他刚走，拿破仑便像一则寓言里那个哄骗乌鸦吐肉的狐狸一般，抓起桌上的两块肉饼，又冲奶妈调皮地眨眨眼睛，就跑到门外将肉饼狼吞虎咽了地吃。

诸如此类的行为多了，父母都觉得这孩子颇具心机，足智多谋，不禁对他刮目相看。父亲对他的顽皮抱以宽容的态度，且没有太多时间管他。惟有母亲对拿破仑要求很严格，见到拿破仑顽皮就予以训斥，有时犯了错还要打他。小拿破仑生性好打斗，自小就显露出了军事组织才能。在阿雅克修城里，他常常组织一群孩子，将他们划分为敌对双方玩打仗的游戏，每次他都自任元帅，并且指挥较弱的一方，向对方挑战进攻。对打时他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使起拳脚来又重又狠，结果，每次战局都以他指挥的一方获胜。拿破仑喜好征服别人，这种征服除了在武力上表现得比别人强外，在知识上也力图超过别人。比如，7岁时，拿破仑上学后，开始还有些冥顽不化，经常沉迷在贪玩打斗中。后来，有一次约瑟夫说了一句刺激他的话，竟使他的性情大大转变了。那是一天上午，约瑟夫突然给他出了一道简单的数学题考他，拿破仑由于荒疏学业，对这道题一时答不上来。约瑟夫便讥讽说：“喂，拿破仑，这么个简单题都做不来，看来你只是比我勇敢罢了！”

拿破仑被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自尊心。他忽然感到自己并没有真正征服约瑟夫。于是从这一天起，他不再贪玩打斗，开始下功夫学起功课来。母亲见到拿破仑的变化，感到非常欣喜，她又因势利导地教育他说：“拿破仑，你现在明白了吗？一个人光有蛮力还不行，还要有知识，有志向。只有胸怀远大的志向又具备了扎实的知识的人才能征服别人，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强者啊！”母亲的话使拿破仑茅塞顿开。从此他开始迷恋于学习，成天埋头在小房子里不肯出来。有时候，他喜欢独自一人拿本数学作业到海滨的一个小岩洞处去做，往往一做就是几小时，别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处。如今，在拿破仑的故乡还保留着这个洞穴的原貌，供游人们参观。

由于刻苦用功，拿破仑的学业终于大有长进。就在他9岁的那年，通过入学考试，拿破仑进入了法国的奥顿中学读书。三个月后，拿破仑又因祖籍为意大利古老贵族血统被法国当局承认，得以被公费送到了法国的布里埃纳军校去读书。

2 布里埃纳军校的“斯巴达汉子”

地处法国香巴里的布里埃纳军校，是当时法国所办的 12 所皇家军校之一。这所学校大约有 100 名学员，12 位教师。学员的一半是自费生，一半是公费生。公费学生须通过考试。他们的膳费和学费都从王室费用中开支。军校里的行政则由教会管理，教师大都由教会中的修士担任。军校的课程包括写作、法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历史、地理、数学、图画、舞蹈和剑术。学校里的校纪是相当严格的，在 5 年的学习期间里，除非有十分特殊的理由，一般是不准请假回家的。

拿破仑初到这所学校，换上那套红、白、蓝三色相间的军人制服，感到很是英俊威武。学校环境幽雅，生活也不错。学生可以每人住一个大约有 6 平方米的单间宿舍，能放一张军用床和一点梳洗用具。学校场地很多，校长贝尔通神父还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寄宿生划分了一块园地，让同学们自己栽花种草，作为业余活动场地。

军校的生活、学习条件虽然不错，但拿破仑有一段时间还是很很不习惯的。由于是第一次远离家乡读书，他和亲人们隔绝了。寂寞孤独的感觉压抑着他，使他变得郁郁寡欢，脾气暴躁。同学们见他身材矮小，行为古怪，又来自法国臣属的科西嘉岛，开始时都有些瞧不起他，甚至戏弄他，开他的玩笑。这些同学为他取了个绰号叫“斯巴达汉子”。拿破仑对这个绰号并未觉得反感，相反，他的骨子里倒真希望成为一个斯巴达式的英雄哩！因此他对同学们的这些嘲弄不屑一顾，只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习中。他知道，只有用功才能使他的将来免遭嘲笑和侮辱，才能出人头地。他在学校的功课，以数学、历史、地理方面的成绩最为突出。他讨厌学拉丁语，对法语却比较喜爱。在阅读历史著作中，他对两本传记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本是普鲁塔克所著的法文译本《传记集》。在这本书里，拿破仑读到了古希腊的里昂尼达斯、柯尔蒂尼斯和古罗马的辛辛纳塔斯等英雄的业绩。另一本书是恺撒的《高卢战记》。少年拿破仑对恺撒这位同族英雄颇为崇拜。这位古罗马人精力充沛、意志刚强，具有洞察问题关键所在的敏锐眼力，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恺撒的这些本领，对于少年波拿巴来说，正是他想要具备的。

读了一些伟人传记后，少年拿破仑的脑子里便开始产生了自己将来也要当一名伟大英雄的想法。不过，他这时最大的抱负还只是想成为像保利一样的民族英雄。保利曾为争取科西嘉岛的独立而浴血奋战，拿破仑敬佩这位英雄的爱国行为。

拿破仑在军校除了刻苦攻读课业之外，业余时间也参加抓强盗、抓小偷、打球等游戏，有时候还爱和同学们一起到校外的田野里散步。学校之外的一个树林子深处，住着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老农妇，拿破仑常到她家去作客，在那里喝新鲜牛奶，吃黑面包。

渐渐地，拿破仑终于习惯了军校里的刻板生活。他和同学们的关系也有了改善。军校里的教师，也因偶然的一次军事游戏，对拿破仑潜在的军事组织才能开始刮目相看了。那次是个下雪天，校园里的操场上堆积了厚厚的白雪。拿破仑提议打一次雪仗。他指挥双方修筑了碉堡，然后高高站在用雪筑成的碉堡之上，俯首下令，挥起手臂，宛如一位主帅

在指挥千军万马。旁观的教师们目睹了这场雪战，不由得对这场战役的指挥者拿破仑大为赞叹，一位教师当时即评价说：“拿破仑具有非凡的军人素质，这孩子将来一定前途无量！”

拿破仑潜在的军事才能，不久也被前来视察布里埃纳军校的一位军官看中了。这位军官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拿破仑体质与健康状况：甚佳。性情：服从命令、讨人喜爱、诚实可靠、知道感恩。品行：很守规矩。一直以勤于研习数学而表现突出。史地知识尚可。才艺方面很弱。他会成为一名优秀水兵。值得送进巴黎军事学校。”

就这样，5年时间一满，拿破仑就被保送到了巴黎军校深造。

巴黎军校的校园是一座宫殿，未来的军官们在这里可以享受一切奢华。这里每餐都有两次开饭时间，仆从难以计算，有昂贵的驯马场。比起布里埃纳军校，这里的条件优越多了。

巴黎军校一般是3年毕业。但拿破仑在这里刻苦用功，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3年的必修功课。在此期间，拿破仑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之事，他的父亲夏尔·波拿巴，因患胃癌英年早逝，时年只有39岁。鉴于家庭的负担沉重，拿破仑决定提前毕业。到了1785年9月，16岁的拿破仑终于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并被授予了少尉军衔。这是科西嘉岛第一位从专业军校毕业的正式军官。当时学校鉴定是这样写的：

“拿破仑·波拿巴，为人勤奋、谨慎，兴趣广泛，博览群书，酷爱抽象科学，擅长数学、地理；沉默寡言，喜欢独处；任性、高傲、自私、善辩，自尊心强，雄心勃勃，求知欲强，有培养前途。”

经过了整6年的军校磨砺，拿破仑终于脱颖而出。后来，成了皇帝的拿破仑曾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是接受少尉军衔的那一刻，因为今天的辉煌正是那一刻点燃的，它使我生命的航船驶入了腾达的航线。”

3 从少尉到将军

1785年9月，16岁的拿破仑被委任为前往“拉费尔炮兵团”服役的少尉，该团当时的驻地是法国罗纳河上的瓦朗斯。

拿破仑来到这里，按军队的规章制度，首先经历了3个月的严格的军事训练。他被排在队伍中，开始当炮手，接着当下士，而后当中士，他站岗放哨，担任值日星官。直到1786年元月，才正式担任军官。当时他的工作很艰苦，薪金却很微薄，年俸只有1120法郎。这点收入使他仍远离不了贫困。但是，收入的微薄减少不了他对炮兵职业的热爱。他怀着满腔热忱投入到普通的士兵生活中。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说过：“学会服从命令，是学习统治的基本艺术。”情况正是如此，由于当过一段兵，拿破仑熟悉了部队生活，这为他后来善于向法国士兵讲话，提高他们的士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瓦朗斯，拿破仑已系统地提高了征服别人、统治世界的军事素质。

拿破仑在瓦朗斯还和当地的一些社会名流有过交往，并向一个富裕之家的少女卡罗利娜献过殷勤。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他曾关在房子里，认真地攻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尔》《新爱洛绮丝》和《忏悔录》。这些著作作为他后来进一步研究人类社会和政

府作了一些准备。

在拉费尔炮团服役了一年之后，拿破仑终于被批准获得了半年的探亲假。1786年9月15日，他踏上了阿雅克修的码头，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在旧居，他热情地看望了母亲和弟妹们。最初的几星期，他陶醉在久别重逢的欢乐中，他常常漫步在怪石嶙峋的海岸之滨，郁郁葱葱的山谷之中。森林的浓郁香味，日落沧海的黄昏景色，山区居民幽静而自豪的超然独立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着迷了。

当狂热的乡情渐渐平静下来后，他即开始考虑家庭大计。此时他家的生活已十分拮据。因为他的父亲在去世之前，曾经从事本来就不那么可靠的投机生意，现在，如果法国政府不肯表示宽容大度的话，那笔投机生意就可能使他一家倾家荡产。拿破仑希望能从法国财政部门索取他家应得的款子中的一笔钱，于是，在获准延长休假之后，他就直奔巴黎。在巴黎他到处活动求情，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最后只得回到科西嘉又渡过了半年时光，并在家乡搜集资料，准备编写一本《科西嘉历史》的著作。

在过了21个月的休假之后，拿破仑又回到了拉费尔炮团。该团此时已调至奥松驻防。在奥松他生了一次病，变得十分瘦弱。身体好转后，他便到炮兵学校上课。校长是泰伊将军，他对拿破仑早熟的才能极为赏识，主动要了他，并让他负责好几个试炮场。在奥松，拿破仑结交了诺丹、加桑迪上尉等青年军官。有一次，不知犯了什么错，拿破仑被关了一天一夜的禁闭，他在禁闭室的旧衣橱里发现了一本古罗马《国法大全》，便抓到手里津津有味地读完了它。他的记忆力差不多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以至后来在元老院讨论民法条款时，他能整段地背诵东罗马皇帝查士尼颁布的法典，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

在奥松期间，他查阅资料做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涉及大量名著：孟德斯鸠、罗兰、马布利、米拉波、马蒙帖尔、比隆等人的作品。他研究阿拉伯、土耳其、波斯、英国、瑞士的历史。研究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地理。他对文学的兴趣也很浓，看过高乃依、拉辛、伏尔泰的剧本，还读过《德·科曼热伯爵》《雷斯蒂夫的同代女人》《保罗与维吉妮》《印第安茅屋》等大量小说。

拿破仑除了读书外，还常常下笔千言，一泻千里，他主要是写些有关炮兵的观测和报告。他曾向严厉而又和蔼的泰伊校长呈上一份关于炮弹射程的备忘录，他那严密的逻辑性和计算的巧妙令将军喜出望外。

就在拿破仑在奥松刻苦钻研知识和技术的服役期间，法国的局势变得动荡起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使巴黎接二连三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大事件。三级会议、第三等级奋起反抗君主政体、攻占巴士底狱，搅得人心激荡。此时，拿破仑十分关心科西嘉的前途。他乘动乱松散之际，向上司请了假，匆匆向阿雅克修进发。

回到科西嘉后，他发现这里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是法国的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允许1768年以来流亡在外的科西嘉岛爱国志士们回到家乡并全面享受公民权利。这项措施软化了许多科西嘉岛人对法国征服者的情绪。流亡在英国的保利，便乘机又回到科西嘉并掌握了岛上的军政大权。保利回来后，拿破仑拜访了他。但保利的接待是冷淡的。在保利看来，拿破仑是个变节分子的儿子，又是法国养大的，因此对他有不

信任感。但为了管住他，只是表面应酬了他一番。

不久，拿破仑的假期满了，他带着弟弟路易，回到了奥松。此时他已晋级为中尉。为和科西嘉保持联系，他又给保利写了一封信，信中曾请求保利帮他提供一些材料，以便使他完成那部关于科西嘉的著作。但保利回信拒绝了，他说没有时间打开箱子，也没有时间寻找文件资料，并告诫拿破仑：“历史不是在青年时代写成。”保利的回信激怒了拿破仑，他将那部手稿藏在了箱底，最终也没有完成它。

1791年秋，拿破仑再次休假回到科西嘉，在该岛一直住到1792年5月。在此期间，他费尽心机，软硬兼施，成功地在岛上的国民自卫军里当上了中校。然而，因为成功冲昏了头脑，导致他干了一件蠢事。他企图让他所辖的志愿军营占领阿雅克修城堡。但驻军顶住不干，当地居民也反对拿破仑这样干，可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保利派出代表强行决定停火。拿破仑受到大多数岛民的谴责，保利也根本不承认他的官衔，于是他不得不又返回法国。到了巴黎之后，他加紧在各军事部门活动，熄灭了阿雅克修事件对他的不利影响，最后使官方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行为，反而重新任命他当了上尉。

在巴黎活动期间，拿破仑又正碰上空前的大动荡。他亲眼在6月20日目睹了群众造反的场面。那一天，约莫五六千乱民涌进杜伊勒里宫，他看到国王路易十六出现在王宫的一扇窗前，面对着造反的暴民无所适从。路易十六想以其基督教的宽容对待造反的暴民，这在拿破仑看来是极愚蠢的举动。此时他情不自禁地大嚷道：“笨蛋，怎么不用大炮轰倒五六百人，其余的不就跑光了吗！”

拿破仑瞧不起路易十六的软弱，并断定国王迟早要垮台。他做事果决刚毅，在巴黎观望徘徊，想寻求机会进取，但他的内心仍挂着阿雅克修。恰巧，一件家务事为他请假提供了借口。他的妹妹玛丽娅娜，当时正在巴黎城里旅游，很不安全，他要把她送回科西嘉。于是他又回到了阿雅克修。

这时，驻在科西嘉岛的法国志愿军与岛上的国民自卫军正准备联合进攻撒丁岛。拿破仑一回来，就受命指挥一营兵力配合攻岛战斗。但此次作战，由于指挥官科洛纳·塞沙里指挥失当和“拉福韦特”号军舰的海军不执行命令而失败。对于这次出征，保利也支持不力。国民公会委派的特派员萨利塞蒂，正要组织科西嘉的防御，以对付英国舰队的袭击。他们后来发现，保利已经成了反叛者。他长期在伦敦居住，会不会与英国人有勾结还不能肯定。这时，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在土伦俱乐部告发了保利，揭露他是暴君和叛徒。俱乐部当即致函公会，公会马上发出对保利的逮捕令……

消息传出之后，不明真相的农民手持武器誓死保卫保利。波拿巴一家对吕西安的疯狂举动惊慌失措。吕西安却洋洋自得地写信给兄弟们：“我给我的敌人以致命的一击……你们是想象不到的！”拿破仑一家估计到保利人多势众，会来报复。果然，在拿破仑去巴斯提亚找萨利塞蒂商议问题时，半路上被一帮保利分子包围住，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夜逃脱。当天晚上，他坐上一条小船逃跑，沿海岸绕了一段，然后上岸，骑马跑到巴斯提亚，通知他母亲：“你们准备走吧，这地方不是我们的安身之地。”莱蒂齐娅逃走的第二天，她在阿雅克修的房屋就被洗劫一

空，烧为废墟。科尔特的议事大会，声明波拿巴一家为卑鄙无耻之徒，宣布把他们永远驱逐出境。

从此，拿破仑和保利彻底决裂了，他说服萨利塞蒂及其同事，带领四百多步兵和二十多名炮手，突袭阿雅克修，准备占领该城，但没有成功。最后，他不得不带着全家离开了科西嘉，登船逃往了土伦。

拿破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保利。在后来的年代里，保利投靠了英国人，最终被迫离开了科西嘉岛。1799年，当拿破仑推翻了热那亚共和国时，保利还曾欢呼过，并写信向拿破仑表示了致敬。

拿破仑从科西嘉逃出后，重又回到了他的炮兵团。他的老首长的兄弟让·德·泰伊当团长。拿破仑当了他的副手。不久，收复土伦的命令下达，当时土伦已投靠国民公会恨之入骨的英国人。指挥收复土伦的指挥官是卡尔托。这是位蹩脚的将军，原来是个肖像画家。卡尔托的炮兵指挥官是多马尔坦，他刚披挂上阵就受了伤。国民公会赶派特派员萨利塞蒂和加斯帕兰去监督卡尔托。萨利塞蒂知人善任，便调任拿破仑代替了受伤的炮兵指挥官多马尔坦。从此拿破仑时来运转。这位聪明的青年炮兵指挥官到土伦港后，没花多少时间就看出了整个土伦要塞的关键是控制内外两港的拉塞因半岛。这个半岛只要被攻下，英军在内外两港就无法立足。而现在岛上的英军已构置了一个叫“马尔格雷夫堡”的坚固据点，拿破仑于是计划在英军防线的西南面构筑一个炮兵阵地，并集中了53门炮，准备重点打击马尔格雷夫堡。拿破仑将这个作战计划报上去，很快获得了卡尔托和特派员萨利塞蒂的批准。此后不久，在巴黎的救国委员会又听取萨利塞蒂和加斯帕兰两位特派员的建议，指派了老将迪戈米埃将军接替卡尔托担任了总指挥，迪戈米埃让杜特担任炮兵指挥。杜特是一个视察阵地都要由人抬着走的病人，他对拿破仑的作战计划很满意，因而又放手让拿破仑指挥炮兵。到11月25日，迪戈米埃最后批准了拿破仑拟定的作战计划。12月中旬，法军又将围城兵力增加到三万八千人，比守军多了一倍多。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法军于12月17日发起了攻击。经过连续48小时的炮击，英军的坚固工事大部被摧毁。次日，法军地面部队发起猛烈进攻，马尔格雷夫堡及其两翼很快被攻占。拿破仑在进攻中也加入了步兵突击，拼杀中他的臀部也被英军刺伤了，由于法军攻占了这个重要阵地，在港内的反法联军的舰船全部暴露在法军的火力之下，结果，联军不得不从土伦港仓皇撤走了。

土伦战役以法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保王党分子及其反法联军，同时也使拿破仑的卓越指挥才能得到了显现。战役结束后，攻城总指挥上书陆军部称赞拿破仑道：“他拥有一颗充满智慧的头脑，知识渊博，性格坚定。这位非常优秀的军官的才能是无法描绘完全的”。另一位将军也写信给国民公会推崇拿破仑道：“请你们奖励并提升这位年轻人，如果不嘉奖他，他靠自己也会飞黄腾达的。”

由于众将军的一致推崇，年仅24岁的拿破仑，即被国民公会正式任命为炮兵准将，当时是1794年9月14日。

第二章浪漫的初恋与慎重的婚姻

1 热恋马赛

拿破仑被任命为准将后，他随部队到了马赛驻防。现在，他将原安置在土伦的母亲和几个弟妹都接到马赛来了。哥哥约瑟夫还在市政厅给特派员阿尔比特当助手。波拿巴全家由于在科西嘉丧失了所有的家产，拿破仑向法国政府为母亲申请到了救济金，家里的生活得以维持下去。但是收入毕竟有限，尽管拿破仑当了将军，生活仍然显得很寒酸。

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拿破仑和他的哥哥约瑟夫都在考虑婚恋大事了。恰巧，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让这俩弟兄一个巧结了婚缘，一个进入了一段浪漫的热恋。

事情是从一个美丽的傍晚开始的。那天，在市政厅值班的约瑟夫，正准备下班回去，忽然有两位年轻女子走来了。

“你们找谁？”约瑟夫问。

“我要见阿尔比特。”

那位年岁小些的少女鼓足勇气回答。少女名叫黛丝蕾，是马赛城大绸缎商克拉里的女儿。克拉里早年故去后，遗下妻子和一个儿子艾蒂安、两个女儿朱丽、黛丝蕾。突然有一天艾蒂安以“效忠王室”的罪名被警察局逮捕了，这一家人哭作一团，惟有小女儿黛丝蕾沉着冷静，她约了嫂嫂苏珊想找特派员阿尔比特，求他将艾蒂安予以释放。

“阿尔比特先生办事去了，我是他的助手约瑟夫·波拿巴，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

黛丝蕾见阿尔特不在，心里很焦急。

约瑟夫又道：“你尽管告诉我，我会转告他的。”

于是黛丝蕾把艾蒂安是纯粹商人而无端被逮捕的事说了出来，并请求阿尔比特给予帮忙做主。

约瑟夫听完她的申述，沉吟半晌才道：“因为你的父亲过去给反动贵族卖过绸缎，贵族是人民敌人，现在你父亲去世了，就抓了你哥哥。不过这事还有办法可想，我或许还能帮助你！”

“你能帮我？”黛丝蕾惊喜地问。

约瑟夫笑着点头道：“你想不到吧！我说话是算数的，你要知道，我们家里可有一位将军哩！”

“有位将军？是你父亲吗？”

“不，是我的弟弟，他才24岁！”

“啊，24岁就当了将军！”黛丝蕾感到惊奇。她想，一个将军的哥哥说的话肯定是要算数的，于是，她看着约瑟夫又想到了姐姐朱丽，灵机一动又道：“你能帮忙真是太感谢了。波拿巴先生，我代表我们全家邀请你和你的弟弟来做客，你能赏脸吗？”

约瑟夫想到她家是当地有名望的商家，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

结果，第二天上午，黛丝蕾的哥哥艾蒂安就被释放回家了。到傍晚时分，约瑟夫和拿破仑也如约到了黛丝蕾家，并立刻受到这一家人的热情欢迎。黛丝蕾和妈妈早把庭院扫得干干净净，姐姐朱丽听了妹妹的暗

示后打扮一新，哥哥艾蒂安对这兄弟二人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当波拿巴兄弟俩坐下后，黛丝蕾注意瞧着拿破仑，只见他身材矮小，军装有些脏皱，头发也很蓬乱，不由得怀疑他是否真是将军。但一经交谈，她就发觉约瑟夫的温文尔雅与拿破仑的睿智敏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拿破仑此时坐在一把木椅上，对艾蒂安道：“我们部队的给养差，军装不大合适，枪也很老，但我已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什么办法？”艾蒂安问。

“把部队开到意大利去，那里是个富饶的国家，只要把奥地利人赶走，那里有的是给养！”

“啊，那意大利人会乖乖让你们去占领他们的国家吗？”

“当然，我是要解放他们，解放全欧洲，要把《人权宣言》带给所有被解放的国家。”

“真是伟大的理想，伟大的胸怀，绝妙的见解！”艾蒂安佩服地说。

约瑟夫此时看着窗外，不由得又对克拉里夫人说：“您家花园真漂亮，可让小姐带我们看看吗？”

“当然可以！”克拉里夫人点头道。

于是，约瑟夫由朱丽相陪，拿破仑由黛丝蕾相陪，两对年轻男女就笑着来到了花园中。

拿破仑一面走，一面瞧着美丽的黛丝蕾道：“你是个聪明美丽的姑娘，今天你请我们来，怕不是仅仅为感谢我们吧！”

黛丝蕾听了这话，回头望望在后面花圃旁正相依偎的约瑟夫和朱丽，脸上不由得起了红晕。她感到这位矮个子将军的确有很强的洞察力，自己的小计谋一下就被他看穿了，在这样的男人面前，她的心思是难以隐藏的。

拿破仑这时又轻握住她的手道：“原谅我的直率，我是天生的军人，什么都喜欢快捷，我看朱丽和约瑟夫很快就可以结婚吧！”

“怎能这样一见钟情？”黛丝蕾羞怯地说。

“你不必隐瞒，你的好心我也能洞察哩！”拿破仑说，又轻轻吻了姑娘的手道：“你们家很富有，我们家还很穷，但等我征服了意大利我会富有的，那时，我也会给家人许多照顾的。”

黛丝蕾被拿破仑的气度深深折服了，她抬头凝视着拿破仑深邃的目光道：“我相信你，你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对，我说到就一定能办到！”

这一对年轻人谈到这里，彼此便已产生了深深的爱慕之情，而与此同时，朱丽也为约瑟夫的风采所吸引，不久俩人就结婚了。

此后一段时间里，拿破仑除了日常工作外，便时常与黛丝蕾约会。俩人常在一起漫步花前月下，谈文学，谈理想，谈人生，经过一段热恋后，俩人订婚了。

但是，正当拿破仑和黛丝蕾谈婚论嫁之时，法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雅各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遭到杀害，其弟小罗伯斯庇尔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受其牵连，现在所有与他们兄弟过从甚密的人都成了政治上的嫌疑分子，拿破仑也受到怀疑而突然被捕了。

消息传出后，黛丝蕾陷入了深深的苦楚之中。为了爱情，她不顾哥

嫂的劝阻，找到拿破仑的家，从他母亲那里拿了几件拿破仑的衣服，装成一个包裹，来到城防司令部。一位少校接待了他。

“小姐有什么事？”

“我有个包裹请你交给拿破仑·波拿巴，他是我的朋友。”

“唔，这怎么行，你叫什么名字？”

“黛丝蕾·克拉里。你们放了他吧，他是无辜的。”

黛丝蕾说罢，就哽咽着哭了，少校被她的哭叫弄得没办法，只好安慰她道：“好，我答允你，给你把包裹送去！好吗？”

黛丝蕾忙破涕为笑，并连声道谢。

少校又告诉她，拿破仑不会被处死的。果然，过了一段时间，拿破仑经过朋友萨利塞蒂的帮忙，终于被无罪释放并返回尼斯任职。

刚刚出狱获得自由的拿破仑，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匆匆来到黛丝蕾的屋外。此时黛丝蕾的房里已熄灯，她躺在床上正郁忧思念他而无法入睡。拿破仑不好敲门，便哼起了有名的《马赛曲》，黛丝蕾闻听到这熟悉的歌曲，立刻披着睡衣跳下床，拉开门就跑出了门外。

《马赛曲》嘎然而止。拿破仑伸出手臂一下把黛丝蕾抱住了。他的温厚的唇亲吻着黛丝蕾挂满泪水的脸颊，嘴里喃喃直叫：“宝贝，我的宝贝……”

吻过之后，拿破仑又用军大衣将黛丝蕾裹起来，抱到自己膝上说：“我的宝贝，让我们结婚吧，我不能没有你！”

“我还没满16岁呀！”黛丝蕾笑着道：“等我满了16岁吧！”

“好，我等你到满16岁，那时我们就结婚。现在我要去巴黎，我是一名将军，我还要带兵去征服世界！”

“去吧！我会等你！一直等你回来接我！”

拿破仑点点头，两人激动地再次拥抱热吻。然后，拿破仑便骑上马，向城里驰去。

2 “葡日将军”

数天之后，拿破仑带着朱诺到了巴黎。他想在此活动一番，准备东山再起。

他得知原来的炮兵老上尉奥布里，现在是救国委员会委员，负责国防部的事务，打算托他帮忙，找个合适的工作去干。然而，奥布里心胸狭窄，他本知道拿破仑是学炮兵专业的，却安排他去步兵里任同等军衔的军官。这个做法使拿破仑深为愤怒，他借口身体有病，要求延期报到。这样，他继续留在巴黎，企图得到更好的机会。

有好一段时间，他无所事事，囊空如洗，他几乎要悲观泄气了。不过事有凑巧，笨蛋奥布里离开了岗位。拿破仑终于设法成功地接近他的年轻继承人杜尔塞·德·蓬泰库朗。后者被拿破仑的胸有成竹所打动，让他到救国委员会测绘局任职。在弗罗尔花神宫的六层楼上的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拿破仑在地板上摊开了一张张地图，为阿尔卑斯方面军和意大利方面军拟制作战计划。他表现出稳操胜券和精明能干的本领，使蓬泰库朗十分赏识。蓬泰库朗建议为拿破仑晋级。拿破仑喜形于色，容光焕发，他终于得到了赏识，中断了的青云之路又接上了。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蓬泰库朗一离开救国委员会，炮兵们立刻对他实行报复，借口他一再拒绝到旺代的步兵部队去，勒图尔纳于9月8日吊销了他的军衔。

然而，命运之神似乎有意先让他受到几番挫折，目的在于使他以后可以更加出色地展翅高飞。三个星期之后，拿破仑的好运来了：他被当时担任了国民公会主席的巴拉斯看中，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的副司令官。巴拉斯为何会看中拿破仑，这中间自然有一定的缘故。

保罗·巴拉斯出身于法国普罗旺斯省的一个家族，曾在陆上和海上的远征中渡过一段冒险的生涯。巴拉斯身材魁梧，风度潇洒，善于辞令，在女人群中颇为得宠。他又善于玩弄权术，热月政变，就是他拉拢富歇等人，推翻了罗伯斯庇尔，他自己一跃高升为国民公会主席和巴黎武装部队司令，成了热月党政权的主宰。

但巴拉斯并不具备指挥军队的统帅才能，只会成天埋在女人堆里，淫乱享乐，过着纸醉金迷的腐败生活。当时法国政权虽被热月党主宰，但政局并未稳固，此时的保王党人在英国的支持下，正在密谋叛乱。在巴黎，保王党拉拢了负责保卫巴黎的梅努将军，纠集叛匪四万余人，狂叫要复辟，推翻热月政权。当时国民公会在巴黎的兵力只有5000人，陆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在巴黎以外。

基于这种情况，热月党政权才撤消了梅努将军的职务，巴拉斯登上了巴黎武装部队司令的宝座。但这宝座并非易坐，所以巴拉斯虽然每天风流，但心里并未踏实，有时还打不起精神。

这一天晚上，巴拉斯在情妇塔里昂夫人家云雨一番之后，有些疲惫，塔里昂夫人说：“亲爱的，你好像有什么烦恼，不妨讲出来，也许我能为你生个妙计哩！”

巴拉斯随即坦陈：“现在巴黎政局动荡，保王党叛乱迫在眉睫，我们现在如果不及早动手，待保王党出击后就被动了。”

塔里昂夫人不无得意地说：“就是这件事嘛！我看，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位能冲锋陷阵的军事天才。”

巴拉斯的确没有指挥部队的天才，见塔里昂夫人说到了关键处，就急切说：“我的宝贝，你有何见解，快说下去。”

塔里昂夫人继续道：“我想起了一个人——拿破仑·波拿巴。”

原来，前一段拿破仑为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前途，曾经努力在上流社会寻找缺口。当他打探到塔里昂夫人的宴会会上层人物云集的场所后，曾几次到她府上来参加宴会跳舞，并私下求过塔里昂夫人为他谋职帮忙。塔里昂见这年轻人谈吐不凡，见解独特，因而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与巴拉斯欢聚时，她不由又想起了那位青年人，并道：“那是一位有非凡意志与聪慧天才的一流军人。”

巴拉斯听到拿破仑·波拿巴这个名字，不由心头一震：是啊，这的确是位非凡人才。土伦一战就显示了这位青年人不同凡响，为什么没有想到他呢？

巴拉斯想到这里，他坐不住了，站起来匆匆地在塔里昂夫人脸上吻了一下道：“亲爱的，你也是一件非凡的宝贝。我曾经重用过这位年轻人，我知道他很优秀。”

言罢，巴拉斯走了。

很快，一张任命拿破仑·波拿巴为军队副司令官的提案就通过了。

拿破仑就这样又走了运，很快取得了兵权。

走马上任后的拿破仑，立刻着手布置巴黎的保卫工作，为了对付保王党的叛乱，他指派骑兵队长缪拉，从巴黎城西北的萨布劳地拉来了40门大炮，又把凡尔赛的骑兵也调进巴黎，从而大大加强了巴黎的保卫工作。

到了1795年10月5日，保王党仗着人多，开始了大举向巴黎进攻。当他们控制了不少街道，正高喊着“打倒共和”、“绞死国民公会”的口号，并伴奏着震耳的乐曲准备去占领国民公会时，坐阵在交通要道口的拿破仑，身披雨衣，在微雨中把剑一挥，顿时，支在路中的40门大炮同时开火，一时间，巴黎上空浓烟滚滚，各样的喊叫声不绝于耳，求胜心切的保王党徒没料到热月党人会有这么一招，等到大炮打到头上，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不少保王党徒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命丧黄泉，活着的赶紧择路而逃。

就这样，一场由保王党谋划了很久的颠覆阴谋活动，顷刻间就被拿破仑的大炮粉碎了。

这次战斗使拿破仑成了巴黎人心目中的英雄，巴黎各阶层人士都在谈拿破仑，认为是他的英明才挽救了共和国，巴黎人还崇敬地称他为“葡日将军”。

由于拿破仑保卫巴黎有功，国民公会一致通过，任命拿破仑担任了法国国内防军总司令，兼任巴黎卫戍副司令，并晋升少将。

国民公会此时也正式建立了共和政府，设了元老院、五百人院和督政府，巴拉斯执掌了督政府的大权。

3 新婚之夜

1796年3月9日晚10点，在巴黎当丹街的市政府里，“葡日将军”拿破仑与贵妇人约瑟芬的结婚仪式即将举行了。

此时的拿破仑，眼神里洋溢着坚定喜悦的神色，脸上看不出任何的后悔表情。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为背叛了他初恋的少女黛丝蕾而隐隐感到有些不安。

但是，这场婚姻的决定，毕竟是他经过反复比较思考后才作出的慎重抉择。黛丝蕾是位极纯情的少女。本来，离开马赛到巴黎后，一度处于贫困潦倒中的拿破仑，对于黛丝蕾的感情是倍加珍惜的，两人还写信互诉过衷肠。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卷入动荡政局的漩涡，拿破仑为谋求机遇发展而出入巴黎上层社会，与那些贵妇人频繁接触之后，他的心情就大大地改变了，与黛丝蕾的感情也就渐渐地被冲淡了。特别是当他认识了约瑟芬后，并由此感到这场婚姻的缔结，将使他进一步迈进上层社会的圈子，从而为他的政治前途打下更好的基础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初恋。那位新结识的约瑟芬，1763年出身于一个法国王室龙骑兵队长之家，长得如花似玉，15岁时嫁给了博阿尔内子爵。这位子爵是个花花公子，尽管自己的夫人美貌动人，而且还生育了一个儿子欧仁，一个女儿奥坦丝，但他改不了自己风流成性的习惯，到处拈花惹草，但同时又对自己妻子要求苛刻，不许其招摇，要恪守妇道。为此，夫妻

俩经常吵架，约瑟芬身上也常带有丈夫殴打的青斑。

后来在雅各宾时代博阿尔内夫妇双双入狱，博阿尔内被送上了断头台。而约瑟芬却因容貌出众，在巴拉斯的密友塔里昂的帮助下，身脱囹圄。约瑟芬自然异常感激，故而常常到塔里昂府上拜访，与塔里昂夫人成了好友。

约瑟芬深知在法国这个动荡年代，靠丈夫留下的微薄产业，不足以令自己花天酒地地挥霍，也不足以令自己的一双儿女成长，于是她主动投入了国民公会主席巴拉斯的怀抱。巴拉斯与她玩腻后，又与塔里昂夫人勾搭上了。塔里昂夫人为拉拢巴拉斯，便有意将拿破仑介绍给了约瑟芬。巴拉斯为摆脱约瑟芬的纠缠，也有意撮合她和拿破仑成婚，并答允将意大利方面军团司令之职作为“嫁妆”奉送给拿破仑。而当这样一位极有军权的司令官正是拿破仑梦寐以求的事。至于约瑟芬，她能与拿破仑这样年轻有为的将军结婚，使终身有托，更是求之不得。所以，这场婚姻经过一位贵妇人的策划及巴拉斯的斡旋，很快便成为了事实。1796年2月9日，拿破仑与约瑟芬的结婚预告正式发表。三个星期后，督政府任命波拿巴将军为意大利方面军团司令。

当拿破仑和约瑟芬在巴黎享尽温柔时，可怜的黛丝蕾又怎样了呢？她知道这件事后又是多么痛苦？黛丝蕾在她的日记中曾写下了如下催人泪下的记载：

“巴黎！我在巴黎！我从家里跑出来，坐了四天马车，终于到了巴黎。我已经整整一年没见到拿破仑了。

就在朱丽婚宴后的第二天晚上，他还对我说过：‘黛丝蕾，我得去巴黎，我还是将军，时刻准备战斗。但如果我不去面见陆军部长，他们是不会让我统领军队的。从被捕至今，我失去了薪俸，因此我需要钱。你能帮忙吗？一百法郎就足够了。’

我攒了98个法郎，一直想用这钱给他买件像样的衣服，但他这时需要钱，于是我拿了出来。‘到了巴黎好好照顾自己，早点回来。’我说。

他数了数。‘我早晚会还给你的。如果他们让我带兵，我不能很快回来，因为我要先征服意大利。望你常写信，用陆军部长办公室的地址即可，他们会转给我的。别牵挂我。’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双眼里闪着一种神秘的光芒，叫我不禁充满了恐惧，‘有一天，你会成为法国最伟大人物的妻子！再见，我亲爱的。’

他骑上马，飘然远去。

他后来写信告诉约瑟夫，陆军部的官僚们对他漠然置之，给了他一个在意大利的无足轻重的职务。后来，他生了病，无奈放弃军职回到巴黎。没有工作，不名一文，衣衫褴褛，仅有的一条裤子也补丁累累。

‘因此我到了塔里昂夫人那里’，他信中说，‘她丈夫是政府要人之一。夫人常常为丈夫的同僚们举行宴会、舞会，巴黎最重要的人物和最漂亮的女子频频出入她的府第，所以她拥有很大的权势。她喜欢将军们，似乎也包括我，她和朋友约瑟芬慷慨赠我衣物，甚至可能请求政府给我军权。虽然她们没有明讲，但每天下午，我还是照常拜会她们。’

约瑟芬，甚至在遥远的马赛，人们也谈论这个女人。他们说她是巴黎最美丽的花，丈夫是贵族，被砍头，而那漂亮的脸蛋救了她本人的性命。

‘她现在嫁了谁？’我问约瑟夫。

‘尚未结婚。’约瑟夫回答，‘她是巴拉斯的密友，罗伯斯庇尔被杀后，这位巴拉斯与塔里昂、富歇一起控制政府。富歇是个危险人物，他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我认识他，他像蛇一般残酷、阴险。’

够了，我什么也没再问。我的拿破仑每天拜会一个独身女人，她还给了他赠物！

第二天，家里人都出去度假了，我无心旅游，就与玛丽单独留在家里。

‘玛丽，我已经16岁了，可拿破仑在信里只字不提结婚的事，我必须立刻去巴黎。他满目漂亮女人，必须让他再熟悉一下我这张脸。’

玛丽理解我。‘你可以住在巴黎我妹妹家里，我告诉你地址，你妈妈走时留下300法郎，足够你花的。’

她亲切地微笑着说，‘明天，定辆出租马车。黛丝蕾，祝你平安归来！’

现在，我在她妹妹家。明天，我要去找拿破仑，我要去塔里昂夫人家里，让他远离那些妖艳的女人。”

“今天真像一场噩梦。我是否还在人间？我应该走向另一个世界！应该沉入塞纳河河底！几个钟头之前，我站在大桥上寒光逼人的石栏杆边，准备纵身一跳。

然而有人拦住了我，是谁？

我要把今天发生的一切永远存储在我的记忆之中。

整整一天，雨丝绵绵。早上，我穿上那件蓝色的丝绸外衣，努力使自己显得漂亮，但它马上被雨打得透湿。路人好像都在看我，因为巴黎的女子们早已不穿正统的服装了，而穿领口开得极低的上衣，配上裙子。因此，我显得与众不同。

塔里昂夫人的府第外站着许多人，怒目注视着窗户里射出的明亮的光，有的在气愤地窃窃私语。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穷人们衣食无着，而这些革命领袖们都灯红酒绿，犹如帝王。

我打开门走进去，一位红制服上缀着红色纽扣的仆人拦住了我。这个仆人的穿戴是以往贵族家仆的打扮。他们现在仿效贵族了，尽管塔里昂本人曾经给人当过奴仆。

‘你要干什么？小姐。’他问我，‘塔里昂夫人邀请了你吗？’

我摇摇头：‘我以为谁都可以进来呢。’

‘你自以为如此，是吗？’他很无礼地说，‘未经邀请，不许入内，除非你陪着一位绅士。这是夫人的命令。’他把我推到门口的大街上。

又有几个人从马车上下下来走进去，我浑身透湿，寒冷难耐。我想，一定请一位先生把我带进去，不然，我是进不去的。

这时又来了一辆马车，走下一个穿着拿破仑那样军大衣的男人，我径直朝他走过去。‘对不起，先生，’我说，‘我想跟你进去，把门人说，得有一位绅士陪同才能进。’

军官惊奇地注视着我，摇摇头，大概他不喜欢这样。然而他突然把胳膊伸给我：

‘走吧，小姐。’

把门人立即认出我，脸上露出愠怒之色，但不得不向军官深深躬身

行礼，接过他的大衣。

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湿淋淋的头发耷拉在脸上，我想把它理一理，但军官在等我。

‘好了吗？小姐。到里面要举止大方，不然，会失我的体面。你叫什么名字？’

‘黛丝蕾。’我喃喃地说，我不愿让人知道我的姓。

‘姓什么？’

我摇摇头。

‘唔，就是黛丝蕾。’

把门人打开两扇白色的大门，军官向另一个仆人通报了姓名，这个仆人便大声禀告：

‘让·贝尔纳多特将军和黛丝蕾小姐到！’

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子迎接我们：

‘大驾光临，受宠若惊，亲爱的将军。’

‘你太客气了，塔里昂夫人。’军官回答。

我谨慎地施礼，但她好像没注意我。

‘到书房里来吧，将军，巴拉斯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我在宽敞的房间里举目四顾，不见拿破仑的踪影。

除了几个军官以外，就是一些穿着很考究的人，跟革命前的贵族没什么两样。

女士们服饰妖艳，袒胸露背，连鞋子也都只有鞋底，露出粉脚，趾甲盖儿上抹着粉红或银灰的油彩。

我想：我这臃肿的打扮，笨重的鞋子，真像一个乡下姑娘。

穿红制服的仆人给大家端酒，我也得到一杯香槟，但我惴惴不安，以至于不知其味。

身边有两位绅士在交谈，一个说：

‘巴黎人正为物价恼火呢，再上涨还会掀起革命的。’‘亲爱的富歇’，另一个说：‘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镇压。我刚才见了贝尔纳多特将军，陆军部长会向他授意的。’

‘贝尔纳多特？’富歇说，‘他不会向人民开枪的。但约瑟芬的新友会那样干。’

这时，一个仆人大声说：‘请安静，先生们，女士们！’然后，听到塔里昂夫人说：

‘大家都到书房里来呀，我有一个出乎你们意料的消息相告。’

我跟客人们走了进去。书房挤得满满的，我什么也看不见。仆人们又端来香槟。一个粗胖的男人从我身边挤过去，衣服上镶满金饰。

有人窃窃私语：‘巴拉斯发福了。’想必，这就是巴拉斯，约瑟芬的密友。

大家激动地交谈着。仆人又一次请求大家安静。然后，塔里昂夫人说：

‘请大家围着沙发坐。’

这时，我发现了拿破仑。他和一个穿粉红缎服的漂亮女人坐在一只小沙发上。

破洞累累的裤子不见了，代之以一身崭新的制服，脸色苍白而憔悴。

我立刻意识到，那位女郎就是约瑟芬。她双目半闭，然而眼光一直盯住巴拉斯，唇边挂着一丝奇异的微笑。

拿破仑挺胸坐在沙发的扶手上，一眼也没看约瑟芬，而盯着塔里昂夫人。

‘大家都有酒了吧？’塔里昂夫人问，‘先生们，女士们，我有要事相告。’

拿破仑站起来，脸色突然红润。塔里昂夫人看着巴拉斯，巴拉斯举手示意。她继续说：

‘我们亲爱的约瑟芬决定再次结婚，她的新夫是法兰西最勇猛的军官——拿破仑·波拿巴将军。’

‘不！’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这叫声充满了房间，马上出现一阵可怕的沉寂。我突然听出了这声音——我自己的声音，人们全把目光转向我。

我走上两步，直盯住拿破仑的眼。这双眼如玻璃球一般，对我好像不屑一顾。

我又看看那个女人，她眼圈上涂着银灰色的油彩、红唇晕晕。我憎恶她，气愤地把酒杯摔在她脚下，香槟溅在她身上。她惊恐地叫起来。

我在雨丝蒙蒙的大街上奔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逃出那个房间的。我跑呀，跑呀，跑到了河边。

‘塞纳河！’我慢慢走上大桥，望着河水，万盏灯火在水面上跳荡。它是多么兴高采烈！而我，又是多么孤独，痛苦！

我想，今晚拿破仑又要给马赛写信，向母亲和约瑟夫报告他要与这个女人结婚的消息。

多么残酷！我开始向桥栏上爬。但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拉了下来。

我跳啊，叫啊，挣扎着想从那只手里挣脱。

‘别怕，黛丝蕾。’这声音是多么沉静。

他的手太有力了。把我推进他的马车，对车夫说：‘走吧，现在不用跑了。一直往前，叫你停你再停下来。’

我像落汤鸡似的，又冷又怕，浑身颤抖着哭泣。那只温暖的大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

‘我要下去！’我祈求。

那个声音回答：“别，黛丝蕾小姐，刚才我把你带进去，现在我要送你回家去。”

‘你是贝尔纳多特将军？’我问，‘我恨将军，他们残酷无情。’

‘将军并非都残酷无情。’他说着，把军大衣披在我的肩上。

我想起了另一个雨夜，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把他的军大衣披在我的肩上。但现在，我无力去想那么多。他把我拉近他，让我的头靠在他肩上。

‘请原谅我，在夫人家里我举止失态，但拿破仑确实曾答应与我结婚的。’我又哭起来。

‘我当然原谅你，为你难过。但波拿巴将军本来就无意娶你，他原是要与马赛一个富商的女儿结婚的。但拿破仑需要权力，而巴拉斯的情人能够帮他攫取权力，你和马赛那位姑娘都不能。’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

‘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不懂贵妇人应具有怎样的仪态，不像沙发上那个金发女郎——约瑟芬。你诚实、温柔……’他的声音突然变了，‘我喜欢你！’

‘你像拿破仑一样残酷无情，我决不再嫁人！’我大声叫，‘车夫，停下来！’

但将军的声音更高：‘往前走！’然后对我说：‘请原谅，我从没有跟你这样的姑娘打过交道，从来没向别人这么请求过。别哭，听我说，我真心想与你结婚。’

他的声音这样柔和，我不能不听。‘我父亲很穷，我15岁就参军了，大革命后才当了军官。然后当了将军。也许我太大了，不配你。我31岁。’

‘我马上就16岁了。’我不知道怎么这样说，‘但我厌倦了，我要回家。’

‘噢，我把你回家的事给忘了，你在哪儿住？’

我把地址告诉他，他又告诉车夫。

‘请再想一想，我想过结婚，想过孩子，但军人生活没有给我机会。我需要立即作出决定，不能按常规向你求婚。’

‘上帝！’我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难缠呀！他真心要跟我结婚，我怎么办？’

到了我住的地方，他打开车门，扶我下车。

‘晚安！’我说，‘非常感谢你。别担心，我不会再投河。’

‘勇敢的姑娘。我什么时候来讨你的答复？后天？’

我摇摇头：‘那不可能，将军，不可能！我想你一定理解我，不是因为年纪小，而是因为我太软弱。’

我冲进屋子，关上门。但我睡不着，很久睡不着。于是我在餐桌前坐下写日记。我不知道自己将飘落何处，但我知道决不能在这里待下去。”

不管黛丝蕾的心灵创伤有多严重，拿破仑还是与约瑟芬如期举行了婚礼。当晚的结婚仪式上，巴拉斯、塔里昂和未来的经纪人卡尔姆莱做了证婚人。市长勒克莱尔主持了婚礼。简单的婚礼仪式结束后，拿破仑便同他的妻子乘一辆四轮敞篷马车走了。

新婚之夜对拿破仑是具有很大诱惑的。但他上床后，忽然发现约瑟芬的一只哈巴狗正睡在压脚被上。

他本想挥手驱赶，然而又意识到在这新婚之夜它的吠叫声会是不祥之兆，于是一声不响地钻进了被子里。当他一触到约瑟芬那柔软、光滑的肉体时，那些想法全都改变了。

这对新婚夫妇正作乐时，突然，波拿巴大叫一声，痛快的约瑟芬认为丈夫已达到兴奋的高潮了。但她错了，其实是哈巴狗早已爬进了被子里，竟在拿破仑的左腿肚上咬了一口。事后，他们无法继续游戏。

新婚之夜就这样如同滑稽戏似地结束了。

第三章 征服意大利

1 旗开得胜

拿破仑在婚后的第三天，便告别约瑟芬，匆匆到意大利军团赴任。

意大利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班牙波旁王室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互相角逐的战场。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着该地区的北部，他们在那里占领着富饶的米兰公国和曼图亚大要塞等封地。意大利半岛的南部连同西西里岛，则是在西班牙波旁王室的后代费迪南四世的统治下。这两个王室所属的地域，大都处于中世纪的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政治上处于极软弱无力的地位。还是前几年拿破仑就对意大利的政治及军事状况作过分析研究，觉得在此开战将有利可图。1795年夏，拿破仑在巴黎“测绘局”工作时，曾精心制定过入侵意大利皮埃蒙特的作战计划。虽然那个计划因热月政变而夭折了，但现在他当上了意大利军团司令，这个计划便可以着手实行了。

尽管事先有过充分计划和准备，但拿破仑到达尼斯意大利军团司令部后，他仍清楚地看到了他所面临的内外的困难。

首先是自己方面军队的情况很坏，战斗尚未开始，士兵们却都似病人般疲惫衰弱，长时间的断油断肉和粮食不能充足供给，使士兵们脸色蜡黄；军资匮乏，士兵们衣不蔽体；纪律松懈，自由散漫，酗酒闹事天天发生。军官们则很看不起这位貌不惊人的新任司令官，加上拿破仑的年轻，更使得上层军官不服气。

而敌方则是有备无患，占尽天时地利之优势。敌方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占有优势。皮埃蒙特与法国毗邻，三面被阿尔卑斯山相围，常年冰雪覆盖，且敌方为了防止法国人的入侵，在境内修筑了大量的战壕、碉堡、工事。其次在后方配给上，粮食充盈，官兵温饱不成问题，而且贮备了大量武器弹药。敌方兵力也较己方多。

在皮埃蒙特，驻扎了撒丁王国的精良部队和奥地利的强有力的久经沙场的远征军。他们组成的反法联军在兵力上有近九万人，有威力强大的炮兵和铁骑兵。更主要的是敌方已意识到了法国进攻意大利的企图，他们团结一心，自认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整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对法国军队的最大威胁。

拿破仑在检阅了自己的军队并分析敌方情况后，着手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军队的措施。首先，他从当地一个银行家那里弄到了钱，把过去长期拖欠的军饷补发了一部分。他还通过迅速改组兵站和有关的后勤部门，解决了令其他士兵们不满的问题。在一次检阅部队的讲演中，拿破仑又用一段热情奔放的话，深深打动了士兵们的心。他说：“士兵们！你们忍饥挨饿，远离家乡，政府有负各位很多。在这里你们经受了严寒和饥饿的考验，但政府并没有嘉奖你们。现在我将带你们到美丽富饶的意大利去，那里有繁华的大街，有闪光的珠玉，有丰盛的晚宴，你们在那里将获得你们所需要的荣誉与财富。你们的意志是坚强的，但你们为共和国而战的决心是坚定的吗？”

“是！”无数士兵被拿破仑极具鼓动性的这番话打动了，欢呼声响彻云霄。

波拿巴的举止行动，在官兵的心目中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充沛精力和干净利落的命令，赢得了马赛纳的敬佩。在他那闪烁着卓越智慧的目光下，身材魁梧而又趾高气扬的奥热罗，也不免有些畏缩了。4月初，法国的增援部队赶到了，从而使意大利方面军的总兵力增加到4.93万人，形成了兵力上的优势。

4月10日，奥军的攻势开始进行。皮托利的7个营进攻沃尔特里的色尔弗尼，法军却在11日从容不迫地撤回萨沃纳。拿破仑在此对15日的攻势作了最后部署。11日，拿破仑来到桑托尼奥发现奥军7个营正在进攻据守坚固阵地的兰普恩，而在瓦泰诺泰以西却未见有其他敌军。拿破仑于是口授命令：命拉阿尔普次日上午从正面向阿根陶攻击；马赛纳率部连夜疾进到瓦泰诺泰以西的阿尔塔山脊，于次日拂晓向阿根陶右后方发起进攻。法军的攻击一经实施就大获成功。4月12日清晨，阿根陶在晨雾中发现自己已被包围，只经短交战，其部下便一下溃散，并仓皇撤退到了东北方的阿奎。

在瓦泰诺泰初战得胜，拿破仑即命拉阿尔普据守夺取的这个地盘，一面下令马赛纳，命其挥戈北上往克罗和代戈推进，以对付奥军接兵，命奥热罗率部向卡凯尔运动，再折向东勒斯摩，而塞律里埃则从加里希奥直下塔纳河谷以威胁切瓦。同时，拿破仑将司令部移至卡凯尔，并撤掉了梅尼尔师指挥职务，又将该师的4个旅各拨两个分别给了马赛纳和奥热罗。4月12日下午，拿破仑从前线发布了如下战报：

“共和国万岁！今天，4月12日，马赛纳将军所率师与拉阿尔普将军所率师一起攻击了据守在瓦泰诺泰重要阵地的奥军，该军达1.3万人，由博利厄将军本人以及阿根陶将军和罗卡维纳将军所指挥。结果共和军彻底击败了奥军，打死打伤敌人约3000人。”

这段公报其实不十分准确，奥地利指挥官博利厄当时并不在战场，罗卡维纳则只是阿根陶的一个旅长。但不管怎样，这次首战的胜利已奠定了整个战役的结局。

到了4月13日，奥热罗率部向据守在米勒斯摩的皮埃蒙特军进攻，奥军普罗韦拉将军的独立旅和皮埃蒙特军的一个掷弹兵营阻住了去路。双方激战战斗，最后普罗韦拉因弹尽粮绝而被迫投降。

就像在敌人中间插进了一把楔子，拿破仑成功地扩大了奥军与皮埃蒙特军之间的间隙。此后，他又再次组织部队，对阿根陶在代戈的一个后卫部队从坚固阵地发起进攻。马赛纳军从正面进击，阿拉尔普则涉水渡过博尔米达河攻击奥军后方，结果俘获2600名奥军，阿根陶的残部从斯比格罗峡谷向北逃往阿奎。

拿破仑暂时击败其主要对手后，就转而集中对付撒丁军。他命令奥热罗从正面攻击设在切瓦的撒丁军营部，侧面由塞律里埃和马赛纳进行突击。18日，法军各路纵队开始行动，谁知赶到切瓦时，却发现敌营早已撤空。原来，驻守的柯里已乘黑夜命部队退守到了科沙格里亚河畔的坚固阵地。柯里手下有1.2万人。19日，法军从正面进攻受挫。21日，拿破仑调其兵力组织最后围攻，由于塞律里埃从敌军右翼进行迂回包抄成功，柯里被迫率部溃退。法军进而抵达皮埃蒙特平原，其骑兵师乘胜追击溃退的撒丁军，撒丁国王不得不派特使在凯拉斯科会见拿破仑。双方经过谈判，于4月28日签订了停战协定。拿破仑于4月26日又发布

了如下战报：

“将士们，在 15 天之内，你们已经赢得了 6 次胜利，夺得了 21 面军旗，55 门火炮和若干要塞，并征服了皮埃蒙特最富庶的地区，你们已经俘获了 1.5 万人，打死打伤 1 万多人。”

对于一位不到 26 岁的青年将领而言，这个成就确实是骄傲的，因为他已经接连击败了两支敌军，从而树立了作为一位杰出的部队指挥官的威望。

征服意大利的第一个战役就这样旗开得胜了。根据凯拉斯科停战协议第四条，法军有权通过皮埃蒙特领土和在瓦兰察渡过波河。拿破仑施展计谋，又指挥部队在 5 月 9 日从皮亚琴察渡过了波河。皮亚琴察是一个中立城市，属于巴马公国。拿破仑不仅未经允许就侵犯了巴马，而且向那位不幸的公爵勒索了八万英镑的罚金以犒赏法军；同时，他还没收大量实物，其中包括米开朗基罗和葛雷基欧的 20 幅名画。他把这些东西都送到了巴黎。

法军渡过波河后，博利厄意识到必须放弃米兰公司，便取道克雷马和布雷西亚，向东退至特兰提诺河谷。在洛迪桥渡过阿达河后，他在桥边留了一支强大的后卫部队阻滞法军。

此时，拿破仑征战中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马塞纳的前卫于 5 月 10 日到达洛迪小镇，发现河上那座桥的右岸部分已被破坏，塞博滕多夫的部队正在那边严阵以待。拿破仑到该镇后，决定立即强渡。拿破仑命令调来一个炮兵连，自己亲自瞄准目标进行轰击，同时又组织了一个突击队进行冲锋。到日落时分，法军终于攻过桥头，奥军败退溃散。

法军在洛迪桥之战的胜利，虽对整个战役无多大影响，但由于拿破仑首次在前线直接参战，这对于部队提高士气以及对拿破仑本人的心理影响作用都是很大的。当日来的士兵们都高兴地称他“小班长”，这一仗极大地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以至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曾回忆说：“只是在洛迪之战后，我才认识到我终归要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我的雄心壮志的第一颗火花就是那时产生的。”

数天之后，他在米兰又对副官马尔蒙说：“我们今后取得的胜利将远比我们业已取得的胜利更伟大。……我们这个时代，尚无人构思伟业，要由我来开此先例了。”

法军在洛迪之战获胜后，继续向前推进，一路畅行无阻。5 月 15 日，拿破仑率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伦巴第的都城米兰。

2 攻占曼图亚

在奥地利米兰公国只是一个封地，如今它已在拿破仑的控制之下。拿破仑决定追击正在朝蒂罗尔溃逃的博利厄残部。为此，他必须穿越威尼斯共和国的中立领土。5 月 27 日，马塞纳的前锋进入布雷西亚；30 日，他在瓦莱焦渡过明乔河并于 6 月 1 日在维罗纳设了司令部。

到 6 月初时，拿破仑不仅从奥地利总督费迪南大公手中夺回了整个伦巴第，而且还侵犯了中立的威尼斯共和国。他这样做并非师出无名，因为博利厄为了确保自己能退往特伦提诺，已经占领了威尼斯的佩斯基耶腊要塞。这是著名的中世纪四边形要塞区中四座要塞的一座。这四

座要塞是：佩斯基耶腊、维罗纳、莱尼亚戈和曼图亚，它们扼守着通向威尼斯的要道，而这其中，曼图亚是惟一真正可守的要塞。这个要塞周围环抱着明齐河，河流此时已泛滥形成一个湖泊。如若进行一般围城作战是难奏效的。博利厄率 1.4 万奥军固守在曼图亚要塞，他等待着援兵的来临。

拿破仑来到威尼西亚境内后，即将曼图亚包围起来，封锁了阿迪杰河的右岸。到 6 月底时，奥地利增派了老将维尔姆泽带着 4.7 万人前来解围。

7 月 29 日，维尔姆泽开始发起进攻，经过一天交战，奥军迫使法军的马塞纳师从阿迪杰河与加尔达湖之间的中心地带向后撤退了 12 英里。

面对这一打击，拿破仑立刻从防线撤回所有部队，并把他们集中在加尔达湖以南地区。维尔姆泽此时将部队转而西进，企图与其右路纵队科斯达诺维奇会合，但拿破仑已命马塞纳师和奥热罗师在斯蒂维耶雷挡住了去路。双方于是在斯蒂维耶雷展开了激战，由于奥热罗和博阿蒙率领的一个骑兵旅从左翼奔袭成功，维尔姆泽在死伤 6000 人后不得不退回明乔河一线。

在斯蒂维耶雷，拿破仑曾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假如维尔姆泽与科斯达诺维奇取得联系，那么法军早就被打垮了。由于拿破仑的反应敏捷，行动神速才使法军转败为胜。

现在，维尔姆泽率部转而向东，企图经巴萨诺利维察琴察进军曼图亚而迂回包抄拿破仑。而拿破仑却沿法尔索加纳和上布仑塔河谷穷追维尔姆泽。到 9 月 8 日，法军追上奥军，经过又一场激战，法军俘敌三千并缴获 35 门火炮。维尔姆泽残部逃进曼图亚，该要塞再次被法军围困了。

但奥军并未被彻底打败。10 月间，一位年老的匈牙利元帅阿尔文齐，受命带了四万生力军，前来驰援曼图亚。11 月 11 日，法军马塞纳部与阿尔文齐的援军在卡尔迪罗山岭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战，结果法军损伤惨重，阿尔文齐接着转向南，打算从昔维奥借助浮桥渡过阿迪杰河，从而进军曼图亚。拿破仑估计到奥军的动向后，在阿尔科拉村布置了两个师进行埋伏。

11 月 15 日，法军奥热罗师与奥军前哨相遇，双方为争夺那里的一座木桥相持不下。拿破仑来到后，亲自抓起一团旗率部向前冲锋，混战中拿破仑滑向堤岸，掉进了河沟，幸亏两名军人及时相救才把拿破仑拉起来。16 日，法军再次向桥头进攻仍未奏效，17 日继续激战，这一次法军终于成功地占领了桥头，奥军被迫向后大撤退。

由于拿破仑的英勇善战，这位年轻的司令在一年之内相继击败过柯里、博利厄、维尔姆泽和阿尔文齐，但是奥地利人还未甘心失败，阿尔文齐奉命重整旗鼓，此时他的手下还有 4.3 万人，而拿破仑的机动兵力只有 3.4 万人和 74 门火炮。

1797 年元月 10 日，阿尔文齐率部向阿迪杰河与加尔达湖之间的儒贝尔旅大举进攻。儒贝尔旅在强敌面前且战且退，到利沃里村后，双方开始了激战。此时拿破仑接到求援报告后，命令马塞纳和维克托旅星夜援助。14 日凌晨，拿破仑亲自带兵赶到利沃里，12 支法军拂晓时发起反攻，奥军由于处在阿迪杰洛地的狭窄通道中而进退两难，无法展开。法军大获全胜，奥军 5000 人当了俘虏，阿尔文齐本人侥幸脱逃。

同日下午，法军在另一地区也开始了战斗。其时，普罗韦拉在头天夜里悄悄架了一座浮桥，乘奥热罗不注意时偷偷溜过了阿迪杰河，然后直奔曼图亚，但到城郊时却被另一支法军塞律里埃挡住了。普罗韦拉立即派人向城内守军发出信号，要求他们出击里应外合，谁知维尔姆泽却决定等到第二天再行动。这一迟延后果严重，第二天凌晨，拿破仑增派的援军已火速赶到，普罗韦拉陷入 3 路法军的包围、夹击，眼看大势已去，普罗韦拉只得带着 7000 人与 22 门火炮向法军投降了。

普罗韦拉的失败，导致了曼图亚守军的彻底覆灭。到 2 月 2 日，由于忍受不了饥饿和疾病折磨，守城奥军终于向法军投降。1.6 万名战俘放下武器，只有维尔姆泽带着 500 名士兵，经拿破仑同意假释后，走出要塞返回了奥地利。

3 签订法奥和约

利沃里的胜利和攻克曼图亚后，拿破仑打开了整个威尼西亚领土的大门，他立即利用这一大好形势，派儒贝尔率 3 个师追击逃向蒂罗尔的阿尔文齐，命令马塞纳自维琴察和巴萨诺向布伦塔河谷开进以支援儒贝尔。同时，他本人则再次南下以对付教皇庇护六世，因为他认为教皇庇护六世在履行去年 6 月签订的波伦亚条约的条款方面，似乎有些拖拉。维克托此时已晋升为师长，拿破仑派他去讨伐伊莫拉和法恩扎。在掠夺了教皇的许多财宝并再次以进军罗马相威胁后，2 月 19 日，拿破仑在安科纳以南的托伦蒂诺与教皇的代表签订了一项条约。该条约规定教皇把波伦亚、斐拉拉、罗巴格纳和安科纳等教皇属地割让给法国。这样，拿破仑在亚德里亚海就获得了一个立足点。3 月 2 日，他在轻而易举地获胜后，回到了曼图亚。

出于进军奥地利和追歼奥军的需要，拿破仑此时请求督政府进一步给予增援，督政府即派贝尔纳多特将军率一个师的兵力增援拿破仑，使其总兵力达到了 5.3 万人。

这时，奥军也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他们从莱茵战场调来了奥皇的弟弟查理大公，让他来指挥奥军在意大利的部队，查理大公年轻能干，但是他所急需的增援却迟迟未到。

3 月 10 日，拿破仑开始新的进军，6 天之后，已来到塔利亚门托河。沿途仅遇到轻微抵抗。奥军在撤退中损失了 500 人和 6 门火炮。19 日，法军在激战后攻克了格拉迪斯卡并渡过了伊松左河。不仅又北上到达卡普利托，同时占领了奇维达和乌迪内。

4 月 2 日，法军马塞纳部的前卫进入施蒂里亚省。在此穿过谢弗林和犹登堡向穆尔河谷挺进。到 4 月 4 日，奥军的抵抗完全停止。4 月 9 日，马塞纳部经过累欧本到达布鲁克，此地离维也纳仅 92 英里的行程了。眼看大势已去，查理大公派出代表与拿破仑会晤，尔后双方达成了一项休战协定。4 月 18 日，草签了一项和约。法国督政府对拿破仑匆匆通过谈判的做法很不满，因为这种做法只不过大长了拿破仑的个人威风，他们想等到法军在莱茵战区展开春季攻势后再签和约，那样可以决定性地击败奥地利。督政府还曾派了一位官员到拿破仑的司令部，欲与奥地利谈判，但拿破仑坚持由自己亲自处理这些政治交易，督政府没有办法也只

好同意。

10月17日，经过一段持久和苛刻的谈判后，法奥两国终于在坎波—福来奥签署了正式和约。根据这一和约，法国获得了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德意志领土以及整个意大利北部至威尼斯共和国边境。威尼斯作为补偿变成了奥地利的一个省。这个和约显然是荒唐而不公正的，但拿破仑通过此和约，却强化了法国在意大利的霸权。

第四章东征埃及

1 出征之前

1797年12月10日，拿破仑从意大利凯旋而归。在巴黎的督政府为他举行了近乎奢华的欢迎仪式。

这天，卢森堡宫内筑起了花台，上面放置着象征和平与自由的神像，牌楼上，挂满了拿破仑从意大利虏获的敌方旗帜。将官们分立在花台两旁，身着彩衣的姑娘们手捧鲜花，静立恭候着拿破仑的到来。

11点钟，拿破仑到了，他穿着佩有绿色棕榈勋章的法兰西学院礼服，国家各大团体竞相向拿破仑致敬，法兰西学院已把他捧上了天，封他为学院院士。约瑟芬挽着他的胳膊，身穿希腊式的宽大长裙，黑花绣边，浑身珠光宝气。外交大臣塔列朗退着走路，为他开道。

他频频挥动着双手向人们致敬。欢迎会上，塔列朗的致词是非常热烈的，他歌颂了拿破仑在意大利的丰功伟绩后，邀请拿破仑讲话。

拿破仑用高亢的声音致谢词：“各位督政、各位将士！法兰西人民为了保证自由、和平与平等，必须同欧洲诸多君主作战。为了获得一部充满理性的宪法，需要战胜18个世纪以来的政治陋习与偏见。在共和之年宪法的指导与各位的奋斗下，已经战胜了这些困难。宗教、封建主义和人权主义在欧洲已经盛行了20个世纪，而今缔结的和平条约，开创了民主与自由的新纪元，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意大利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由于法军的胜利，使意大利人民的自由灵魂已从古罗马共和时代的坟墓中苏醒。和约的签订，不仅使法国人民获得了幸福，也使全欧洲人民获得了自由与平等。”

巴拉斯最后上台讲演，他称赞拿破仑为法国人民雪耻洗辱，恢复了法兰西民族的自我尊严。

一个月过去了。波拿巴的门庭渐渐冷落下来。他只偶然去官方世界混混。他出席法兰西学院的各种会议。但更经常的是呆在胜利街的寓所里，俯身读书和研究地图。他接待几个至爱亲朋，他的兄弟，他的军官，还有几位政界朋友。他感到苦恼，他怕他的光荣被磨损掉。

“在巴黎，贵人多忘事，什么记忆也保不住。”他对布尔里埃纳说，那阵子他正闲极无聊，烦腻透了。“假如我长期这样无所事事，我就完蛋了。”

但是，他每次在大庭广众中出现，人群立刻爆发出欢呼声。然而他却忧心忡忡地说：“算了，假如我走上断头台，人们也会一样争先恐后挤到我的前面来。”

拿破仑到北部诸港曾作过短暂的视察，他认为，暂时不能轻举妄动北征英国。他想通过远征埃及以威胁通往印度的道路，以强迫顽敌屈膝投降。而且东方早令他心往神驰，想入非非。亚历山大和恺撒的功业老在脑子里盘旋。拿破仑想步其后尘，在尼罗河的滚滚波涛中寻找他们的踪迹，为自己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他的准备工作既秘密又仔细。不仅仅是征伐作战问题，而是涉及到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法兰西的大计，他将喝令沙漠后退。扩大法兰西的版图。

督政府因急想摆脱这位讨厌的将军，就供给他黄金、士兵和船只。

1798年5月4日，在约瑟芬、杜洛克及拉瓦莱特的陪同下，拿破仑离开了巴黎。5月8日到达土伦。拿破仑在出发前，精心地重新组建了东方军团。贝尔蒂埃是他的参谋长，他的弟弟路易、继子欧仁、上校马尔蒙、缪拉和朱诺及中校迪罗志、上尉拉瓦莱特则组成了参谋班子。

拿破仑在登船前夕，向部队发表了动人心弦的演说：“各位将士：我与你们同甘共苦地并肩作战已经很久，以前的战斗中各位勇敢善战，都是最优秀的军人。在意大利战役后，我没有忘记大家，给大家一定的财富。这次远征埃及，我希望各位继续努力，如果成功，我会给大家更高的奖赏！”

这支远征队最显著的特征也许是它含有一支由167位科学家、技术和文化专家所组成的考察团。他们是去调查研究埃及的自然资源和古代文物的。他们之中有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地图测绘人员、工程师、考古学家和艺术家。

在征集这支队伍时，拿破仑得到了他的科学顾问和朋友蒙日的大力协助。他们之间的关系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彻韦尔勋爵与丘吉尔首相之间的关系。

2 挺进金字塔

1798年5月19日，拿破仑率领大船队从土伦启航了。这支船队由300余艘运输船组成，装载了2.5万名步兵、3000名骑兵、3000名炮兵和工兵。布律埃斯中将指挥的13艘大型战舰和6艘快速炮帆船负责护航。

拿破仑乘坐的是布律埃斯的旗舰“东方号”。航行途中，来自科西嘉、热那亚和契维塔韦基亚等地的船队也先后加入进来。

这次远征，法军将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仅有少数几位高级军官知道他们正驶往埃及。官方直到最后一刻还称他们是英吉利军团的左翼。有关其航行的消息，两周后才传到英国，而且即便在那时，皮特首相还以为法军要在爱尔兰登陆，倒是皇家海军非常警惕。

当时，圣文森特勋爵的地中海舰队正封锁着西班牙港口加的斯，因为那里停泊着一个西班牙海军中队。5月2日，他派纳尔逊海军中将进入地中海去搜索并击毁法国的船队。纳尔逊的舰队最后是由14艘战列舰、2艘快速炮帆船和一艘海岸炮舰组成的。假如它能截住拿破仑的舰队，便一定能轻而易举地重创法国远征军。

但受到风暴和逆风的影响，纳尔逊直到拿破仑早已驶远后才到达土伦。由于他与自己的快速炮帆船分开了，这就不利于他在辽阔的地中海搜索及躲避它的敌人。拿破仑这支庞大的船队在英国舰队行踪不明的情况下，去驶向公海，实际上是一种莽撞的冒险行为，尽管这次行动成功了，也不过属于一种侥幸。

半个多月后，拿破仑的船队平安到达马耳他岛，岛上的马耳他骑士团只象征性的作一下抵抗就逃跑了。拿破仑在这个岛上逗留了一个星期。临走，又留下沃布瓦将军与4000名士兵驻守，大部队则继续远航。6月30日，拿破仑的船队抵达埃及水域。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远航中，法军士兵们在船上由于拥挤，食物补给

又不足，沿途吃尽了苦头，许多人都晕了船。到达埃及海岸时，拿破仑派一艘炮舰先行抵达亚历山大港，在那里找到了法国领事马夏龙，从他的口中得知，英军纳尔逊的舰船两天前曾到过亚历山大，为此拿破仑感到很不安。他怕一旦遇到英军舰队，法国船队就会吃亏。所以决定立即在亚历山大港西公开滩头登陆。为此布律埃斯将军曾力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岸边水太浅，不适宜登陆，这位将军主张在离亚历山大港 14 英里的阿布基尔湾去登陆，那里有隐蔽的锚地和滩头，但拿破仑担心英舰会随时来袭击，便坚持下令在小渔村马拉布特附近登陆，该村离亚历山大港仅 8 英里。

当时的亚历山大，仅有 1.6 万人。是一个破旧的小镇，法军登陆的时候，该镇守军还无知觉。拿破仑的部队只登陆了 4000 人。因为滩头水浅，又刮北风，部队登陆缓慢而又艰难，火炮及给养均未能带上。登陆后，拿破仑即率这 4000 人向亚历山大进发，法军冲进这个镇时，只以伤亡 300 人的代价就很快占领了这个港口。

在亚历山大，拿破仑用阿拉伯文向当地居民发布了一份不寻常的告示。他声称法国人不是来打埃及人，而只是来打压迫他们的马穆鲁克统治者，他还宣称法国人才是真穆斯林，因而要求所有埃及人都应帮助法国人驱逐马穆鲁克。拿破仑还向当地的教长和阿訇授了三色勋章。又过一星期后，拿破仑的部队和物资都上岸了。此时，法军便开始向开罗进军。行前拿破仑留下克莱贝尔留守亚历山大，并任总督。梅努奉命占领罗塞塔后也任总督。

按照拿破仑的命令，杜高师沿尼罗河的两面支流溯河而上，保护由船只运送的辎重、弹药和文职人员；佩里上校的炮舰负责护航。拿破仑自己则率德塞、雷尼埃、邦和维埃的 4 个师抄近路，走沙漠，向尼罗河上的拉曼尼亚进军。

这段沙漠虽只有 52 英里，但法军是在最炎热的 7 月进军的，沙漠里没有水，法军又连水壶都没带，结果部队干渴难熬，一路上还要谨防阿拉伯人的袭击，跟不上队的掉队者会遭到贝督因人的凌辱和肢解。部队因而不敢歇息，一气走到了尼罗河边，在那里又暴食西瓜，许多士兵都腹泻了，部队士气都很低落。

尽管部队进军未得到好休息，拿破仑还是命令继续向前进军，他想趁马穆鲁克惊魂未定时打个措手不及。在拉马尼亚，杜高师与拿破仑的沙漠纵队汇合了。拿破仑率领 5 个师的兵力来到舒卜拉基特，在这里他连夜创造性地布置了一个大方阵，等待着马穆鲁克的骑兵来冲锋。因为此前他已获悉马穆鲁克的前卫已抵达这里。

7 月 13 日上午，马穆鲁克的 1.2 万名骑兵果然出现了。这些骑兵策马到法军的方阵试探一阵后，即发起了猛烈的冲锋。法军用滑膛枪和霰弹迎头痛击，这一万多骑兵反复冲杀，却始终未能破法军方阵。在法军的左翼，由佩里指挥的炮舰和驳船这时也遇到了麻烦，马穆鲁克的大艘炮舰咬住了他，幸亏佩里炮舰上发射的一发炮弹命中了马穆鲁克旗舰的弹药舱，舰上的人全被炸死，其余的炮舰才慌忙撤走。

在舒卜拉基特的会战中，拿破仑运用步兵方阵取得胜利。这种方阵对付骑兵进攻十分有效。此后过了 10 天，拿破仑又用同样的方阵在因巴拜击败了马穆鲁克的骑兵。因巴拜已距开罗不远，此地远远望去，金字

塔又赫然耸现。马穆鲁克其时尚有 1.7 万部队守着因巴拜，但拿破仑的兵力有 2.5 万人，经过 2 个小时激战后，损失了七八百人的马穆鲁克，不得不弃阵而逃了，法军乘胜进占了开罗。

拿破仑在陆地上的进军取得了胜利，但他在海上的舰队不久却遭到了大厄运。

原来，他留在亚历山大的舰队是由布律埃斯将军指挥的，但拿破仑走时未对其下一步行动路线作明确指示。布律埃斯把他的 13 艘舰队和 4 艘快速炮帆船停泊在阿布基尔湾，舰队一字摆开，距海岸约一英里半。到 8 月 1 日下午，英军纳尔逊的 14 艘战舰突然驶进阿布基尔湾，双方舰队不期而遇，于是一场激烈的海战发生了。战斗中，法舰两侧都受到近距离炮火的扫射。布律埃斯虽然指挥士兵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最后都被击败，法军旗舰“东方号”起火爆炸，布律埃斯将军当晚战死。整个法军舰队，仅剩下了亚历山大港的两艘快速炮帆船和几艘传递公文的船只。

阿布基尔的海战发生后，拿破仑征服埃及的形势就不太妙了。尽管他曾击败过马穆鲁克，但并没有消灭他们。到了 9 月 2 日，即离此次海战一月后，土耳其也向法国正式宣战。

3 进军叙利亚

拿破仑在新近获悉叙利亚的土耳其总督杰查正在阿克附近集结一支土耳其军队准备入侵埃及的消息后，决定先发制人。他计划进军阿克，击败杰查，然后率领新招募的 5 万大军，逼苏丹言和，进而协助他进军印度。11 月 19 日，拿破仑向杰查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继续在埃及边界为易卜拉欣提供避难所，我将视之为战争行为并将向阿克进军。”

没有得到对方答复，拿破仑便照计划开始入侵了。他组织了由 4 个师汇集的远征队，自己亲自带兵出征。1799 年 2 月 10 日，拿破仑从开罗出发。17 日到达阿里什。此时雷尼埃师和克莱贝尔师久攻土耳其的要塞未克。拿破仑在出发时曾将所有的攻城重炮装船海运，准备在阿克卸载供他使用。此时没有重炮，他便集中所有野战炮对敌要塞猛轰。土耳其守军终于动摇投降，900 名士兵当了战俘。法军乘胜前进。24 日，未遇抵抗便进入加沙；3 月 3 日，法军来到雅法城下，受到守军的顽强抵抗，3 月 7 日，法军在城墙炸开缺口，攻陷了此城。法军入城后大肆奸淫掳掠。拿破仑在此还下令屠杀了二千多名战俘，成了他的生平及其人格上的一个污点。

3 月 17 日，拿破仑率兵到达海法并在卡梅尔山设立了司令部。由此向北望去，隔海就是杰查的老巢阿克要塞。这座要塞以前是一个古堡，它三面环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驻守要塞的守将是一个土耳其人，他有 250 门炮，此外还有英军史密斯准将率领的 2 艘战列舰和 12 艘炮舰的支持。在史密斯的炮舰上，还有一位英军上校菲利波，以前他曾是法国炮兵军官，并与拿破仑在巴黎时是同班同学，但两人一向关系并不和睦。

当拿破仑到达卡梅尔山的时候，运载其攻城炮的船只也到了阿克港外，不幸这些运载船由于雾大，正好落入英国海军舰队的怀抱。因此拿破仑攻城时不仅没用上这些重炮，反而倒遭了这些重炮的轰击，但拿破

仑并不气馁，经过十余天的布置，3月28日，开始了第一次强攻，此次没有成功。4月1日又一次实施进攻，结果也伤亡惨重没有成功。此时，史密斯又派3800名陆战队员增援土耳其守军，法军一时难以攻克。在围城战的最后一周，那位菲利波上校却由于瘟疫而病死了。在拿破仑久攻不克时，大马士革的帕夏又派出了一支土耳其大军从后方攻击围城的法军，克莱贝尔率领的一个2000人支队在阿东南厄斯德累伊伦平原的塔波尔山遭到了攻击。经过了长达10小时的英勇抗击，法军眼看支撑不住了，千钧一发之际，拿破仑亲率邦师赶到，及时击退了这股土耳其人。当晚，拿破仑在一个修道院过夜，后来的5周，拿破仑不顾伤亡，仍然组织部队向要塞强攻，结果都没成功，而且总工程师加法雷利将军也战死了。眼看无法攻克，伤亡又越来越增大，拿破仑只得放弃了攻城计划。

接着，法军开始撤退。5月24日，法军到达雅法。6月14日回到开罗。一星期后，他命令海军将军冈托姆在亚历山大港准备两艘快速炮帆船准备出港。

7月14日，拿破仑获得情报，一支土耳其舰队已抵亚历山大港并准备登陆。他立即率一个纵队沿尼罗河而下至拉曼尼亚，在此才获悉，由史密斯海军中队护送土耳其运兵船队已在阿布基尔湾登陆3.8万人，并俘虏了据守该要塞的法军。这支土耳其部队此时尚集结在滩头掘壕自守。拿破仑立刻集结了一万余人，于7月25日拂晓向土军发起进攻。缪拉准将率一个骑兵旅冲破了土军防线，他还亲手砍伤并俘虏了土军司令。无路可走的大军被撵进大海，有数千人战死或被淹死。

此战结束之后，拿破仑从一份报纸中获悉，法国国内局势正急转直下，法军在意大利和德国分别被奥军和俄军击败。法国民众惊惶不安，“祖国处于危险之中！”拿破仑立刻想到了一个好借口。于是决定返回法国。他声称要赴埃及视察，于18日悄悄离开了开罗，走时带了一批精选的人才。22日来到亚历山大港，当晚即登上早已备好的快速炮帆船。凌晨，这艘炮舰驶至港口。走前，他给克莱贝尔留了一封信，命令他暂时代理东方军团司令。

第五章就任第一执政

1 雾月政变

经过 47 天的顺利航行并成功地避开了纳尔逊的舰队之后，拿破仑于 1799 年 10 月 9 日出现在法国弗雷瑞斯镇的海岸。守卫在弗雷瑞斯炮台的法国军士，突然看见在蔚蓝的天和水之间，缓缓地驶来了一艘军舰。军士们不由大为惊慌，连忙鸣炮示警。水面上立刻激起了冲天水柱。在炮声间歇处，忽听到一声尖锐而又高亢的声音：“是谁在开炮，我是拿破仑·波拿巴，我回来了！”

啊！拿破仑·波拿巴回来了！

顿时，弗雷瑞斯镇沸腾了！不论男女老幼，也不管是不是军人，人们都蜂拥着踏上了战舰，他们都想一睹民族英雄拿破仑的风采。

拿破仑此时也激动万分，经过 16 个月的征战，现在又回到了祖国怀抱，他真是兴奋异常。看到那么多欢呼的人群，他大声叫道：“谢谢各位热情！今日我们刚从海外回来，还要先进行隔离检查身体！”

但是，热情的人们都忘了这条卫生条例，他们只管一个劲地欢呼：“欢迎波拿巴英雄凯旋！”一面喊，一面还将拿破仑和他的随从将士抬下了军舰。镇上的群众这时也纷纷走上街头，他们甚至高喊：“波拿巴万岁！”“波拿巴英雄！”不少人拉着拿破仑的手道：“波拿巴将军，你可回来了！您带我们去打奥军吧！您一定会胜利的！”

拿破仑在返回巴黎的路上，每到一处都受到了这样的欢迎。为给督政府解释回来的动机，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说：“我是一名军人，我是为人民而生的。人民呼唤我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10 月 16 日，拿破仑回到了巴黎。这里的欢迎场面更沸腾到了顶点。正在开会的议会会员得知拿破仑回来，一时休会并全体长时间鼓掌。巴黎大街小巷被清扫一新，各主要街口还用鲜花扎了彩门。巴黎的卫戍部队，更是欢欣若狂地欢呼征服埃及统帅的到来。各家巴黎报纸也都刊登了拿破仑回巴黎的消息，巴黎的大街小巷，只要有人群的地方，人们都在谈论：波拿巴带来了民族希望！

拿破仑被民众近乎疯狂的欢迎感动了，他在瞬间看到，自己远征中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有回报的，而且是民众归心的最重要回报，同时他也更体会到了军队的重要性，因为是自己的军队才使他赢得这么大的荣誉。

当拿破仑疲惫地回到自己家中时，已是深夜时分了。他急切地想看到妻子约瑟芬，然而他失望了：约瑟芬竟不在家。原来在这 16 个月分别的时间里，约瑟芬与一位名叫夏尔的青年军官勾搭上了。这个放荡的夫人在丈夫归来后还不知道消息，待她赶回家时，拿破仑赌气将她关在门外，直到她哭泣不止，在她的两个孩子奥坦丝和欧仁也双双乞求之下，拿破仑才让她进了屋。

拿破仑暂时谅解了约瑟芬的不贞，与家人的关系得到调和后，即开始了筹划夺取政权的举措。

此时，在国内，无政府状态不断克服。暴乱者已顺服了。在国外，马赛纳在苏黎世打败了苏沃罗夫。布律纳迫使英国人撤出了荷兰。督政

府以为渡过了难关，在对待波拿巴的态度上可见端倪。他们对他擅自回国表示愤慨，想找机会控告他抛弃军队，并违犯 40 天检疫隔离的规定。但他们不敢贸然行动。将军正是众望所归，万民敬仰的时候。他们便接见他，不责备他，甚至安抚他，但他们想调虎离山。他们建议他当一支新军司令，重新征服意大利。波拿巴以身体欠佳为借口，拒绝承担责任。

这些富有的雅各宾党人非常明白，拿破仑想要的是他们软弱无力的双手仍然掌握着的政权。而拿破仑也明白，伸手抓权的最好时机现在已来临了。

在朱丽的小公馆里，密谋会谈一个接一个，约瑟芬几乎每场必到，她熟悉社会上的阴谋诡计，对暗地里的勾当了如指掌，她用尽这种女人的圆滑手腕、风流雅致和丰富经验为她的丈夫的图谋卖力。

拿破仑在策划动手之前，先是仔细分析了目前几位督政府中的几位要员，看有几位能不出头阻止自己，再就是看军队是否牢牢地掌握在自己人的手上。

他首先想到了富歇和塔列朗。富歇是一位老谋深算而又非常机敏的人，他曾同热月党人一起把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现在手握警察总监大权；而塔列朗则是一位外交人才，他是一位贵族，在教会拥有自己的势力，可贵的是他与拿破仑在诸多问题（如远征东方）上有相同政见，而且一直与拿破仑有密切的书信往来。如果这两个人能站在自己的阵营里来，那么胜利的把握则大一分。拿破仑几次约塔列朗和富歇到家中密谈。

从拿破仑那里，这两个人敏感地察觉到这位青年人的威慑力，而且估计到目前政局的改变会对自己有利，他们毫不犹豫地跟拿破仑在一切问题上取得了一致。

想到巴拉斯时，拿破仑认为这是一个狡猾而贪婪的政客。巴拉斯在督政府中，挥霍金钱，贪污珠宝，不管平民生活贫苦，只顾自己花天酒地，平民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再加上他与约瑟芬有过无耻瓜葛，拿破仑毫不留情地把他踢到了阵营之外。

军界中的实力，拿破仑很是放心。拿破仑自己以其骁勇善战、顾怜下士征服了许多将士的心，而且手下有 10 万人马的莫罗将军也曾公开说过：“波拿巴将军是惟一能征服世界的人。”

所不能放心的，是督政府的现任陆军部长贝尔纳多特将军。贝尔纳多特将军外表露出一派凛然正气，刚直不阿，但他内心却又是足智多谋。

拿破仑在意大利北方与奥军打仗时，曾与之合作过。他是黛丝蕾的丈夫，黛丝蕾自从被拿破仑无情地抛弃，一气之下投河未成而为贝尔纳多特解救，后来终于嫁给了贝尔纳多特，并生了个儿子，拿破仑为其取名叫奥斯卡。拿破仑现在不能肯定能争得贝尔纳多特的支持，但他想凭借黛丝蕾的帮助，使贝尔纳多特保持中立。

拿破仑决定在动手前先作好让贝尔纳多特将军的中立之事。

贝尔纳多特很爱自己的妻子黛丝蕾，他的情感也很专一，因为黛丝蕾比他小许多，跟她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黛丝蕾是位守本分又重情感的女人，贝尔纳多特不在家时，她亦不大外出，只在家里的花园赏花并精心哺育儿子。

自从儿子小奥斯卡出生后，贝尔纳多特更珍爱自己的家。但在他的

心里，拿破仑横在其间的阴影也并未消失，就连儿子出生，拿破仑也要帮他起名字，而且是那么让人难以拒绝。

近些天来，各方面的人也都找过这位陆军部长，不少人还劝他要警惕拿破仑这个野心家。拿破仑擅自离开埃及，在军人条例上是违纪的，故而许多人劝他将拿破仑送进军事法庭，贝尔纳多特也当面向巴拉斯提过这个建议，但巴拉斯顾虑重重，他只冷冷地说，“波拿巴的势力无法估量，我们没有能力搬倒他。你死心吧！”

贝尔纳多特倒没有什么不死心的。只是他信奉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保卫家园，而不是像拿破仑那样去干涉政府。这一点也是贝尔纳多特不赞同拿破仑的地方。但贝尔纳多特对拿破仑也很佩服，他曾对许多人称颂说：“波拿巴将军的军事天才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

贝尔纳多特内心的醋意却无法在人前宣泄，甚至在妻子面前也用自尊把这一点包得严严实实。

拿破仑这天傍晚带着约瑟芬来到了贝尔纳多特的家。

“你真漂亮呀！”拿破仑落座后夸着黛丝蕾。

而贝尔纳多特很讨厌拿破仑看自己妻子的亲切眼神。他转过话题道：“你有什么事，波拿巴将军？”

“我是来向你请罪的！”拿破仑转过眼光笑着说。

“请什么罪？”贝尔纳多特一愣。

“是啊，”拿破仑仍笑道：“听说因我回巴黎你要枪毙我？”

贝尔纳多特庄重起来：“是的，自动脱离战场的士兵是要被枪毙的，况且你还是将军！”

“听说你不是要退出督政府吗？”

“是的，但当时督政府若命令我逮捕你，我会的。”

拿破仑看着一脸正气的贝尔纳多特，不由得点点头道：“感谢你刀下留情了。不过，现在督政府官员一味自行其乐，内不理政，外不抗兵，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意大利也被他们吞掉了，这种情况难道我能不回来吗？”

贝尔纳多特这下明白拿破仑的用意了，他的来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哩！

贝尔纳多特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抬头笑道：“我向来认为，军人的事业是在战场上的。”

拿破仑马上敏感地反问：“这么说你满意现政府？假如我要组成新政府你不赞成？”

拿破仑一向谈锋犀利，这一回又是一针见血。

“我只称颂战场上驰骋的军人！”贝尔纳多特亦不含糊。

“我要是动用枪炮改造现政府，你也会反对？”

“是的，只要政府下令，我会重披战袍！”

看到俩人谈得气氛紧张，黛丝蕾赶紧在一旁拉了拉贝尔纳多特的衣服，停止了跟约瑟芬的谈话。她细声对拿破仑道：“波拿巴，你不会制造出流血事件吧！”

拿破仑对黛丝蕾的每一细小变化看在眼里，并发觉贝尔纳多特在黛丝蕾提示下，眼光柔和多了，于是抓住机会又道：“这就要看贝尔纳多特是否配合了！”

“他不会给你添麻烦的！”黛丝蕾转向丈夫道：“亲爱的，你说是吗？”

贝尔纳多特苦笑道：“但你也别指望我有什么支持举动！”

“好！”拿破仑一拍桌子，站起身道：“只要你不插手，我就很感激！”本来，他也就没指望贝尔纳多特给予支持，只要他中立就足够了。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拿破仑高兴地挽起约瑟芬走了。

1799年11月9日，早上7点钟，当国民议会代表们来到会议厅时，谁都还没有意识这一天对法兰西是个多重要的日子。

在私下早已被拉到拿破仑阵营的西艾耶斯，开会时首先提议说：“共和国已处于危难之中，能拯救这个危难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波拿巴将军，我建议由他担任巴黎卫戍司令，保卫巴黎，保卫和平。”

议员们在迷糊状态中，经西艾耶斯一煽动，很快通过了这项提议。

当了卫戍司令的拿破仑，随即任命勒费弗尔为副司令，并在士兵面前发表讲话道：“将士们，我们同甘共苦，创造了无数财富，征服了大片土地，现在有人挥霍丢掉这些，你们答应吗？”

士兵齐声回答：“不答应！”

拿破仑又说：“如果现在需要你们用生命来保卫我们的共和国，并来支持与你们荣辱与共的波拿巴将军，你们愿意吗？”

士兵们又齐声答：“愿意！”

拿破仑看到士兵都响应，他高兴了，于是他可以放心去解决巴拉斯这个问题了。

当即，拿破仑带人来到巴拉斯家，其时他正在沐浴。听说拿破仑来了，他急忙披着浴衣来到客厅。

拿破仑对他道：“我是陪塔列朗来的，说几句话就走，你可以继续沐浴。”

塔列朗即细声对巴拉斯道：“西艾耶斯等人已辞职，波拿巴将军将出面拯救人民，我是来听听你的意见的。”

讲完后，拿破仑转头对身边副官说：“你让士兵们回去吧，巴拉斯先生这里用不着他们，巴拉斯先生，你说呢？”

巴拉斯不由冒出满头冷汗，他喃喃地说：“当然，那当然……只是我……”

“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保你平安无险，而且厚赏无数。”塔列朗说着，递给他一张早拟好的辞职书。

无可奈何的巴拉斯，只好乖乖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巴拉斯做梦也没想到，由自己提拔起来的这位小青年，终于长全了羽毛，还转过来革了自己的顶戴花翎。

第二天，拿破仑又在塔列朗、富歇等人的陪同下，率兵来到了五百人院。该院议长是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此时吕西安走上讲台高声道：“诸位，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想告诉大家，督政府的5位督政官已全部辞职，为了法兰西民众，我提议听听人民的呼声。”

吕西安说罢将手一挥，院外的士兵就齐声高呼：“拥护波拿巴！”
“波拿巴万岁！”

议员们明白这是明火执仗来抢班夺权了，顿时，责问、反对和谩骂声响彻大厅，有人甚至高叫：“反对独裁！”

看到这种情况，拿破仑立刻站身讲道：“为了共和，我已经率领将士在外餐风露宿，吃尽苦头，但今天，在共和又一次面临危机时，我依然挺身而出，如果议员们能同意的话，我会继续为共和而奋斗的！”

议员们可以不怕拿破仑，但却怕他手中的军队，于是大厅内静了下来，拿破仑即转身走了出去。

谁知他刚走出大厅，议员们又对着吕西安责难起来，在众人的围攻下，吕西安有些招架不住了。此时拿破仑却退而未走，他手一挥，大队士兵举着刀枪就冲进了大厅，每个议员面前都有士兵肃立，那些平日养尊处优的议员，哪里领教过这种场面，顿时都管住自己的舌头，默认了拿破仑的预谋。

就这样，拿破仑在精心策划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成立了执政府，并担任了法兰西第一执政。

2 治理社稷

雾月政变，使年仅 30 岁的拿破仑成了法兰西第一主宰。他在推翻共和制度时信心百倍并一举成功，在收拾督政府烂摊子、开创出新景象这个问题上，拿破仑同样充满信心。他清楚地知道夺取政权仅是他统治法兰西的第一步，而巩固政权，繁荣法国则更重要。

拿破仑为建立中央集权体制，首先让西艾耶斯起草制定了一个新宪法。该宪法规定：第一执政有权任免政府各部部长、参议院成员及各省省长，有权任免驻外人员、军队将官及法官，有权签署对外条约，这个宪法实际上起到了集各种权力于第一执政一身的作用，同时限制了第二、第三执政的权力，拿破仑终于借宪法满足了自己的权力欲。

新的宪法还以公告形式由全体公民投票选举，结果有五百多万票赞成，仅一千多票反对而通过。其时，此时的民众们盼望的只是怎样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并没有更多的关注政府的权力怎么分配。

拿破仑利用新的宪法形式，终于将集权的愿望“光明磊落”地公布于世了。接着，他又同意由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担任了第二、第三执政，这两位新任都具有渊博知识，而性情又温和，无权力欲望。拿破仑启用他们，就是希望借用他们的知识来帮助他执政理国，并且不和他分庭抗礼。

如此安排执政府，就使拿破仑牢固地坐稳了第一把交椅。许多年后，还有学者这样评价他道：“拿破仑的组织天才和军事天才，他的非凡意志和生命力，他的荣誉感和过人的力量，使他成了那个时代最令人震惊和最巨大的统治者。”

拿破仑获得最高权力后，在制定新宪法时又提出要编写新法典。他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因为当时的法兰西在法律上没有一个是准绳，婚姻、家庭向来受制于宗教教会，所以民众也盼望有新的法律问世。4 年之后，法国的法典终于公诸于世，拿破仑在该法典的问世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拿破仑还十分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和人才。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法国各地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分别增设到了四千多所、七百多所、四十五所。在用人方面，他亦不记前嫌，不管是前政府的留滞人员，还是对他

有过微词不尊的人员，只要有能力，他都一一在政府中给予重用。比如贝尔纳多特，曾经主张严处擅离职守回巴黎的拿破仑，并且还娶走了拿破仑怀恋的黛丝蕾，但拿破仑不仅没为难他，还加封他为蓬特—科沃亲王。曾有人认为拿破仑此举是表示他对黛丝蕾一往情深，但拿破仑在国事与家事之间，的确是以国事为重的。

拿破仑将塔列朗任命为外交大臣和侍从长，富歇为警察署长。这些任命也反映了他用人之道的精奥高明。拿破仑的一些心腹曾认为塔列朗和富歇是极阴险而又城府深的人，主张不能任用，而拿破仑深知自己政权还未稳固，还需要这两人的外交才华及警务方面的帮助，所以仍给予重用。

拿破仑执政以来，地位一直也未稳固。他在雾月政变中采用的专横手段也使许多法国人反感。两股营垒分明的势力也都反对他。一股是保王党人，他们期盼恢复已被放逐的普罗旺斯伯爵为代表的正统波旁王朝；另一股是过激的共和派和雅各宾人士，他们认为他的专制统治是对革命军队为之奋战的各项革命原则的否定。

1800年圣诞节前，在拿破仑乘车前往剧院的途中，有人曾试图用炸弹谋刺他。

那天本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巴黎歌剧院安排演出海顿的清唱剧《创世纪》。拿破仑决定携全家人去欣赏这部杰出的歌剧。晚七时左右，拿破仑跟拉纳将军等人一起乘马车去歌剧院。当他们来到圣尼凯斯大街中央时，为马车开道的骑兵发现路上有一辆手推车挡着，看上去是一辆无主车辆，上面用绳索结结实实地绑着一只木桶。卫队长命令将手推车推到右侧房檐下，拿破仑的马车夫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使劲扬鞭催马，马像箭出弦般地向前奔去。当马车还没走过200米，装满炸药和弹丸的桶轰隆一声炸开，当场炸死20人，伤60人。拿破仑的车子差一点翻了，车玻璃被打得粉碎。拿破仑和随从人员却平安无事。约瑟芬则因梳妆打扮取披肩耽误了一阵，爆炸之后她才到达圣尼凯斯街。

歌剧院内座无虚席，人声鼎沸。他们纷纷议论着刚才的爆炸事件，不少人在担忧他们的第一执政王的生命安危，也有些人在暗自笑着等待拿破仑身亡的消息。

而此时的拿破仑却非常镇静地走进了歌剧院。他安详地走进了包厢。歌剧院的观众见安然无恙的拿破仑走进来，立刻全体起立欢呼：“第一执政万岁！”

此时约瑟芬却眼泪汪汪，拿破仑责问她：“这样子成何体统，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朱诺贴近他耳边汇报说，爆炸是要谋杀他，拿破仑用一种失望的口气说：“仅仅为干掉一个人，使那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残暴。”

拿破仑在包厢坐下后，剧场的喧闹声随即平息下来。接着，拿破仑打了一个手势，清唱剧《创世红》就开演了。但他并没有看完这幕剧就离开歌剧院，回到了杜伊勒里宫。

回到家后，拿破仑便将一直忍着的怒火发泄了出来。在一楼的大厅里，部长们、将军们都在那里等着，拿破仑高声对他们吼道：“这是雅各宾派想暗杀我！他们是些九月分子，是浑身污秽不堪的地痞恶棍，他们同历届政府公开对抗，若不能迫使他们就范，就必须把他们粉

碎！……”

拿破仑还严词斥责了富歇的警务部，并责成他提供一份流放人员的名单，其中包括一些雅各宾朋友。

没过几天，富歇宣布逮捕了设置爆炸装置的肇事者，他们是卡杜达尔的特务，保王党徒圣雷让和卡尔邦。事实证明雅各宾派被流放者谋杀第一执政是天大的冤枉，但拿破仑并没有赦免他们。这次谋刺事件，拿破仑没有重责警察总署长富歇，但他心中已对富歇有些不耐烦了，并留下了深深的芥蒂。

拿破仑的铁腕统治很快就重建了法律的秩序。他实行了许多行政改革并恢复了国家财政和经济的稳定，他的独裁政权逐渐为人民所接受。

3 马伦哥战役

1800年，拿破仑在国内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局面之后，又着手解决来自国外的第二次反法大同盟的威胁。

他的第一步，是着眼于恢复对奥地利的攻势，重整东部边境的军队。他计划通过由马塞纳指挥的意大利军团，实施机动来吸引皮埃蒙特境内奥军的注意力，而他本人则率一支新成立的“预备军团”，经瑞士过阿尔卑斯山，直取奥军的后方。与此同时，莱茵军团也将通过黑森林南侧，过瑞士东部各州，切断敌军与奥地利本土的最后交通线。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战略计划。为了更好地掩饰他的意图，波拿巴选择了第戎城作为他的作战基地。从这个地方他好像既可以威胁驻施瓦本的敌军，也有进击敌军在意大利的部队的样子。但是光这个架势还嫌不够。他把他的参谋部和12个征募来的新兵团召集到第戎，以蒙蔽英国、奥国的间谍，而真正要作战的部队则通过不同的途径调赴日内瓦或洛桑。这些准备工作做得很巧妙。所以，到了5月初，他的部队和补给品大都运到了日内瓦湖附近。从那里再轻易地转运到罗纳河上游的峡谷地带。为了要有一个办事有条不紊而且不辞辛劳的副手，他把贝尔蒂埃从陆军部里调了出来，任命他为“后备军”总司令。其实，贝尔蒂埃这回也跟以前在意大利和埃及的时候一样，是参谋长；但是，名义上他是总司令。这个空头衔落到他的头上，是因为1800年的宪法不许第一执政兼任总司令。

5月6日，拿破仑离开巴黎，前往日内瓦。在那里他决定从大圣伯纳德山口进入意大利。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山口呢？因为该山口的道路大部分可通马车，只有约15英里的一段路是马车不能走的。马尔蒙将军当时指挥炮兵，他发明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把大炮从炮车上取下来，装到掏空的树干中，然后拖过了山口。

截至5月17日止，贝尔蒂埃已成功地把1.5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运过了山口，沙布南师也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小圣伯纳德山口到达了奥斯塔。

拿破仑本人于5月16日离开洛桑，在20日清晨越过了大圣伯纳德山口，不过不是达维德所描绘的跨着一匹剽悍的战马，而是骑着一头骡子，由当地一位向导牵着。

至此，法军实际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拉纳率前卫从奥斯塔向夏蒂

荣迅疾推进，直下多拉·巴蒂亚河谷。

而这时，奥军总司令梅拉斯的胜利美梦业已消逝。5月21日，他听到一支强大的法军已经通过了大圣伯纳德山口的令人惊恐不安的消息之后，他就只留下1.8万人与坚守瓦尔河的絮歇对峙，亲自率领其余的兵力驰回都灵。到了都灵之后，他又获悉他的对手是拿破仑本人。但是直到5月底他才得知蒙塞正在强行通过圣戈塔德山口，威胁着米兰。这时，他才看出了他所处的险境的全貌。于是他把所有能调回来的兵力全部匆忙调回，甚至还下了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给围攻热那亚的部队，叫他们撤回到亚历山大里亚。但是这支部队已经和马塞纳开始了交出热那亚的谈判。当时，热那亚城的处境已万分困难。人们已大肆搜求马、狗、猫、鼠等用以充饥。到6月4日，马塞纳率领8000名饿得半死的守军，体面地打着军旗，通过奥军的阵地撤出。马塞纳这位严厉的军人根本不理投降之说。他只通知联军统帅说，6月4日他的军队将撤离热那亚；如有阻挡，他们将用刺刀杀出一条血路。

6月2日，拿破仑进入米兰。6月9日，他率军前来斯特拉代拉。在那儿，他等候着从萨沃纳和切瓦两地絮歇和马塞纳的消息。因为这两人的实力若能合起来，那么，他为奥军所设下的包围圈就可以说完成了。但由于种种不能归咎于马塞纳的原因，这次会师之举延迟了。

此时，拿破仑分析奥军会向热那亚逃跑，便率兵进入托尔托纳的平原地带，想阻截奥军朝热那亚转移。在斯特拉代拉隘道，他的胜利本来不会成问题。但是现在他占的地方太大，面太宽，以致在法军全线任何一点上，兵力都很薄弱。而他的敌人则反而有利地占有中心地位。波拿巴这时不得不使用包抄战术。这种战术4年前由奥军使用的结果证明它常常会造成致命的失败。这次拿破仑一变他常用的战术，心里也流露出一种忐忑不安。但是在这时德塞来了。他是从埃及返回巴黎就来到意大利前线的。他的到来使拿破仑精神为之一振。德塞为人高尚，作战英勇，他一到，拿破仑就和他热情地谈了3个小时。

6月13日夜，德塞奉命率领5300人马开往热那亚以切断奥军向那方面的退路。加尔达内将军指挥的法军先头部队则于13日下午在马伦哥村把敌人的前锋打退。加尔达内此时报告说，博尔米达河上没有桥梁，因此敌人不可能从那里过来，进入马伦哥平原。但稍后，马尔蒙在当天晚上快速推进的时候，却发现在博尔米达河上至少有一座防御坚固的桥梁。第二天一早，拿破仑一发觉加尔达内的情报有错误，就一方面对这位将军大发雷霆，一方面火急派了一名传令兵去把德塞叫回来。在德塞回到拿破仑这边以前，马伦哥战役早已打响了。在这关系重大的一天（即6月14日）的大半天内，法军只有1.8万人，却要对付3.1万名奥军的进攻。

6月14日天刚破晓，梅拉斯就率奥军前进。奥军潮水般地涌过博尔米达河，把法军前哨逼退到马伦哥，但是在那里奥军却遭到维克托师的顽强抵抗。同时，克勒曼指挥部队对奥军的骑兵迎头痛击，把他们赶进了深深的丰塔农纳河。这一反击为拉纳争取了时间，使他得以把他那一师5000人调上来，在马伦哥和卡斯特尔切利奥洛之间摆好阵势。但是，奥军用全部兵力在上午10点左右展开攻势，他们不但攻下了马伦哥，而且派出一支强大纵队，由奥特将军率领，向拉纳进攻。拉纳的部队虽然

寸土必争，还是不得不边战边退。因此，一小时之后，当拿破仑从较远的后方策马赶至前线，并命令他的近卫军上来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他的部队处于正面受挫，两翼被围的境地。他立即命令他那 1000 人的近卫军迎击奥特正在获胜的部队。这些近卫军，在卡斯特尔切利奥洛附近列成方阵，把奥军阻挡了一阵子，但随即在敌人大炮轰击和骑兵的冲杀之下，逐渐不支。这在危急关头，蒙尼埃的一师 3600 人上来，把那潮水般的奥军拦阻在里珀基小村附近。拉纳和维克托乘机把他们的师团整顿了一下，重振士气，暂时挡住了敌军的进攻。可是，奥军主力沿着公路进攻，缓慢而又不可避免地迫使他们退向圣吉利亚诺。

到了下午 2 点，这一仗看来是法军败了。除了他们战线的北翼外，法军在全线败退，而且除了 5 门大炮，其余的大炮已被敌军的火力压下去了。这时，梅拉斯由于年老力衰，不胜酷热，加以身受两处轻伤，就退往亚历山大里亚，把指挥追击之权交给了他的参谋长察赫。但不幸得很，由于絮歇的军队正向阿奎进军，梅拉斯已把 2200 名骑兵派去监视亚历山大里亚与阿奎之间那个地区去了。为了防备那不十分逼近的危险，梅拉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削弱了他的攻击力量。结果，当奥军奏着军乐，打着军旗向圣吉利亚诺山丘进攻的时候，他们的骑兵力量不够强，因而不能彻底打垮法军。尽管如此，奥军的攻势还是很猛的，简直无法阻挡；一直到下午 5 点，德塞的到来才使被攻击的法军获得了新的生气和希望。德塞一到，立即用 13 门大炮瞄准敌人的密集部队猛烈轰击，而克勒曼的重骑兵也立即向奥军的侧翼大举进攻。这一步收到了空前的出敌不意的效果。敌军进攻的队伍一下子就被切成两段。奥军的老兵们，刚才还好像是所向无敌，势不可挡，现在却血肉模糊，躺在地上，有的中了霰弹，有的被马刀砍倒；没有倒下的奥军，或者在葡萄园里狼狈逃窜，或者举手投降。整个奥军全面败退了。这些退却的军队退到博尔米达河的桥头附近时，就变成了溃散。当夜幕降临时，战场上一片混乱。吃了败仗的奥军，在马伦哥村藏身不住，被赶了出来，仓皇冲过博尔米达河，窜入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堡垒中去了。

这就是马伦哥大捷，这次大捷的代价是很高昂的，法军伤亡 5835 人。除此之外，法军还受到了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德塞阵亡了！就在他的才能和锐气使法军转败为胜的那一刻，他却阵亡了！

次日上午，被打败的梅拉斯派人持停战旗前往法军中请求休战。15 日傍晚，贝尔蒂埃和梅拉斯签订了亚历山大里亚停战协定。拿破仑此时很乐意在极为荣耀的情况下结束这个战役，因为他需要赶回巴黎，法国的利益和他个人的利益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局面，他于是又光荣地凯旋而归。

第六章在皇帝的宝座上

1 登基大典

马伦哥战役的胜利，使拿破仑暂时解除了外部战争的威胁。此后又经过一段长时期的谈判，法国与英国于1802年3月25日正式签订了亚眠和约。该条约的签订，更有利于稳固拿破仑的政权统治。拿破仑在暂时缓和对外关系的同时，还及时剪除了国内的反对势力，并不顾众多亲人的劝阻，处决了波旁王朝孔代家族的后裔——甘当亲王，这些措施都大大加强了她的独裁统治。

政治上的障碍一个接一个克服了，拿破仑便进一步想当皇帝了。他有意召见了富歇，富歇感到拿破仑除了要自己精心管理警务处，更需要自己为他的皇帝梦摇旗呐喊，于是他马上呼吁元老院建立世袭政权，不给预刺拿破仑的行动以后路。并堂而皇之地解释为如果建立了世袭政权，即使刺杀了一个拿破仑，但并不能毁灭整个世袭政权。

元老院在富歇明目张胆的号召及私下里的暗示下，都明白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去冒拿破仑之大不韪了。于是元老院率先提出了要求拿破仑登基做法国人民的皇帝，并巨像模像样地说这是人民的呼声，是为了法国和平安定局面的世代长久。

接着立法院、保民院对此建议也给予了热烈的鼓掌与赞同。

在1804年5月18日这一天，经元老院通过，并由公民投票选举，以三百多万票赞同、二千多票反对的悬殊差距，使拿破仑圆了自己的皇帝梦，成了法兰西人的皇帝。

拿破仑称帝之后，授予了他麾下的18员军官为帝国元帅头衔，其中现役14名，另有4名是年事已高的退役老将。富歇因在建立帝制中斡旋有功，拿破仑又恢复了他在警务部的官职。原来的第二、第三执政官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也被封为帝国大法官和帝国大司库。

拿破仑还对自己的一家人给了封赏，妻子约瑟芬封为皇后，母亲莱蒂齐娅、妹妹埃利莎和卡罗利娜封称殿下，约瑟夫成了大选帝侯，路易成了要塞司令，欧仁被任命为轻骑兵上将，奥坦丝成了亲王夫人。

在拿破仑称帝加冕前，拿破仑还要求妹妹卡罗利娜等人为皇后约瑟芬托裙子，并要黛丝蕾在约瑟芬身后托手帕，还要她穿上蓝色夜礼服。

当卡罗利娜把这个消息告诉黛丝蕾后，黛丝蕾却沉入了痛苦的回忆。黛丝蕾依稀记得，在巴黎的那个雨夜，她就是身着一件蓝色晚礼服，闯进塔里昂夫人家里，把酒杯摔在了约瑟芬脚下并冲出屋门的。她不知道拿破仑这个提议是对她的纯情执着的再次回味呢，还是想更深地刺伤她从来不曾愈合着的心灵创伤。

她干干地笑了几声，对卡罗利娜道：“别人都穿粉红色的，我穿蓝色合适吗？”

卡罗利娜诡诈地挤挤眼道：“波拿巴说穿蓝色衣服的你最美。是悄悄对我说的，他一直不能忘记你。”

晚上，黛丝蕾一夜未眠。她知道拿破仑可以对一万个人残忍暴虐，对她则除了不能娶她外，再也不会有其他伤害的。她知道自己忘不了拿破仑，而拿破仑同样在心底给她留下了一块绿洲。尽管做了皇帝的拿破

仑在生活中拥有了许多女性，但黛丝蕾的位置是没人能替代的，这除了黛丝蕾是他的初恋情人外，更重要的是黛丝蕾不记前嫌，一如既往地善待他，帮助他。因此她得到了拿破仑的敬重，同时拿破仑也给了她极大的恩惠。这恩惠除了金钱外，对她丈夫的诸多违旨行为，拿破仑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且亲封贝尔纳多特为汉诺威总督，圆了贝尔纳多特想自己拥有一片国土的梦。

加冕典礼定于12月2日举行。加冕仪式务必灿烂辉煌，堂皇富丽。人们从欧洲的四面八方而来，出席观看如此盛况空前、无与伦比的非凡表演，人人争相一饱眼福。

加冕典礼前的整个宫廷此时像一个大蜂窝，嗡嗡忙得团团乱转，不可开交。为亲王、公主宫殿命名啦，要确定仪式的优先座次啦，要拟定仪仗队列的先后次序啦……达维德在加冕礼仪名册上已经草拟了许多加冕大典用的方案图表，对主要角色的姿态都有明确规定。他同伊扎贝一起讨论服装设计。一大群男女缝纫工人忙着量体裁衣，缝缉绿补，绣花滚边。拿破仑亲自督阵，样样要他过目，一切由他拍板。他指定约瑟芬丽服华饰，主持试装挑拣。他逐一检查达官贵人的礼服和公主们的裙袍。在巴黎圣母院已经挑拣过多次。在杜伊勒里宫里，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试装的人来回走台，以保万无一失。伊扎贝用上百个小蜡人拟像，标明皇帝、皇后、波拿巴家族和达官显贵们的姿态和他们应居的礼宾行列。

约瑟芬为拿破仑没有和自己在教堂里正式举行过宗教婚礼而忧虑，她找到了教皇庇护七世并赢得了教皇精神上的支持，逼拿破仑同意补行宗教婚仪。因为没有宗教婚姻，就举行不了加冕礼。现在万事准备就绪，已经到了最后的节骨眼上。为了避免闹出大笑话，拿破仑只得屈服了。12月1日早上，就在约瑟芬屋里设起祭坛。由于庇护七世的特许，当场没有证婚人参加，红衣主教费什为皇帝和皇后证了婚。同一天，约瑟芬让费什给她发了结婚证书，她紧紧抓在手里，精心保存着。约瑟芬以此手段加强了她在拿破仑身边的地位。

在加冕大典举行的前夜，拿破仑对妻子不能色严声厉了，两人则被一条新的神圣的绳索捆绑在一起。他现在正处于百感交集、心潮澎湃的时刻，每逢这样的时刻，什么事情都好办。她呢，则难以控制内心的激动，喜形于色，眉飞色舞。皇帝亲手为她试戴皇后的皇冠，明天，她将面对法兰西接受加冕。吕西安因为自己的婚姻未能得到拿破仑的认可一气之下远走意大利，而母亲莱蒂齐娅太太则坚持站在吕西安一边，因此他们不会来参加加冕大典。太后没有出席加冕典礼使拿破仑丢了不少脸，他要人们把她忘记，但他命令达维德在他的加冕礼仪名册上给她标出显赫席位，这样至少可以蒙骗子孙后代吧。

这个夜里，宫中的人大都没有合眼，许多夫人都在等着理发师理发美容，而理发美容师在宫中又太少。有几位夫人在等待时就在扶手椅上睡着了。天破晓后，在皇家銮架和仪仗队将要通过的街道就挤满了人们，并全然不顾隆冬的寒冷，都想一睹为快。

皇上到8点钟方才起床。贡斯当给他穿衣：镶金白丝袜，白丝套裤，白丝绒上衣，金丝绒刺绣的紫红丝绒礼服，上绣有月桂花纹，布满蜜蜂花饰，镶嵌有钻石领扣的紫红短披风，嵌着摄政王钻石，高插白羽饰的黑色天鹅绒帽子。这身服装十分奇特而又华贵，拿破仑穿在身上觉得不

自在，他咒骂献华服的人道：“瞧这多美呀，混蛋先生”，接着又掐了掐仆人的耳朵，“不过我们将来得看看账单。”

穿完衣服，拿破仑来到约瑟芬房里，见她也早准备好了。约瑟芬 41 岁了，但她善于打扮，在一群宫廷贵妇们中间亭亭玉立，似妙龄少女般光彩照人。她戴着发圈，发型像路易十四时代流行的一样，穿着连衣裙，披着绣有金银间纹的白缎宫廷披风，浑身珠光宝气，压倒群芳。

早晨 9 点，教皇也起了圣驾去大教堂，他的一位随从穿着绣有十字架的高跟拖鞋，举着一个大十字架，令人见了好笑。过了两小时后，皇帝皇后才登上金銮驾。这是一辆四轮豪华马车，镶金镀银，光亮如镜。上面铺有白天鹅软垫，顶上雕有戴皇冠的帝国之鹰。盛大的护驾仪仗队紧跟着前往圣母院。沿途街道由士兵筑成了人墙，一路上钟鼓齐鸣，礼炮不绝，50 万观众的欢呼声不绝于耳。

来到大主教府，拿破仑与皇后相继登上宝座。当皇后去上座时，为她护长袍的埃利莎、波莱特、卡罗利娜故意提前松手，使皇后差点栽倒在地。在皇座上，拿破仑想到当年的穷光蛋由于他的光荣建树而青云直上，不禁转头感慨地对他的哥哥说：“约瑟夫，要是我们的父亲看到今天，该多么高兴！”

登基的繁琐仪式整整进行了 4 个小时。有趣的是，按常规给皇帝加冕本应由教皇来作，而拿破仑觉得他的皇冠不是上帝的赐予，而是用自己的剑拼搏出来的，所以，当教皇为他敷过圣油之后，他一把从祭坛上亲自端起皇冠，像古代的恺撒大帝那样戴在了自己的头上。接着，他又把另一顶皇后的皇冠，拿起来戴在了约瑟芬的头上。法兰西的历史上，从此有了第一位法兰西籍的皇后。

2 旧地重游

当了皇帝的拿破仑，喜爱仗义疏财，馈赠好施。凡是他的老朋友，凡是在他政治、军事生涯之初，在科西嘉也好，在布里埃纳也好，在瓦朗斯也好，在土伦也好，曾让他感到满意的人，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地位、名誉、头衔、生活费。

有一次，拿破仑踌躇满志地旧地重游，来到了他早年读书的军校布里埃纳市。他在参观破旧不堪的旧军校的时候，会见了 he 往年的几位老师，并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第二天一早，当拿破仑打听到军校附近的玛格丽特大妈还活着的时候，他又惊又喜。他骑着马飞奔到林子中央的一间茅屋前，然后翻身下马，进了老人的家。老人年岁已大，视力不好。拿破仑见面就道：

“您好，玛格丽特大妈。”

玛格丽特一愣，没有认出他是谁。

“您不想见到皇帝吗？”拿破仑又问。

“不，我的好先生，我想见得很哪！我已经准备了一小篮子的鲜鸡蛋，这就要送去给布里埃纳夫人，然后在城堡里设法见到皇上。”

“怎么，玛格丽特大妈，您没有忘记波拿巴？”

“忘记？我的好先生，你认为能忘记这样一个聪明认真，有时有点忧愁的小伙子？他对穷人始终是善良的。我不过是个农妇，但我早就说

过，这个年轻人会有出息的。”

“他干得不错，是吧？”

“啊，当然不错喽。”

谈话的时候，皇帝起初背朝着大门，可是后来，他渐渐靠近老人，当他站到她身边时，外边的光线照亮了他的脸，他开始搓起手来，并模仿着他早年到农妇家来的说话方式和嗓音说道：“快，玛格丽特大妈！拿牛奶、鲜蛋来，我们都快饿死啦！”善良的老妇似乎在竭力回忆，她仔细打量眼前这个人。“啊，好极了！大妈，您刚才不是说得很肯定，能认出波拿巴的吗？我们是老相识了，我们俩。”在拿破仑说这几句话时，农妇跪到了他的脚下，他极其恭敬地将她扶起，对她说：“说真的，玛格丽特大妈，我的胃口仍像小学生一样好。您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我吃吗？”

高兴得不知所措的老人赶紧给他拿来了鸡蛋和牛奶。拿破仑把这些东西吃完，就递给老人一包金币说：“玛格丽特大妈，您知道我喜欢付自己的膳食费。再见了，我不会忘记您。”拿破仑跨上马背时，站在门槛边的慈祥的老妇流着高兴的眼泪喃喃地说，她一定为他向上帝祈祷。

拿破仑在离开布里埃纳返回枫丹白露之前，又叫市长列了一张当地市镇最急需的东西的清单。他离去时还为贫困者和医院留下了一大笔资金。

像这样慷慨的布施还有过许多次。拿破仑的同学和许多战友也都因他而富有起来。德·马齐斯成了家具总管和侍从，他的兄弟掌管彩票，是个大财东；洛里斯通，成了将军和大使；拉里布瓦齐埃尔和索尔比埃尔，当了炮兵总监；维拉索，任加尔省省长；奥松炮校校长泰伊将军，当年很器重拿破仑，尽管现在已经衰老不堪，但还是当了梅斯城防司令；而陆军军需官诺丹成了阅兵监察，迪戈米埃一家不断得到关照，无能的卡尔托也竟然被任命为万塞纳的统治者，并兼管彩票发行，“他当时在土伦前线”，拿破仑这样说，总是意味着恩惠。富歇、马尔蒙、维克托后来都受封元帅和公爵。朱诺也自封为阿布朗泰斯公爵，皇帝御批予以认可。至于蓬泰库朗，当年是他把拿破仑叫到救国委员会测绘局任职，将拿破仑从失望中挽救出来，波拿巴在当执政王之初就派人把蓬泰库朗叫来：

“从现在起，您是元老院议员，”拿破仑说。

“我才36岁，元老得40岁才行，”蓬泰库朗说：“您赐我这个恩德现在还不行。”

“那您就去当布鲁塞尔行政长官，或者是您觉得合适的某个大城市的行政长官，但您要记住，您是元老院的议员，到了岁数就来走马上任。我想向您表明，我不会忘记您对我做的好事。”

过了不久，蓬泰库朗因生计窘迫，到了不得不变卖祖传土地的地步，他开始不敢求见皇上，最终还是壮胆去了。拿破仑知道他的情况后，神色严肃地问：“您落到这般地步有多久了？”

“陛下，有3个月了。”

“好吧，您去司库那里，在我文职账单上开支，他会给您十万埃居，算是您3个月的损失！”

艾劳战役之后，正在俄罗斯战争全面展开时，拿破仑听说他在埃及

的战友贝托莱缺钱花。他当即给他写信，送给他 15 万法郎，“趁此机会聊表此心，不成敬意。”

甚至拿破仑的敌手也得到了意料不到的好处。前督政戈伊埃出任总领事。卡尔塔，自从帝国成立以来，曾公开郑重地持反对立场。拿破仑让他享受大臣的待遇，领取一万法郎的退休金，外加一大笔“将军薪金的欠款”。其实这只是巧妙的借口，目的是不伤卡尔诺的自尊心。

那些曾对拿破仑造成痛苦的人也没有受到他的报复。前部长奥布里，曾革除拿破仑在炮兵的职务，他的遗孀照例享领年金。勒图尔纳，过去曾撤过拿破仑的职，反被拿破仑任命为卢瓦尔省省长，后来任审计法院推事之职。

在拿破仑看来，对于并非世袭而登帝位的人来说，应以宽大为怀、慈悲为本，他必须给人实惠方能根深叶茂，这倒是事实。但他也往往因此大手大脚，没有个控制数目，尽管他对自己的开支，有时候甚至叫人想起他母亲的吝啬，但他喜欢开恩布施，以周济赏赐为乐事。他不能忍受别人对他感恩戴德，总是把上门谢恩之人急忙打发走，仿佛故意抵制激动之情。他同别人一样，感情太容易激动了，但他高人一头，感情上也要与众不同。

拿破仑对元帅、将军、高级官员、大臣们，更是慷慨大方，赏赐无量。他们的年俸以及从皇家金库那里得到的额外奖赏，与拿破仑兄弟姐妹们的堆金积玉的巨大开支不相上下。拉扎尔、朱诺和拉普，总是钱不够花，他们便向拿破仑诉放荡荒唐之苦，拿破仑每次都为他们还清了债务。

他们都有了豪华的公馆、别墅，个个都是百万富豪，甚至包括那些与他分庭抗礼的人。克拉尔克将军，曾为督政府充当暗探，监视过拿破仑的行动；达武，在埃及尽出坏主意；马塞纳，侵吞军饷，简直是江洋大盗；苏尔特，无法无天，生活之阔气，亲王们都望尘莫及，可与帝王比高低。还有康巴塞雷斯、塔列朗、富歇、勒布伦也不例外；罗德雷、马雷、达律，奢华程度虽稍逊一筹，但这些都享尽了荣华富贵。

拿破仑要求他们要有高门鼎贵的豪华气派，一方面能使他的统治大放异彩，向欧洲乃至世界炫耀帝国繁荣昌盛，另外还可以使法国的工业、商业、人民生活从中得益，进而使全国物阜民康，欣欣向荣。

第七章 “三皇会战”逞神威

1 乌尔姆之战

1805年8月9日，奥、英、俄三国为防止法国主宰欧洲而结成了第三次反法同盟。此时，拿破仑正和他庞大的侵英舰队一起呆在布伦，他集结了一支大军团，原准备渡海打败英国。由于欧洲局势的变化，他不得不放弃侵英计划。

为了彻底击败奥地利，拿破仑决定占领维也纳。通往奥地利首都的战略走廊有两条：一条是多瑙河谷，另一条是波河河谷。拿破仑在1796年和1797年的战役中，曾成功地取道波河河谷进军维也纳。而1800年击败梅拉斯的马伦哥之战也是在这儿进行的。为了防止他沿这条战线再次进军，奥地利集结了一支9.5万人的部队据守阿迪杰防线，由奥地利最优秀的军事将领、34岁的查理大公指挥，就政治意义而言，由于奥地利希望收复伦巴第，所以波河流域对于奥地利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区。为了阻塞多瑙河谷这条战略通道，奥军在因河一线即奥地利巴伐利亚边境还集结了另外一支6万人的部队，由缺乏实战经验的费迪南大公指挥。费迪南大公仅有24岁，而他的参谋长却是53岁的老将麦克。

由于俄奥结盟，这支部队在10月份还将得到10万俄军的增援，俄国军队正通过波兰和摩拉维亚西进。

奥军的作战计划是：查理大公迎战法国的意大利军团，该军团当时正据守着阿迪杰防线即维罗纳至阿迪杰河与波河会合处一线。

同时，费迪南大公率部经多瑙河谷抵达支流伊勒河一线，以期谋取巴伐利亚选侯2.5万可用之兵的支援。奥军在那里完全可能牵制法军的任何进军直至俄国援兵到达，俄军将使他们在数量上获得可观的优势以致足以入侵法国本土。

这是一条万全之计，而拿破仑只有靠行动迅速和反应灵活才能挫败它。拿破仑的主要目标是在俄军到达之前进攻多瑙河谷里的费迪南大公；但同时又要设法牵制住波河河谷的查理大公，不让他增援多瑙河战线。8月23日，他决定实行500英里急行军，把整个大军团17.6万人从海峡沿岸转移到多瑙河这边来。同时还请已退休的47岁的马塞纳元帅出山。要他指挥6.5万人的意大利军团，在维罗纳战线对抗查理大公。

拿破仑思维敏捷，作战从不浪费一分钟。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不仅是军事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为了确保普鲁士在未来的战争中持中立立场，他于8月24日派他的宫廷大总管迪罗克将军前往柏林，与普鲁士国王就一项密约进行谈判。作为交换条件，他愿意将刚兼并的汉诺威割让给普鲁士。接着，他又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3位选侯以及黑森—达姆斯塔特的伯爵，对他们威逼利诱，他们勉强接受了他的结盟要求。

这样，他就获得了用他们的领土作战场的权利，而且还为自己的军队弄到了4万援军。不过，其中只有巴伐利亚的2.5万人尚有一定的战斗力。

处理完外交领域事务的当天，拿破仑就要求贝尔蒂埃命令5个独立骑兵师（约2.1万人）向莱茵河平行推进，这些师将构成大军团的前卫。

8月26日，拿破仑指示贝尔蒂埃向大军团下达进军命令。大军团从海峡沿岸到莱茵河边的行军，全程375英里，是历史上伟大的战略机动之一。

9月4日，拿破仑离开布伦前往马尔梅松。大军团已经开发，除奥热罗军外，其他各军到9月26日均已抵达莱茵河前线。

在最终放弃侵英计划之后，拿破仑于14日曾给维尔纳夫下达过一项指示。当时，维尔纳夫指挥着法国的主力舰队，拥有法国和西班牙大型战舰32艘，但被英国海军封锁在加的斯。维尔纳夫奉命冲破封锁进入地中海，在卡塔吉纳与另一支西班牙海军中队会合后，驶往那不勒斯，把法国的援军送到那里登陆，尔后再回到土伦整修。这一灾难性的命令结果使维尔纳夫的舰队一个月后被纳尔逊歼于特拉法加。

9月24日清晨，拿破仑离开巴黎，两天之后到达斯特拉斯堡，在那里找到了他的近卫军。此后，他便把他的大本营依次移向路德维希堡、格蒙德、阿伦和诺德林根，并于10月8日，在多瑙沃尔特渡过多瑙河。

现在，拿破仑的大军团全都到达或渡过了多瑙河。法军已横跨在奥军交通线的两侧，这时战斗还未开始，但法军却已赢得了战前的主动权。

奥军没料到法军如此神速地包围了右翼，其统帅麦克陷入了绝望之中。按照他的部署，奥军仍然向西面对着伊勒河，期望法军会从这个方向出现，而其右翼，金迈尔军正守卫着乌尔姆和多瑙沃尔特之间的多瑙河。

在法军缪拉部的打击下，10月8日，金迈尔被迫往南撤退。缪拉在到达韦尔廷顿时，恰与增援的奥军劳伯格师相遇，此时，缪拉迎头发起冲锋，打退了这支部队，并俘敌3800人。贝尔纳多特指挥的第一军接着追击金迈尔。10月12日，驻军进入慕尼黑，并把金迈尔从瓦塞堡撵过了莱茵河，使其遭受了惨重损失。

现在，麦克的5万人被压缩到了乌尔姆附近。拿破仑这个大章鱼的触手正向他逼近。法军马尔蒙部已南进奥格斯堡，接着又西进控制了乌尔姆之南的伊勒河山脊。达武的第三军是预备队，苏尔特的第四军已抵兰茨贝格的莱茵河谷，并将切断乌尔姆与南部的交通线。拉纳的第五军和内伊的第六军沿多瑙河西岸向西挺进乌尔姆，从而完成了对乌尔姆的合围。

在亚贝克，内伊的一个师与奥军发生激战，俘虏奥军3000人，而魏尼克带兵突出重围，于18日到达于诸德林根附近。这时拿破仑派缪拉的骑兵猛力追赶并在此地将其包围。魏尼克最后不得不率8000人投降。奥军费迪南大公则率几百名骑兵仓皇逃到了波希米亚。

麦克的另一个师在斯潘根指挥下向南突围，但法军苏文特在梅明根拦截了该师，苏尔特俘敌5000人并缴获大炮10门。奥军杰拉齐赫军6000余人在合围之前，已向南逃往福拉尔贝格。

10月16日，法军炮轰乌尔姆。拿破仑同时向麦克招降。拿破仑威胁说，若不投降，奥军就会落到雅法土耳其守军的下场。其实拿破仑此时也急于解决战斗，因为他的给养已全用光了，3天之后，麦克决定投降。20日上午，乌尔姆的全部守军，计有16位将军，3.3万名官兵和60门火炮，战纵队从拿破仑面前走过，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在乌尔姆之战中，法军仅有500人阵亡，1000人受伤。拿破仑自己总结说，他的这次胜利是靠士兵的双腿，而不是靠他的刺刀赢得的。

2 奥斯特里茨大捷

拿破仑在乌尔姆之战歼灭了麦克的主力之后，乘胜进军，于 11 月 14 日进入了维也纳。奥皇及其朝臣则逃到了摩拉维亚的首都布尔诺。一周后，奥皇与沙皇亚历山大在此会晤。维也纳有 25 万人口，经过长途跋涉的法军，在这里获得了充足的补给。拿破仑命令不必从法国国内输送枪炮弹药，因为他在奥地利军火库里已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乘着严冬未至和查理大公尚未从前线赶回之机，拿破仑决定一鼓作气地深入摩拉维亚追歼逃敌。缪拉、拉特和苏尔特三军，奉命立刻乘胜追击。

11 月 19 日，俄军后卫撤出布尔诺，缪拉率部随即进占。次日，拿破仑来到布尔诺，而奥皇则撤至奥尔莫茨。在布尔诺以东 13 英里处，有一个小村名叫奥斯特里茨，缪拉的前卫在该村的一个高地被奥军骑兵挡住了去路。

此时奥皇已被撵到了最边远的国境线上，他派了两位全权使臣去谒见拿破仑，期望能谈判议和，拿破仑却把两位使节送去了维也纳，让他们去和外交大臣塔列朗商谈。这是拿破仑故意拖延的一个手段，他是想在奥地利议和之前，要先把俄军击败。

为了侦探俄军实力，拿破仑派其侍卫长萨瓦里打着休战旗来到奥尔莫茨，向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递交了一封伪善的国书。通过这次出行，拿破仑清晰地了解了俄奥联军的意图。

此时，拿破仑开始为决战而进行最后的实力集中。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和达武的第三军分别被召回。

到 11 月 30 日为止，法军已在布尔诺集结了 6.5 万人，而与之对抗的俄奥联军则达 8.2 万人，其中俄军 5.2 万人，奥军 3 万人，分别由俄皇亚历山大和奥皇弗朗西斯亲自指挥。

12 月 1 日，拿破仑将全军沿一条叫做戈尔德巴赫的沼泽小河的右岸向东展开，其正面宽 6 英里。该阵地距布尔诺以东 6 英里，并处在布尔诺与奥斯特里茨村中间。法军阵线的左翼是桑屯，那里有一隆起的圆丘，可作倚托。法军的右翼在特尔尼茨的正南，其间有连串的湖泊和沼泽地可为护卫，但法军阵线的中部却处在一个地形起伏的高地的控制之下，这个高地叫普拉岑，现被俄奥联军据守。

在桑屯圆丘与蓬托维茨之间，是拿破仑所设的指挥部所在地。拿破仑站在高丘上，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戈尔德巴赫河谷和对岸的普拉岑高地。

法军防线的左段，由拉纳的第五军和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扼守，缪拉的骑兵，乌迪诺的掷弹兵师和贝西拉尔的近卫军在其后充任预备队。法军防线的右段，由苏尔特的第四军防守，达武的第三军则充任预备队，驻在特尔尼茨以西 4 英里的雷吉恩修道院。

俄奥联军方面，总指挥是 60 岁的库图佐夫。根据俄奥两国皇帝制订的协定书，两国皇帝前几天会晤时，已一致接受库图佐夫的参谋长奥地利将军魏罗特尔提出的计划。该计划认为拿破仑败北无疑，并且战败后会退至维也纳，因而按计划是牵制法军左段，联军主力则迂回拿破仑右

翼，并切断法军退往维也纳的交通线。

实际上，拿破仑即使战败了，也不会退至维也纳，他会选择退向波希米亚，因为那里可以为他提供一条更为方便的退路直达莱茵河。魏罗特尔的计划遭到库图佐夫和其他俄军将领强烈反对，但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

12月1日，拿破仑向全军发布了如下公告：

“军人们，你们面前的俄军正准备替在乌尔姆战败的奥军复仇。他们正是你们在霍拉布仑所击败的那些部队，现在却跑到这里来了。

我们所占据的阵地坚不可摧，如果敌人企图迂回我军右翼，势必将其侧翼暴露在我们的眼前。……

这次胜利将结束我们的战役，我们可以住进冬季营房，并将得到国内新建军团的增援。到那时，我们致力赢得的和平就将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你们和我本人了。”

12月1日夜里，拿破仑骑马沿着前线巡视了野营部队。他注意到了敌军的营火集中在普拉岑高地的后面和利塔瓦河谷。这进一步证实了他的预测：敌人将试图迂回其右翼。当他从士兵行列中穿过时，用铺草做成的火炬点燃为他照路“皇帝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河谷。说也奇怪，敌军竟把这一举动看成是法国军队为掩护退却而采取的一种欺骗行为。

12月2日凌晨，奥俄联军开始前进。他们分为6个纵队：北面的2个纵队由巴格拉吉昂亲王和列克敦斯坦亲王统率，他们横跨布尔诺—奥斯特里茨大道两侧，负责攻击由拉纳的第五军和贝尔纳多特第一军据守的法军阵线，在这两个纵队之后充当预备队的是康斯坦丁大公指挥的俄国近卫军。

在中部，柯罗华特指挥的奥军2.5万人负责进攻在柯贝尼茨的苏尔特军。联军的主攻方向在普拉岑高地以南，承担这一任务的3个纵队共3.3万人，由俄军将领布霍夫登指挥。他们负责进攻戈尔德巴赫河畔的苏尔特军的南段，该处现为莱格朗师所据守。

俄奥联军开始发起进攻时，由于数量上占优势，作战取得一定进展。法军从特尔尼茨和佐克尔伐茨科被逐退到马克斯多夫和屠拉斯。拿破仑随即命达武的第三军向俄军左翼进行反冲击。结果俄军伤亡惨重，被逐退到戈尔德巴赫河。在普拉岑高地的库图佐夫，此时本应留在高地控制全局，他却随柯罗华特军去进攻法军中段防线去了。这就给拿破仑造成了一个绝好机会。

上午七点半左右，当谷地的浓雾消散后，拿破仑从他的指挥所已观察到普拉岑高地已无人占领。他立刻命令苏尔特率2个师去夺取这个制高地。结果法军完全成功，几乎没遇到一点抵抗。这样，拿破仑占据了那个极重要的高地，使敌人的两翼由此被割断了。此时，拿破仑下令整个左翼部队向联军发起全线进攻，巴格拉吉昂和列克敦斯坦在激战中溃败，柯罗华特纵队也遭到法军侧击，溃不成军，联军的中央纵队也被逐退到柯日森维茨。布霍夫登的3个纵队则受到苏尔特和达武的两面夹击。一些俄军越过特尔尼茨和查特坎尼之间冰封的湖泊和沼泽地逃跑，结果由于湖面上的冰被法军炮击轰破，许多人溺水而死。

俄奥联军至此彻底失败。1.5万人当了俘虏，伤亡人数达1.22万人，另有133门火炮为法军缴获。

12月3日清晨，奥地利皇帝向拿破仑请求休战。拿破仑要俄军撤至波兰才答应议和。12月27日，法奥正式签订《普莱斯堡和约》，第三次反法同盟宣告失败。

奥斯特里茨之战是拿破仑的军事杰作，这次的胜利之日，恰巧是他加冕为法兰西皇帝一周年的纪念日。由于这次战役有3个皇帝直接指挥参战，因而被人们称为“三皇会战”。自然，拿破仑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凌驾于奥俄二皇之上，而且这次胜利，还使他赢得了欧洲第一名将的桂冠。

3 挺进柏林

拿破仑回到巴黎，自然又受到法国臣民们疯狂的欢迎。为了庆祝自己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辉煌胜利，拿破仑下令建造“凯旋柱”。经约5年的修筑，这个凯旋柱终于在1810年建成。该柱用拿破仑从战场上缴获的敌方大炮炮身熔铸而成，高约44米，直径有3米多。柱身上精细地雕刻了螺旋形状的花纹，角上装饰着4只展翅飞翔的雄鹰，柱子的顶端雕有拿破仑叱咤风云的图像。

拿破仑感到经过奥斯特里茨战役后，自己可以与历史上的恺撒大帝及亚历山大平起平坐了。他要让历史记住这个战役。

奥斯特里茨之战后，欧洲大陆也暂时沉寂下来，但不久，普法关系却日趋紧张。由于贝尔纳多特在进军多瑙河时，未经允许即穿越了普鲁士的安斯巴赫公国曾使普鲁士当局甚为愤慨，几乎导致普鲁士参战，仅由于拿破仑贿以汉诺威才勉强无事。但奥斯特里茨之战结束后，拿破仑在与英国谈判时，又空前狡诈地提出将汉诺威归还给英国。这种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做法于1806年7月底传到普鲁士政府的耳朵里，使普鲁士当局十分愤怒。在柏林，反法情绪高涨，几乎到了威廉三世在8月9日被迫宣布总动员时的程度。

8月25日，威廉三世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军团，分别由不伦瑞克公爵和霍恩洛厄亲王指挥，还有一个独立军由吕歇尔将军指挥，兵力总计达13万人。

9月5日，拿破仑在获悉普军集结并向其南部移动的情报，战争即从那一天开始，拿破仑宣称第一枪是普军放的。当时法军大军团已通过人烟稀少的图林根山林而向北推进。10月8日，苏尔特的前卫与陶恩齐恩的萨克森师在霍夫遭遇。法军将萨克森师逐退到北面20英里的施莱茨，在那里又碰上贝尔纳多特的前卫。在法军的前后夹击下，萨克森师损失惨重。

此时，费迪南德亲王指挥普军南进到萨尔费尔德。在此与法军左路纵队遭遇，结果这支由10个步兵营和10个骑兵营组成的部队被法军歼灭，年轻的亲王饮弹阵亡。

初战即败的消息传来，负责战场指挥的不伦瑞克公爵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因为向维尔茨堡推进，正好把自己的左翼和“尾巴”暴露在拿破仑的优势实力之下，于是他立即退至马格德堡和易北河谷，以掩护其与柏林的交退线。在他右翼的吕歇尔军，奉命退至魏玛，军团的大部兵力，定于11日在此集中。同时，又命霍恩洛厄将兵力集结在耶拿以西的

高地，以便掩护他的左翼。但不伦瑞克在此又犯了一个大错：他没有命令霍恩洛厄不惜代价守住萨勒河上的渡口！

从地形上看，图林根山林以北，一片地形起伏的高原缓缓下降伸入易北河谷，由于受易北河左岸支流萨勒河的横向冲刷，这块石灰石高原上形成了一道很深的沟壑，而萨勒河水就是在比高原水平面低几百英尺的这段沟壑中流过的。费迪南德亲王的惨败和陶恩齐恩部的溃散，使拿破仑的军队在整个萨勒河以东地区可以长驱直入了。

10月11日，以苏尔特的第四军为先导的法军右路纵队到达普劳恩；以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为前锋的中路纵队进抵奥马以北；而左路纵队的拉纳第五军也进入萨尔费尔德。拿破仑的意图是以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军进逼耶拿，渡萨勒河，在16日进攻普军主力，他认为敌方主力就集中在魏玛和爱尔福特之间。与此同时，缪拉的骑兵、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和达武的第三军则应夺取萨勒河在多恩堡和柯森的渡口，切断敌军向莱比锡或易北河谷的退路。

13日下午3时，拿破仑在离耶拿不到14英里的地方，收到了拉纳的一个报告，说他已占领了该镇并把一支1.2万人的敌军逐往魏玛方向；另有一支3万人的敌军驻扎在耶拿以西3英里靠近魏玛的大路上。

一小时后，拿破仑赶到耶拿并在该镇西北一英里半处的兰德格拉芬山与拉纳会合，他从那里仔细侦察了敌军前哨阵地。

10月13日夜间至14日凌晨，大雾笼罩着萨勒河谷及其以西的高原。对于法军而言，这真是幸运之至。因为普军没有察觉，而内伊、苏尔特和奥热罗通宵都在沿狭窄、蜿蜒的小道从耶拿奋力往高原上调动兵力。

他们历尽艰险，终于把大炮拉上山顶，拿破仑本人午夜时亲临现场进行监督。

拂晓时分，拉纳的第五军和跟在他后面的近卫军向前推进，清除了克罗维茨和鲁茨罗达两村中的萨克森部队，霍恩洛厄便将其余部队和吕歇尔军从卡皮伦多夫调上来，在高原上集结了4.7万人。他依靠这些兵力攻占了依塞尔斯塔特和维尔柴恩——海里根之间的另一道山脊，激战随即爆发。上午9时，内伊率第六军赶到，此时晓雾已经消散。内伊本来奉命在拉纳的右侧展开，但当他发现拉纳的左侧空虚时，他便不顾一切地迅速冲到哪里，一举攻占了要地维尔柴恩—海里根村。会战全面展开了。拿破仑现已集中了7.5万人对付霍恩洛厄的4.7万人，并亲自指挥督战。普军作战虽然顽强，但动作迟缓，法军步兵在机动性和主动性方面均远胜普军。法军炮兵的运用也较普军有效，与步兵的协同也较普军密切。

下午3时左右，普军已溃不成军，缪拉的骑兵跟踪追击，直扑魏玛和爱尔福特。拿破仑以为他已击败了整个普军，其实他只不过粉碎了担任不伦瑞克军团侧卫的霍恩洛厄部而已。

普军因在萨尔费尔德和施莱茨受挫，现在又受到法军右翼向格拉和瑙姆堡迂回前进的威胁，普鲁士国王和不伦瑞克公爵决定经梅泽堡和哈雷退回交通线。到10月13日夜，其主力从爱尔福特和魏玛向北行军到达耶拿以北14英里的埃卡茨贝加。再由东北的一条主要干道在柯森隘路处跨越萨勒河后再通往瑙姆堡。10月14日清晨，普军继续通过埃卡茨贝加和奥尔施泰特向瑙姆堡撤退。进攻的前卫由施米图师和布吕歇尔的骑

兵师组成。晨雾升起时，普军前卫在奥尔施泰特东北 4 英里的哈森豪森村附近遭遇了一支法军纵队的先头部队，随即爆发一场激战。原来，他们碰上了达武（第三军）的前卫。当时达武根据贝尔蒂埃的命令，正从瑙姆堡出发，先头师于上午 6 时在狭窄的柯森隘路未遇抵抗即顺利渡过萨勒河，2 小时后抵达哈森豪森。

此时大雾弥漫，不伦瑞克军团正在北撤，普军先头部队施米图师与达武军的先头部队古丁师在此遭遇。施米图师得到了布吕歇尔骑兵师的支援，后者向法军纵队冲锋，而法军纵队则组成方阵自卫。达武赶紧将后面的两个师部署在哈森豪森和奥尔施泰特之间，战斗全面展开了。在这节骨眼上，不伦瑞克公爵赶到了，他立即派沃腾斯勒本和奥林奇亲王两个师增援施米图和布吕歇尔，这样普军便以其主力与达武一个军会战。然而，这位公爵却中弹牺牲，施米图也同时阵亡。普王到达后指挥冲锋，但普军阵脚已乱。达武把火炮架在松纳贝格山山脊上对着奥尔施泰特谷地纵射，普军增援队像刈草一样纷纷倒下。于是，普王下令退往魏玛，但这样做反而增加了混乱，因为其撤退的队伍碰上了从耶拿战场败下阵来的几千名逃兵，他们正遭到缪拉骑兵的追杀。法军一直追击到很晚才收兵。

法军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二次大捷使普鲁士陆军作为一个战斗实体受到了致命打击。但是，拿破仑的这次成功却不像在奥斯特里茨那样是靠高明的战术机动赢得的。他在敌军近在咫尺的情况下，冒险让 4 个军及其近卫军拥挤不堪地从狭窄的耶拿隘道通过是很不合理的。如果敌人机警而又有胆量的话，拉纳军或许已被歼灭了，其他各军也有可能被各个击破。由于在兰德格拉芬山上，拿破仑自以为与其对阵的是普军的全部兵力，因此他对部队的这种高度集中就十分危险。他以 7.5 万之众的有生力量击败霍恩洛厄分批投入的 4.7 万人的兵力也并非什么惊人之举。比较而言，达武在奥尔施泰特所取得的成就倒是值得赞叹的，他仅以 2.6 万人击溃了 4.5 万普军，这才是一场硬仗。

由此可以看出，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普军指挥官的无能。首先在战略上，普军将左翼和后方交通线都暴露在萨勒河谷和萨克森边境之间拿破仑所实施的迂回行动之下；其次在战术上，他们忽略了扼守萨勒河在耶拿和瑙姆堡之间的各个渡口。假如普军拼死抵抗，拿破仑是很难使其营方阵渡过水深流急的萨勒河的，而且如果普军夺取并守住了柯森隘路的话，那么达武也几乎不可能到达奥尔施泰特。

法军这两次大捷的战利品是非常可观的，俘获的普军有 2.5 万人，野炮 200 门，军旗 60 面。此后，普军方面便几乎没有什么抵抗，而拿破仑终于在开战 3 周之后，耀武扬威地进入了柏林。途中，他在波茨坦逗留了 3 天，从逍遥宫拿走了弗雷德里克大帝的宝剑和军功章，并将它作为战利品送给了巴黎残废军人院。

4 建立华沙大公国

拿破仑进入柏林之后，继续挥兵追歼溃散之敌。霍恩洛厄亲王经马格德堡撤退，在普伦茨堡被缪拉截住，于 10 月 28 日率 1.6 万人投降。布吕歇尔虽狡猾，但仍不敌贝尔纳多特和苏尔特经吕贝克的围追堵截，

终于 11 月 7 日在波罗的海边的特拉弗朗德附近，被迫与 1 万名普军一起放下武器。吕贝克被法军攻陷并遭洗劫。次日，克莱斯特也率 2 万守军连同马格德堡要塞向内伊投降。尽管普鲁士国王早已在休战协定上签了字，但拿破仑却不予理会，照样挥兵入侵普属波兰，以便对抗俄国人。

当时，俄国人正急于为奥斯特里茨战败雪耻。他们派了两支俄军，总计 9.1 万人，分别由本尼格森和布克斯霍夫顿率领，开始向法军逼近。

拿破仑指挥大兵团向前推进，他于 12 月 15 日离开波森，19 日在华沙建立了大本营。26 日，法军与俄军遭遇，打了第一仗，其地点在普尔塔斯克。12 月 29 日，拿破仑在写给约瑟芬的信中说：

“亲爱的，我此刻正住在一间破谷仓里，只能给你写一二句话。我已击败了俄军并缴获了 30 门火炮及其辎重，还俘虏了 6000 人，但天气坏透了，大雨下个不停，而且泥深过膝……”

这封信对于普尔塔斯克之战来说，倒是一个十分简明扼要的描写。拿破仑在那里一直待到月底才返回华沙过冬。

1807 年元月，拿破仑率军从华沙北进。2 月 7 日，由缪拉指挥的骑兵军和苏尔特的第四军在一个名叫普鲁希——艾劳的小镇追上了俄军。双方在此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果双方都损失惨重：法军以 8 万人参战，损失 1.5 万人；俄军以 7.3 万人参战，损失 1.8 万人。此战之后，拿破仑利用休战时机重新整编了其疲惫不堪的军队，并巩固了他在所占领的德意志北部的地位。

到了 6 月 4 日，兵力已增至 10 万人的本尼格森开始向法军发动攻势。6 月 14 日，双方在弗里德兰又进行了一场大战，结果交战双方都伤亡很大。俄军参战 4.6 万人，损失了 1 万人，法军 8.6 万人中损失了 1.2 万人。但拿破仑的近卫军和维克托军的主力，除其炮兵外，都未参战。俄军还有 80 门大炮落入法军手中。

同时，缪拉与苏尔特和达武也将莱斯托克的普鲁士军从艾劳往北一气撵到了柯尼斯堡，并在普鲁格河左岸扎住了阵脚。普军继续撤退，缪拉又继续追击，一直追到提尔希特。

弗里德兰会战又以法军获胜告终，这次会战意义是深远的。6 月 19 日，本尼格森请求休战，拿破仑立即接受。因为他无意也无力深入俄国腹地，那时他的交通线伸得已很远，给养已难跟上。现在除涅曼河以北的梅梅尔地区外，他已占领了整个普鲁士领土。同时，他也急于同沙皇亚历山大达成协议以先发制人，对付奥地利可能的敌对行动。6 月 25 日，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在涅曼河中游一只设有帐篷的木筏上举行会晤。塔列朗抵达但泽，也奉召参与拟订和平条款。经过 14 天的谈判，拿破仑终于在 7 月 7 日与沙皇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两天之后，又与普鲁士签订了和约，月底时，拿破仑返回巴黎。根据提尔西特条约，拿破仑重建了中欧和东欧。在普俄之间，他建立了一个华沙大公国作为缓冲国，由萨克森的傀儡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塔统治。

第八章走向全盛时期

1 瓦格拉姆之战

提尔西特条约签订之后，拿破仑的帝国走向了全盛时期。此时，法兰西帝国的控制区域从比利牛斯山延伸到易北河，疆土直线距离达九百余英里；往南，它已扩张到了意大利版图的靴尖处，往东则伸抵达尔马提亚海岸。控制如此广阔的地区，其军事方面的难题是够大的。过去三年内，拿破仑虽然一连击败了欧洲大陆上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三个主要敌人，但为了使他们屈服，仍有必要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至于其宿敌英国，由于其地处海岛，所以自从法国舰队在特拉法加被摧毁以来，拿破仑鞭长莫及。对此他的策略是通过“大陆封锁政策”来彻底绞杀英国的海外贸易进而迫使英国屈服。然而，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漫长的海岸线，这种贸易封锁就难实施，西班牙虽是盟国，但自特拉法加海战以来，对法国已貌合神离；另一个国家葡萄牙，则明确地站在英国一边。因此，拿破仑就决心要把这两国征服。

但全盘征服这两个国家是很荒谬的，这一决定正是拿破仑垮台的开始。以前，他在中欧的得手，主要是由于敌人的无能，而现在，他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作出了如此荒谬的决定。由于将战场扩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拿破仑这次犯了两线作战的兵家大忌。虽然，他与俄国签订和约后成了盟友，普鲁士刚被击败还振作不起来，但奥地利的种种迹象已表明，他们正在暗中作着再战的准备。拿破仑注意到了这种危险，便命令贝尔蒂埃将德意志军团重新作了部署，整编了 18 万兵力以对付奥军的进攻。

1808 年 4 月 9 日，奥地利的查理大公未经宣战，率四个军共 14 万人从帕绍和布劳瑙之间越过了莱因河边境线。奥军的入侵使法军有些措手不及。拿破仑于 4 月 17 日从巴黎匆匆赶到了多瑙沃尔特，调兵遣将抵挡奥军的进攻。4 月 21 日下午，他又率兵抵达兰茨胡特。次日凌晨 2 时，拿破仑收到达武的报告，得知查理大公的左翼在埃克缪尔村，而且在他骑马与马塞纳和拉纳一同带领部队北进时，他可以听到达武抵抗 6.6 万名奥军进攻的枪炮声。下午 2 时，拿破仑的先头部队进入格罗斯——拉贝河谷，抵达埃克缪尔并向查理大公的左翼进攻。与此同时，达武和勒费弗尔也向东发起反击。奥军全线均遭攻击，夜幕降临时，奥军朝雷根斯堡的多瑙河大桥溃逃。拉纳率两个骑兵师趁月夜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桥头堡。

到次日时，查理大公已将主力撤到了多瑙河左岸。查理大公留下一支强大的后卫部队据守雷根斯堡的桥头阵地，自己转而朝波希米亚山区退去。

4 月 23 日，拉纳率突击队用云梯攻上雷根斯堡城墙，占领了该城。拿破仑在观看拉纳的壮举时，在观察哨被一颗流弹击穿靴子伤了脚，这是他在土伦战役中被英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兵刺中大腿后的又一次负伤。伊万为他包扎伤口时，他冷静地说：“肯定是个罗蒂尔枪手，那些人枪法特准。”

虽然脚受伤他全然不顾，包扎后他跃身上马，飞驰着去检阅部队。

将士们激动不已，欢呼声四起。

维也纳之路杀通了，敌人仓皇逃窜。拿破仑进了被炮兵摧毁的首都维也纳。并在市中心西南 3 英里的肖恩布鲁恩宫建立了大本营。这也是拿破仑在 4 年之内第二次占领奥地利首都。

此时奥皇已逃往波希米亚，查理大公的军队也在多瑙河北岸隐藏起来。拿破仑想一劳永逸地粉碎奥地利的军事力量，便不顾危险，贸然架桥渡河作战。

5 月 20 日拂晓，法军一个师渡过多瑙河进入洛鲍岛，21 日至 22 日与奥军发生激战，法军损失惨重，伤亡达 4.4 万人，而奥军只伤亡 2.3 万人。这次战役，是拿破仑遭受过的第一次真正的失败，此外，这次战役还使他的一个英勇善战的元帅拉纳牺牲了。

不过，拿破仑在洛鲍岛仍未退缩。他继续集结部队，一个多月后又完成了进攻部署。

7 月 4 日晚，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暴风雨分散了奥军的注意力，加上查理大公的主力在北边七英里远的地方守候他们，使拿破仑在一夜之间，指挥 15 万人马渡过了欧洲的一条最大的河流。过河后法军击退了奥军前卫并向左实施大规模的迂回运动战。

在维也纳和普雷斯堡之间的多瑙河北岸，绵亘着一块东西长 40 英里，南北长 20 英里叫马尔赫费尔德的肥沃平原，其北部与摩拉维亚山地相连。马尔赫河和多瑙河左岸的一些支流从平原流过。在这些较大的支流中，有一条叫鲁斯巴赫河。查理大公的左翼部队已沿该河左岸多伊茨—瓦格拉姆和马尔格拉夫—新锡德尔之间长约 4 英里的地段掘壕据守，该部队包括罗森贝格、霍享佐伦和贝尔加德 3 个军。查理大公的右翼在多伊茨—瓦格拉姆处与其左翼结集，该翼先向西，逐渐折往西南，经阿德克拉村、苏森布伦村、布雷滕利村至阿斯佩恩村，构成一条长达 8 英里以多瑙河为依托的弧形防线。这一翼由克里劳军、柯罗华特军和列支敦士登亲王的部队据守。

7 月 5 日拂晓时，天却开始放晴并转热了。法军在下午 3 时完成了扇形接敌运动并抵近奥军布防的凹面弧形阵地。但查理大公此时却不急于交战，因为参战各军尚未完全展开，其弟约翰的部队也相距甚远，援军到达后即可构成合围。本来查理大公如果在拂晓时乘法军半渡之际发起攻击，他可能已将法军彻底歼灭。但此时他已错过了时机。

马塞纳军的 4 个师在阿斯佩恩和阿德克拉之间构成整个法军的左翼，从一开始他就与克里劳军在阿斯佩恩附近展开了激战。下午 6 时，拿破仑将自己的近卫军和重骑兵预备队集中到拉斯多夫附近。经过阵前侦察，他决定攻击奥军在水深流浊的鲁斯巴赫河一线的左段。这次攻击由达武和乌迪诺从正面发起，但部队伤亡惨重。由于夜幕降临，拿破仑命令停止战斗，打算次日继续进攻。

7 月 6 日清晨，查理大公竟率先发动进攻，使拿破仑大吃一惊。马塞纳的 4 个师在阿德克拉和阿斯佩恩之间长达 7 英里的正面战场上，被迫抵御奥军主力克里劳军和柯罗华特军的冲击。右边的萨克森军再次被击溃，左边的布尔代师则被撵出阿斯佩恩村，火炮全部损失。形势十分危急。如果奥军沿多瑙河岸推进，法军就会被切断退路。面临着这种危险，拿破仑只有两种选择：将预备队调过河来支援受威胁的左翼；二是对奥

军的中路和左翼实施反击。第一种方案的困难在于距离太长，调动复杂，拿破仑遂决定打击瓦格拉姆，因为这是奥军左右翼的接合部和中心要点。

拿破仑命令马塞纳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左翼，然后命洛里斯托纳和德鲁奥把近卫军的60门火炮投入战斗，炮轰瓦格拉姆和阿德克拉之间的奥军中心。经过长时间的炮轰之后，贝西埃尔率领重骑兵师向业已动摇的奥军步兵冲去。接着，麦克唐纳所率欧仁的20营步兵以及随后跟进的马尔蒙和弗雷德的部队相继突破了奥军中部。同时，右翼的达武在马尔格拉夫——新锡德尔以南渡过鲁斯巴赫河，席卷整个奥军左翼之后也向瓦格拉姆合围。战斗十分激烈，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当查理大公在下午4时获悉弟弟约翰的部队离战场还有10英里远时，他这才意识到其围歼法军的计划已告失败，便命令部队脱离战斗撤往摩拉维亚山区。

撤退时奥军井然有序，仅撤下重伤员和一些被打坏的火炮，法军精疲力竭无力追击，拿破仑已经把所有预备队都用光了。在近程炮战中双方都投入了400门以上的大炮，因此伤亡惨重。法军伤亡可能高达3万余人，奥军也可能有2.6万人。对于拿破仑而言，瓦格拉姆之战虽不像弗里德兰之战和奥斯特里茨之战那样可称之为压倒性的胜利，但结果证明它同样是决定性的。查理大公的军队在夜间以数路纵队向北撤退。法军于次日才不紧不慢地追击。7月10日，马塞纳在兹诺伊莫追上奥军后卫，两军交战，马塞纳取胜。此后，奥皇感到自己的军队不能再承受更大损失，遂于11日派列支敦士登亲王向拿破仑请求休战，拿破仑欣然同意。他远离法国本土，况且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也不容乐观。战争行动虽已告终，但双方经过了3个月的艰苦谈判，才于10月4日在肖恩布鲁恩宫签订了和平条约。

2 抉择第二次婚姻

瓦格拉姆之战，使拿破仑再次征服了奥地利。当和约签订期间，拿破仑曾在肖恩布鲁恩住了3个月。此间，几乎每天都有阅兵式或分队式。10月12日，拿破仑正从台阶往下走，一个衣冠楚楚的英俊青年以向皇帝呈送请愿书为名，想靠近他。卫兵把他拉到一边，从他的西装上衣里搜出了一把菜刀。他名叫施塔普斯，是埃尔富特某牧师的儿子，意欲行刺拿破仑。他跟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一样，把拿破仑视为他们祖国的独裁者。拿破仑亲自审问，想饶恕这位青年。

“要是我放了您，您会回到父母身边去，彻底放弃您的行动吗？”

“如果我们获得和平，我会回去的。可要是战争继续下去，那我决不罢休。”青年人答道。

拿破仑耸耸肩膀。结果，在维也纳响起缔结和约的钟声那一天，施塔普斯被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

这件行刺的事发生后，拿破仑突然想到他还没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他不希望他的政治遗产法兰西帝国，像亚历山大和查理大帝的帝国一样在其死后分裂。约瑟芬皇后无生育能力致使他无后嗣可继承王位，他的兄弟们也都不适宜做他的继承人。于是他决定与约瑟芬离婚，另娶

一位女人以便能为他生一个儿子。

11月14日，拿破仑经由德国回到了巴黎城。受到了王公大臣们的隆重欢迎。第二天，他找约瑟芬解释说，皇朝的利益需要他俩分手。他希望由她出面要求解除婚约。她低声哭泣，绝望至极而又无可奈何。

12月15日晚9点，杜伊勒里宫灯火辉煌。身着盛装、佩戴各种勋章的国王，内穿丝织紧身服、外加宫廷华丽服装、脖子上挂着金银装饰的王后、公主，派头十足的达官贵人和军装耀眼的元帅将军在御殿恭候。随着叮当一声钟响，皇帝办公室的门扉敞开了。皇太后、路易、卡罗利娜，一个个步履缓慢，依次进入皇帝办公室。拿破仑和约瑟芬坐在一张大桌子后接待他们。桌上铺着红色的绒布，边上带有穗饰、绣有鹰的图案。皇帝手一指，大家都默默地坐了下来。皇后身着白色裙服，没有任何装饰，没有戴任何珠宝首饰，头发上只系了一条普普通通的带子。她脸色苍白，但很冷静。皇帝的样子也呆滞、忧郁，手搓动着衣服的装饰。康巴塞雷斯和皇家政务秘书勒尼奥·德·圣让·昂势利进了办公室。拿破仑便站起来，拿着一张文书，简短地阐明了离婚的政治必要性，最后以动人的口吻赞美了与他昔日倾心相爱、但命运又迫使他与她分离的妻子：

“上帝知道这样的决定给我的心里添上了多少痛苦！但是，只要向我表明了这是有益于法国的利益的，我都会以巨大的勇气作出牺牲……我要赞美我可爱的妻子的忠诚与温柔……我要她继续保留皇后的地位和称号，但希望她千万别怀疑我的情感，要把我当作她最好、最亲的朋友。”

皇上讲罢坐了下来。约瑟芬随着站立起来照文书念到：

“征得我尊严、亲爱的丈夫的同意，我必须声明：鉴于没有任何生儿育女的希望，以满足他的政治需要和法兰西的利益，我自愿向他作出世间从未有过的爱与忠的最大表示……”

念到这里，约瑟芬再也坚持不住了。她声音哽咽，坐回到椅子上。勒尼奥代她往下宣读：

“我的一切全归于他的恩赐。是他亲手给我戴上了皇冠。在皇后的宝座上，我得到的是法国人民的忠诚与爱戴……解除我的婚约决不会改变我内心的情感。皇上将永远不失我这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俩都为以祖国利益为重作出这一牺牲而感到光荣。”

皇后的讲稿念完了，康巴塞雷斯整理了离婚笔录。接着，拿破仑拿起笔签了字，约瑟芬也颤抖着手指签了姓名，其他国王与王后们也一一签名。约瑟芬由女儿奥坦丝扶着出了门，她刚出去不久便昏倒了……。

离婚后，拿破仑尽可能保障了约瑟芬奢侈的生活。爱丽舍宫、马尔梅松宫或另一座城堡由她自己挑选。她的一切债务一次替她还清，另加300万年金。约瑟芬的儿子欧仁仍然当意大利总督。女儿奥坦丝则可随意带着孩子在巴黎久住，有荣誉和自由保障。

拿破仑离婚之后，立即开始物色新欢。他首先向俄国皇帝的妹妹求婚，沙皇亚历山大却迟迟不表态。拿破仑甚感不安，心里又想起奥地利的千金玛丽·路易丝。约瑟芬急于起带头作用，很支持这件婚事。她首先让德·梅特涅夫人来到巴黎，由她给维也纳写信。梅特涅收信后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与拿破仑联姻可使他得以减少最后条约上的极其苛刻的条件，他要求弗朗索瓦皇帝先试探一下女儿。与此同时，他不等皇帝女儿

作出回答，便让夫人转告约瑟芬，奥地利很乐意把公主许配给法国皇帝，并说奥地利皇室将永远感激皇后宽大的胸怀。

拿破仑征求了家族和朝臣的意见后，决定娶玛丽·路易丝。他委派欧仁去施瓦岑贝格大使处要求尽快订好婚约。

玛丽·路易丝相貌如何，感情怎样，他一无所知。他只见过她的肖像。她是身体虚弱的弗朗索瓦的长女，为原配夫人泰雷兹皇后所生，芳龄 18。她个子高高，四肢细长，上身壮实，前胸丰满，手臂白嫩，金发轻盈。突出的双眼像陶瓷般发蓝，又长又直的鼻子下，长着一只厚嘴唇。她年轻幼稚，笑起来一脸娃娃气，虽然从小教养好，琴棋书画样样都会，还会讲六国语言，但整体而言，显得有些傻样。她毫无生活经验，纯洁无邪，身边养的动物，母狗、母猫之类，全都是雌的。她读的书也经过了严格的挑选，看到的内容大都难理解。总之，玛丽温柔、虔诚、漂亮、充满着爱，但缺乏毅力。

从心里来说，这位公主对法国也是憎恨的，她的姑姑是被法国人折磨死的。在她眼里，拿破仑简直是个可怕的恶魔，因为他曾三次打败奥地利，两次把父亲赶出维也纳，甚至使她父亲跪倒在地，蒙受奇耻大辱。当奥地利人得知拿破仑离了婚而谈起她时，这位公主还对女友说：“我任别人议论去好了，反正我不会成为他政治的牺牲品……”而此时，她父亲却已牺牲了她。父亲不敢当面对她说，只派了梅特涅送了一封信来说明。

公主看了这封信，想到为了维护皇朝的生命利益，她只好顺从地答应了。她周围的兄弟姐妹得知这一消息，纷纷来祝贺她，安慰她，说等待她的将是幸福……

1810 年 3 月 27 日，皇后就要抵达苏瓦松。拿破仑亲自前往迎亲。3 月 30 日，拿破仑与玛丽·路易丝一起到达圣克卢。第二天在那里举行了世俗婚礼。4 月 1 日，在卢浮宫的四方沙龙，由费什主持了宗教婚礼仪式。

婚后，拿破仑对年轻的皇后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一年之后，即 1811 年 3 月 19 日，玛丽·路易丝为拿破仑生下了一个儿子。拿破仑为此高兴万分，他的帝国终于有了继承人了，一项元老院的法令，使他这位刚出生的儿子就获得了罗马王的称号。拿破仑还亲自选定了宫廷最受人尊敬的德·孟德斯鸠夫人为儿子的女教师。

1811 年 6 月 9 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为孩子举行了洗礼，这是帝国最豪华的一次仪式，花费了 200 万法郎。奥地利皇帝和约瑟夫国王为孩子的教父，皇太后和奥坦丝王后为教母，费什大主教为洗礼的主祭。

娶妻生子的幸福，使拿破仑度过了几年较为平静的天伦之乐的生活。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一场与俄国的大规模的战争，又即将爆发了。

第九章 征战俄罗斯

1 进占莫斯科

法俄两国自 1807 年签订提尔西特条约之后，换来了几年安宁的时日。但拿破仑在他的扩张计划中从没有忘记这个国家。尤其是在英国这个敌人日渐强大起来后，他清楚只有把俄国首先踩在自己的脚下，他征服欧洲的计划才能实现。从 1810 年起，拿破仑就曾阅读了大量的俄国历史文献和军事资料，他要先熟悉这个国家，有备而战，战而胜之。

但是，在 1807 年到 1812 年这段时间内，拿破仑表面上对俄国采取的依然是怀柔政策。他在自己没有绝对制胜时，也曾想用一切手段暂时控制俄国以孤立英国。拿破仑主动提出向亚历山大之妹求婚之事就是他怀柔手段的体现。但是貌似温和的亚历山大却拒绝了，拿破仑为此也有点恼羞成怒，并另娶了奥地利公主，选择了另一个政治婚姻。

导致法俄战争爆发，还另有几个重要原因，其一是拿破仑推行的封锁与英国贸易交往的政策，俄国人不加理睬，并对打着中立国如美国等旗号的英国船只一路开绿灯。拿破仑不能容忍与英国做生意的人，在清查走私行动时，将亚历山大的亲戚也毫不留情地驱逐了。其二是在对波兰独立问题上的分歧。俄国反对波兰独立，想夺取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法国则积极支持波兰独立，以此来牵制俄国。其三是提尔西特和约签署后，拿破仑曾答应将土耳其瓜分一块送给俄国，但拿破仑后来又出尔反尔不同意了。

这一个又一个不容调和的矛盾出现在法俄两国之间。亚历山大便做好了战争准备，他在国内大造声势，四处宣传拿破仑要攻打俄国，宣传拿破仑是位杀人越货的强盗。对外也大发议论说：“我渴望和平，我期待和平，我不想我成为战争的罪魁，我决不会先拔出剑来的。但是，法国军队在我的家门口荷枪实弹，咄咄逼人，他们纠集起波兰、奥地利、普鲁士人大显威风。我尊重法国这个朋友，但我更要维护我的民族的尊严，我不能让我的人民去向外来的侵略者屈辱投降，我国的领土不能有一寸落入别人的版图。西班牙尽管弱小，但他们自强不息抵御外侵者的精神永存，我们就是要学习这种精神。再说，俄国远离法国，地理条件和自然气候也将是法国军队的第一个天敌。我依然希望和平，但也不畏惧侵略。”

听到亚历山大的诸多行动后拿破仑曾微微一笑，他现在已经被征服扩张的野心冲昏了头脑，暗地里也做好了出战准备，他不能无视任何一个蔑视他的人。尽管国内矛盾日渐激烈，西班牙战争伤痕累累，他还要发动一场比远征埃及、攻击西班牙更大的战争！

但是，在拿破仑政权内部，冷静理智的人还是很多。以法国驻俄大使科兰古将军为首的反对派们，清楚目前法国最亟待解决的是尽早结束与西班牙的马拉松式的战争和国内诸多激烈的争端。科兰古曾数次进谏拿破仑，拿破仑颇为反感。

有一次，科兰古冒着杀头的危险苦口婆心地劝拿破仑道：“陛下不要忘记，俄国不同于西班牙，那里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到处冰天雪地。亚历山大有备而无患，兵草充足，我们进军不一定能取胜的，也许我们

能够顺利地打到莫斯科，但是，也许那时，我们的将士早被自然条件折磨得自顾不暇了。您千万要三思。”

拿破仑颇不耐烦地回答道：“我是经过三思之后才要进军俄国的，我不出击，亚历山大就会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了！”

“但亚历山大保证过他不会先拔刀出鞘的。”科兰古不依不饶地继续劝着。

“你不要被亚历山大的伪善蒙住双眼，我也决不会让以你为首的反战分子所劝止。我决定要出征俄国，横扫欧洲！我倒要看看，是俄国熊厉害，还是我厉害！”

拿破仑不顾举国上下的反对，开始了对俄国的征战。

1811年底，拿破仑着手准备征俄战役。1812年2月26日，法国与普鲁士签订了同盟条约，3月又与奥地利签订了同盟条约。对于其西部边界的这种新的威胁令沙皇惊慌不已。4月24日，他要求法国撤走在普鲁士和西里西亚要塞的驻军。拿破仑拒绝了沙皇的这一要求并开始集结部队。5月9日，他与皇后一起离开巴黎，并于5月16日在德累斯顿设立了他的大本营。其后两周他开始调兵遣将，将大军团部署在维斯杜拉河一线。

拿破仑在战前动员时对士兵说：“亚历山大在提尔西特和约中发誓与法国同盟，但他背信弃义，磨刀霍霍，无视请将士的英勇果敢，我们不能容忍俄国的行径，他们会完蛋的，他们在你们的刀枪下会发抖的！前进吧，士兵们，打到俄国去，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

至此，拿破仑已集结了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兵力，总计达51万人。其中有20万法军，14.7万德意志军队，8万意大利军，6万波兰军等。

5月29日，拿破仑在德累斯顿起程，行前，他写信给达武说：

“由于我的40万大军的活动往往集中于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在该国找到任何给养，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但是，他没有料到会在俄国打一场冬季战役。他计划在夏季就要将俄军主力在维尔纳附近击败，结果到了俄国却陷入了一场灾难。

半个多月后，拿破仑从普鲁士边境进入俄国国境。一路上，法军未遇抵抗就渡过了涅曼河。6月28日，拿破仑来到维尔纳，前几天沙皇从这里刚刚撤走。拿破仑原打算包围翼包围巴格拉季昂的军队，而用主力与其决战，将巴克莱击败。但此计划却由于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指挥部队行动迟缓而未能实现。

此时，俄军继续东撤，避而不战。拿破仑却在维尔纳滞留了18天。由于受热浪和大雨袭击，部队苦不堪言，痢疾也开始流行。由于燕麦不足，只好给骡子喂黑麦，结果使大批军马患病倒毙。法军100门大炮和500辆弹药车被迫抛弃。

7月8日，达武的第一军到达明斯克，但巴格拉季昂又逃脱了。而巴克莱此时已北撤到德里萨设防营地。俄军两个军团之间留下了一个缺口，拿破仑利用缺口继续向前推进。7月28日，拿破仑抵达维捷布斯克，此时他的实力已减至23万人。

俄军此时又已退至斯摩棱斯克。法军赶到这里，与俄军终于接火。8月16日，法军猛烈发起攻击，但遭到城内俄军的顽强抵抗。双方为此损失惨重。17日，俄军撤离该城，法军继续进逼。

眼看法军即将兵临莫斯科，沙皇开始坐卧不安。他决定起用库图佐夫，让他担任最高指挥官。此时库图佐夫已 67 岁，虽年老体迈，但目光敏锐，雄心未减。他上任后，决定在斯摩棱斯克通往莫斯科之间的博罗季诺打一仗试试。博罗季诺的山脊上筑有若干个土木结构的坚固防御棱堡。

9 月 5 日，法军大部队来到博罗季诺村。俄军随即阻住了其去路。位于法军右翼的达武，经过强攻于夜幕降临时攻克了舍瓦尔季诺棱堡。巴格拉季昂的俄军左翼撤至博罗季诺和谢苗诺夫斯克间一道山脊的主阵地上。

第二天，拿破仑对俄军阵地进行仔细观察后，命令部队准备攻之阵地。9 月 7 日上午，法军开始猛攻，经过炮火轰击后，步兵向山头主阵地发起冲锋，俄军随即给予还击。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激战，双方都损伤惨重，法军伤亡了约 2.8 万人，俄军则达四万人。

最后，俄军在战场上留下一支后卫，即转头向莫扎伊斯克退去。法军接着占领了莫斯科。进城后拿破仑才发现，这里是一座空城。入夜之后，由于法军和俄国酒徒的劫掠，城内四处起了火，这场大火足足烧了 4 天 4 夜才熄灭，昔日繁华的莫斯科烧成了废墟，许多高楼大厦成了断垣残壁，只有克里姆林宫幸存未被烧。

拿破仑在这座被烧的城市无法久呆，而集结在莫斯科附近的俄军在随时准备袭击。法军中不少高级将领对日渐迫近的冬日都颇为恐惧，于是纷纷建议撤出莫斯科。

拿破仑此时希望与沙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他派特使几经周折找到库图佐夫，谁知这位总指挥却不加理睬。拿破仑处于进退两难之地。10 月 8 日，缪拉的骑兵在离莫斯科 50 英里的地方又受到俄军突袭，伤亡了不少士兵。拿破仑终于意识到莫斯科不可久留，随下令大军团开始撤出此地。

2 匆忙撤兵受重创

由于冬季的到来，拿破仑大军团的撤退，现在变成了一个做不完的噩梦。大军团的兵力已锐减至 6.5 万人，其中包括 1.5 万骑兵。现在，不仅侧卫，甚至主力纵队每天都会受到哥萨克骑兵的袭扰，他们对每一个掉队者都不留情。法军被迫放弃许多伤员，连满载着战利品的运输车也都甩掉了，11 月初，内伊奉命指挥后卫，其本部仅剩 6000 人。由于库图佐夫穷追不舍，结果 11 月 3 日，两军在维亚泽玛恶战一场，法军伤亡 5000 人。11 月 5 日，天降大雪，这就加剧了撤退的困难。由于法军未像俄军那样在马蹄上加钉防滑钉，以致法军战马越过冰冻的江河湖沼时，常常摔断马腿。

11 月 9 日，拿破仑到达斯摩棱斯克，大军团残部到 13 日也相继汇集那里。此时法军生还者仅 5 万人，骑兵所剩战马无几。此外尚有 200 门火炮被丢弃。斯摩棱斯克本是法军交通线上的一个主要兵站，但维克托军因看守基地医院和补给仓库驻此达 2 个月之久，存粮已被消耗殆尽，以致全军现在找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

11 月 14 日，拿破仑率部离开斯摩棱斯克。11 月 16 日，欧仁的前卫在克拉斯诺被库佐里夫所阻。拿破仑到达后，将近卫军和达武军拉上去，

才将俄军击退。同时，内伊的后卫部队一度也被俄军切断，经过一番激战，内伊的 6000 人仅剩 800 人冲出重围。

现在，拿破仑的大军团已面临极严峻的考验。本来，拿破仑想退往明斯克，当得知此地已被俄国海军上将奇恰戈夫占领后，他只得取道北面的一条线路退往维尔纳。在这条退路上，有条别列津纳河，法军于 11 月 25 日在此河上建起了两座长 160 码的高架桥。当部队正过河时，俄军从三面杀来，法军由于运输车辆引起混乱，桥上挤得水泄不通，结果法军又受了惨重损失，2.5 万人在此伤亡。

抢渡别列津纳河成了大军团的“天鹅之歌”，从此它丧失了战斗力。12 月 3 日，拿破仑在莫洛杰奇诺发表第二十九号公报说：

“我们的骑兵已无马可骑，以致我们不得不把那些还有一匹马的军官召集拢来组成 4 个连，每个连 150 人，由将军任上尉，上校当军士。这支神圣的骑兵队伍由格鲁希将军指挥，直接听命于那不勒斯国王，在一切行动中随侍皇帝左右。陛下的身体从未这样健康。”这段话及至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12 月 5 日，拿破仑在斯莫尔冈把军队交给缪拉指挥，自己则由科兰古陪同乘车直赴巴黎。经过 13 天艰难的行程，12 月 18 日夜，他回到了杜伊勒里宫。在与妻儿相见之前，他首先到黛丝蕾家去了一趟。

此时的黛丝蕾已是瑞典王妃。因为她的丈夫贝尔纳多特在 1810 年 9 月已被瑞典国王查尔斯十三世收为养子，被立为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脱离了法国籍，不再是拿破仑的元帅了。黛丝蕾本是王妃，随丈夫在瑞典住了一段时间，由于和瑞典皇后性情不合，不习惯宫廷的繁文缛节，她请求丈夫同意，回到了法国巴黎生活。贝尔纳多特被任命为瑞典王储后，曾十分兴奋，因为他终于找到了摆脱拿破仑以实现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所以，当俄国沙皇拉拢他加入反法联盟时，他果断地答应了。从此，贝尔纳多特便成了法国的公开敌人。拿破仑在俄国惨败回到巴黎，他还想通过黛丝蕾奉劝贝尔纳多特让瑞典改变立场，便深夜来到了黛丝蕾家里。当侍从通报拿破仑到来时，黛丝蕾也大吃一惊。她下楼来到客厅，只见皇帝的贴身侍从科兰古伯爵坐在一只沙发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皇帝站在炉边，头戴羊皮帽子，肩和头都垂着。他累得几乎站不住了，他的脸消瘦而灰暗，本来炯炯有神的眼睛也黯然无神。

黛丝蕾急忙打了招呼，然后吩咐玛丽拿来白兰地酒。分别给皇帝和科兰古斟上。科兰古接过杯子一饮而尽，然后说：“我们风雨兼程已 13 天了，没有很好休息。巴黎还没人知道我们回来。陛下想与殿下谈谈，然后再回宫。”

“喝点白兰地吧，陛下，它会使你暖和一些。”

拿破仑把酒喝了，然后对她说：“你与我是多年的旧交了，是吗？”

“是的，陛下。”黛丝蕾同意道：“但这会儿更深夜静，我不知你深夜到此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当然，为了法兰西，我将要粉碎我们所有的敌人。但现在，我特别需要贝尔纳多特的帮助。需要他一起征战。”

黛丝蕾这才明白，拿破仑深夜来访，是想要她说服丈夫，让瑞典成为法国的盟国。

“我将每月付给瑞典 100 万法郎，直到打败敌人。”他看着罗森说：

“我把芬兰给他。”

“芬兰？”

罗森重复着这两个字。

拿破仑微笑着，还是黛丝蕾非常熟悉的那种微笑。

“我可以使瑞典再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我需要立即回答。”他平静地说着。突然，他大吼起来：“贝尔纳多特意欲进攻我——他，还有他的盟邦俄国和英国！我忠告他改弦更张！”

“如果他不呢？”

黛丝蕾斗胆问他。

“我将使瑞典灰飞烟灭！”他叫道。然后，拿破仑站起身，大踏步走向门口，说：“你要亲自把贝尔纳多特的复信呈给我，太太。如果他拒绝，你必须离开法国，我再不想看到你。”

罗森伯爵送拿破仑走后，回来时见黛丝蕾正在把杯中的白兰地一饮而尽。

便怯怯地问：“殿下，你会写信吗？王储殿下会答复吗？”

“我会写的，贝尔纳多特会回信的。只是我们在巴黎的时光恐怕不长了。”黛丝蕾说。

拿破仑回到巴黎后，没有在路易丝的怀抱里多逗留一会儿，而是第二天的一大早，就开始了工作。现在，他感到自己建立的大厦很不稳固。为了使皇朝根深蒂固，他想效法罗马的恺撒大帝，让儿子登基，请教皇为皇后加冕……他和软禁在枫丹白露的年迈的教皇见了面，拥抱他，安慰他。教皇终于被说服，但因主教们反对，不久又改变了主意。

拿破仑立玛丽·路易丝为摄政皇后，他想以此钳制奥地利，“料其不敢向自己家族的人开战。”他一方面集结力量，重组军队，一方面大搞典礼，招待会接连不断。圣日尔曼镇郊的人耻笑他举行：“木头腿舞会”。皇帝想以此来欺骗法国和欧洲，但未能如愿以偿。甚至在巴黎城，他每到一处都会引起人们的私下议论。英国拼命鼓动怯懦的普鲁士，并在春季时与之结成了同盟，拿破仑深为烦恼。

在这些暗淡的日子里，他惟一的欢乐就是儿子。儿子活泼、可爱，虽然脾气暴躁，但心地温和。现在，他穿戴得像个小伙子，并已经表现出对军人的喜爱。他常玩弄一匹灰色的玩具大马，爱不释手，玩坏了，修补好再玩。他还玩旗帜、军号和军鼓。

皇帝非常喜欢他，常带他到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一个下午。在地毯上和他玩耍，让他自己搭房子和小楼，积木经过专门雕刻，上面写着军呀，师呀，任孩子想象，启发他组织以后的战斗。有时，孩子就在他膝上睡着了。

黛丝蕾自然很快就给丈夫去了信，贝尔纳多特也回信了。他在信中首先写了如何思念远在巴黎的妻子，然后对拿破仑谈的瑞法联盟之事写道：“现在，全欧洲的人都在看着我，我要仔细思考一下，不能随便就给你答复。”

又过数日，贝尔纳多特的正式复信终于来了。可黛丝蕾无权打开，但布腊黑伯爵送黛丝蕾一个副本。“我们还要把这些副本发往瑞典各家报纸。”他说。

这封信措词强硬：“欧洲人民翘首企盼和平。但如果不打败你，这

愿望便属泡影。瑞典将尽力参与这种努力，那么法国也就有望与欧洲共享和平了。你的战争夺去了法国最优秀儿女的生命，法国以此代价换来的究竟是什么？”下面的信文，也大抵如此。黛丝蕾必须把它亲自交给拿破仑！

5点钟，黛丝蕾在罗森伯爵的陪同下到了杜伊勒里宫。拿破仑已在他的大书房里等候。科兰古和塔列朗也在那里。他匆匆打开信。黛丝蕾盯着他的脸，但看不出任何表情变化。过了一会，他突然抬起头，看着黛丝蕾，凶狠地说：

“今天，你打扮得十分漂亮，是不是为你的丈夫决意与他的祖国为敌而高兴？你送来这样的信还竟敢胸佩鲜花？”

“陛下，是你让我给我丈夫写信并让我把他的回信面呈给你，我就遵旨而行了。我读了副本，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便戴上了鲜花，因为我想让你把最后这一愉快的时刻存于记忆之中。现在，我可以向你最后告别了吗？陛下。”

空气凝住了。科兰古和塔列朗吃惊地瞪着眼睛，他们预料皇帝会疯狂地叫嚷。然而，拿破仑却平静地说：“先生们，请在这里稍候，我要与殿下单独谈谈。”

黛丝蕾来到他的小书房里，他随手关上了门。地板上有一些玩具士兵。“是罗马王的吗？”黛丝蕾问。

“是的……不，不是，是我布置战斗用的。我儿子来时也玩一玩。”他停了停，眼睛直盯着黛丝蕾说：“他本应该是我们的儿子，黛丝蕾，我们情同日月，永远不会真正分别的，对吗？”

“为什么不会？陛下。”

“为什么？你忘记了在马赛的日子了吗？你忘记了你家花园里苹果树下的那条凳子了吗？我们又回到了青春的岁月，黛丝蕾。那些日子永远属于美好的回忆。从那时起，我从来没真正愉快过。”

他看了一会儿窗外，又转过脸直直盯住她说：“我从莫斯科回来的那个晚上为什么先见你？现在告诉你吧！我饥饿、寒冷、疲惫不堪。因为，我需要你。”

“这不是实话，陛下。”黛丝蕾说，“你不是来找黛丝蕾，是来找瑞典王妃的。因为，你想让她的丈夫帮你打仗。”

他摇摇头。天黑下来了，黛丝蕾只能看见他的脸。“我是想见你，惟有你。但我当时太累，以至于说话文不对题。我本想同你一起谈谈在马赛的时光，却说起了贝尔纳多特。”

说起贝尔纳多特，拿破仑仍然妒心如火。

“现在，我不知道你丈夫在斯德哥尔摩交上了什么样的女朋友。”他说。

“可以告诉你其中一位的名字，”黛丝蕾说，“你的朋友——乔治娜小姐。当你还在莫斯科时，她就跟他接触了。”

“天！小乔治娜，就是那个剧院舞女？她爱上他了吗？”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是否知道沙皇主动提出要你丈夫娶一位俄国公主，你是否知道他还向他许以法国王位吗？”

“法国王位？他决不会接受的！”这个主意使黛丝蕾恼火起来。“我可以走了吗？陛下。”

他走到黛丝蕾跟前，托起黛丝蕾的手送到自己的唇边：“我应该把你送出法国，黛丝蕾，但我仍一如既往地爱着你。我忌妒贝尔纳多特，甚至忌妒不离你左右的那个金发瑞典小伙子。”

“今天，你刮了脸，我很高兴。陛下。”黛丝蕾说着把手从他嘴唇上抽回来，很快向门口走去。

“黛丝蕾。”

他柔情地唤黛丝蕾。

黛丝蕾停住脚步，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拿破仑，淡蓝色的明眸中流出了两行热泪，她抬手向拿破仑摆一摆，轻道一声：“再见了陛下……不，再见了，波拿巴，保重！”然后转身快步走了出去，她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辛酸与感慨。

第十章山穷水尽不认输

1 莱比锡之战

拿破仑是个永远也不认输的人，在他的人生词典里，从来就找不到“不可能”这几个字。他生来倔强的意志，却使他越来越陷入一意孤行的困境。

远征俄国失败后，他依然自信地认为，打败他的只是冰天雪地的自然条件，而不是他的疯狂扩张和几近跋扈的自信。拿破仑认为，战争如同下棋，偶尔损失一子，不会影响全盘，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他的。

他没有预料到，欧洲的反法浪潮已日渐高涨。

首先是俄国，亚历山大正在积极地筹划着打击拿破仑的更大举措。亚历山大的越出俄国国境的兵力已达 11 万人。普鲁士也在极力扩军备战，一时间，经过紧张征军，兵力也达 8 万以上了。此外，英国以 100 万英镑及补偿一定的领土为诱饵，使瑞典也参加了这一反法阵营。这个时候，一个强大的、有俄国、英国、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的反法联盟已具雏形，惟有奥地利因顾及到路易丝为法国皇后，而没有表态，暂游离于法国及反法联盟之间。

拿破仑也在不遗余力地准备着。他一回到巴黎，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新大军团”。1813 年他提前征召了 1814 年度和 1815 年度新兵入伍，此举给拿破仑增添了 30 万新的生力军。

经过 3 个月的整编训练，拿破仑又在弗朗科尼亚集结了一支共约 8.5 万人的打击力量，即由第三、第四、第六军、近卫军和一个骑兵军组成的“美因军团”。这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正在奥得河一线集结的普俄联军，后者只不过大约 5 万人。

4 月中旬，拿破仑率领的美因军团开始穿过图林根森林沿着 1806 年 10 月耶拿战役开始时大军团所走过的同一道路北进。4 月 30 日，拿破仑将大本营设于魏森费尔期。此时他又从贝唐德的第四军抽调了两个师组建了一个新的第十二军，由乌迪诺指挥。此外，拿破仑还命令欧仁将易北军团主力南移，至哈雷和梅泽堡之间萨勒河下游的左岸集中。因此到 4 月 30 日，美因军团（8.5 万人）即与易北军团（6 万人）会师。先头军随即奉命跨过萨勒河向东开赴莱比锡。

由于缺少骑兵，拿破仑难以确知敌人的兵力及其部署。事实上敌军广为分散而且颇为混乱。库图佐夫元帅因战功被封为斯摩棱斯克亲王不久，便于 3 月 25 日于西里西亚去世。当时停驻于德累斯顿的沙皇下令维特根施泰因伯爵继任联军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正在将其军团主力向莱比锡以南 15 英里皮 124 高附近的埃尔斯特河集中。他意识到莱比锡将是拿破仑的第一个打击目标，他企图在法军渡过萨勒河后攻其右翼。眼前，联军可动用的兵力有俄军 3.5 万人，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 3.3 万人，另外还有一部分兵力在克莱斯特率领下据守莱比锡。这样，在数量上，拿破仑占有二比一略强的优势。

5 月 1 日上午，法军渡过萨勒河。不久，近卫骑兵就在里巴赫山溪与敌前哨遭遇。俄军第一次炮火齐射就击中目标，贝西埃尔被一颗炮弹炸死。他是拿破仑第二个在战场上牺牲的元帅。

正直、坦诚的贝西埃尔不幸牺牲，使拿破仑深感悲痛。更使他震惊的是迪罗克的死。包岑一战后，他正率兵追击普军后卫，忽然来人禀报大元帅中弹的消息，他开始简直不愿相信，

“迪罗克？你们骗我吧。他刚才还在我身边呢。”

一位军官证实了消息。他急急地赶到迪罗克的床头。迪罗克腹部炸裂，奄奄一息地躺着。皇帝拥吻他，想方设法给他安慰。大元帅神志还十分清醒，对皇上表示感谢，把女儿托付给他，并祝愿他取得胜利与和平。最后，迪罗克对拿破仑说：

“走吧，陛下，快走吧，这场面您看了会受不了的。”

拿破仑痛苦地站起身子，垂着双肩走出草屋，一边说：“再见，朋友，我们会见面的……也许不久就要相见……”

夜幕降临时拿破仑随内伊前卫到达吕岑，这是莱比锡西南 12 英里的一座小镇。第二天上午，拿破仑亲自在战场督战指挥，与俄普联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达万人之多。最后，维持根施泰因不得不把受重创的部队向东撤往德累斯顿。法军由于缺少骑兵未予追击。

吕岑会战后，拿破仑将部队又进行整编，并继续进攻联军。5 月 20 日，双方在包岑再次会战，此战役法军损失 1.3 万人，联军损失约 2 万人。拿破仑又取得了胜利。但这次战术性的胜利只不过是一场肥皂泡式的胜利。因为法军骑兵薄弱，未能坚决实施追击，没有扩大战果。

包岑失利使联军处于一种不妙的境地。他们在吕岑之战和包岑之战中接连遭受重大损失，普俄之间也开始出现纷争。沙皇以巴克莱取代了维特根施泰因。巴克莱认为目前难以取得军事胜利，坚持将俄军人西里西亚撤到波兰。于是，拿破仑 6 月 1 日占领了布雷斯劳。交战双方此时都急欲争取一段喘息之机。于是 6 月 4 日双方在普列斯维茨达成休战协议，休战期为 6 月底，后又延至 8 月 17 日。

后来，许多权威人士，包括内伊的参谋长约米尼在内，认为签订休战协议是拿破仑整个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个错误。这段喘息之机，也许更有利于联军，而不是法军。而另一方面，拿破仑的处境很危险，因为他现在置身于一个对他充满敌意的国度里。6 月 10 日，拿破仑在德累斯顿设立了大本营，并在这里挖掘战壕，修建一个强大的兵营，作为下一步作战的基地。然后，他着手改编军队，增强各部实力。

8 月初，拿破仑来到美因兹与玛丽·路易丝见面。他感到与维也纳的关系很可能要破裂，但他希望借他与奥地利皇帝女儿的结合恫吓“弗朗索瓦爸爸”。此外，他也想让玛丽·路易丝放心，即使奥地利宣布与他为敌，也决不会影响他对她的爱。

8 月 12 日，奥地利向法国宣战，加入反法同盟。这就使联军在人数上获得了对法军的明显优势。沙皇、奥皇和普王成立了一个联军司令部，以协调战略方针。战场上的最高指挥权则交给了施瓦岑贝格亲王。

奥地利加入联军阵营严重削弱了拿破仑的战略地位。因为一支部队如果通过埃尔茨山口走出波西米亚就可从南面迂回易北河一线，直指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事实上这正是联军的计划。联军组成了 3 个军团：西里西亚军团，9.5 万人，由布吕歇尔指挥。波希米亚军团，23 万人，由联军总司令施瓦岑贝格直接指挥。瑞典王储的贝尔纳多特指挥北路军团，计 11 万人，奥、普、俄、瑞四国联军总计达 43.5 万人，在数量上

已超过拿破仑 37.5 万人的打击力量。

8 月 17 日，停战期满，战争重启。联军开始发动攻击，而拿破仑却将主力预先集中在德累斯顿至戈尔利茨一带，他在这里修建了强大的设防兵营。准备用于对付联军的进攻。他的想法是以德累斯顿作依托点，静观一下联军的攻势如何发展。本来，他照往常的做法是应倾其全力摧垮布吕歇尔，然后向南对付施瓦岑贝格指挥的波希米亚军团，但他想过后却犹豫不决，故而导致失败。

拿破仑现在采取的措施是将部队分为两支，一支由乌迪诺指挥 7.2 万人，集中在德累斯顿以北 65 英里的卢考附近，以攻占柏林，另一支由麦克唐纳指挥，计 4 个军 10.2 万人，负责攻击布吕歇尔。由于兵力分散，两处却不幸遭到惨败。8 月 23 日，乌迪诺在离柏林 12 英里的格罗斯贝伦遭到普军猛攻，损失了 3000 人和 23 门火炮。8 月 26 日，麦克唐纳在奥得河支流卡兹巴赫河上，被布吕歇尔彻底击败，损失了 2 万人和 103 门火炮。拿破仑的打击力量已减少到 20.1 万人。

但是，8 月 26 日至 27 日，在德累斯顿防御战中，拿破仑还是取得了胜利。这次战斗击败了施瓦岑贝格的进攻，联军伤亡约 3.8 万人，损失 26 门火炮，法军损失只有 1 万余人。联军战败撤退时，拿破仑由于缺少骑兵而未能及时追击，以至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所以，德累斯顿战役虽然获胜，而且是拿破仑在外国土地上的最后一次胜利，但同包岑之战一样，这次战役在战略上影响不大。

两天之后，拿破仑属下的旺达姆第一军 3 万余人，由于孤军奉命“突入波西米亚”，结果在埃尔茨山的一条峡谷里，被克莱斯特的普军彻底歼灭。旺达姆本人也被俘。

乌迪诺·麦克唐纳和旺达姆接连惨败，两次表明拿破仑的领导控制能力正在衰退，法军的作战行动中假如没有拿破仑本人的积极控制，他的整个指挥系统就会彻底瘫痪。

德累斯顿战役后，拿破仑对于下一步行动有些举棋不定。就在他在各种行动方案间踌躇时，联军已展开了巨大的钳形攻势。布吕歇尔、贝尔纳多特、施瓦岑贝格率领各自的军团从三个方向向法军大军团包抄了过来。

10 月 10 日，拿破仑将他的大本营移到了莱比锡以北 20 英里的杜本。他决心在莱比锡进行一场决战。10 月 14 日，他又将大本营移到了距莱比锡东北不到 2 英里的一个小村庄罗伊德尼茨。这一次，拿破仑选择的这一战场十分糟糕，因为他的 19 万人马已被甩到了一个狭窄的圈子里，机动余地很小。

10 月 16 日，联军发动向心攻击，“民族会战”开始了，双方激战一天，胜负难分，交战双方各伤亡约 2 万人。第二天，双方喘息体整，拿破仑请求休战，但联军未理睬，因为拿破仑的外交伎俩他们早就领教够了。但联军也不急于重新开战，因为他们还在等待即将赶来的俄军。

10 月 18 日，战斗又开始进行。这天清晨，拿破仑视察了战场各地段。7 时正，联军发起冲锋，法军抵抗一阵后，终因众寡悬殊被迫退守莱比锡郊区。法军的炮兵将炮弹也几乎消耗光了。从早晨到傍晚的交战，双方损失都达 2.5 万人左右。夜幕降临后，拿破仑被迫放弃战斗，下令向西南撤退。幸亏从吕岑到魏森费尔斯和萨勒河谷的退路未被联军封闭。大

军团撤退时，狭窄的路拥塞不堪。在艾尔斯特过河时，由于一位工兵少尉的错误，在后卫部队未退过之前就把石桥炸毁了，结果，3.3万名法军后卫军和260门火炮全部落入联军之手。

拿破仑残部夺路逃往莱茵河。10月30日，在法兰克福，4万名巴伐利亚军挡住了他的去路，德劳特指挥50门火炮投入战斗，将其击退。11月2日，拿破仑到达美因茨，在此留下马尔蒙的3个军为后卫，自己则启程回了巴黎。

莱比锡之战就这样以法军的失败而结束了。此次战役的失败责任在拿破仑自己。由于他军事上的棋盘铺得太大，而他的思维的灵活反应能力又正在衰退。在具体战术指挥上也犯了错误，比如他让最优秀能战的军长达武坐守孤城汉堡，让圣西尔和穆顿闲居德累斯顿，这两方兵力有6万人闲置，如充分利用起来进行莱比锡决战，也可能会赢得会战胜利，但事实不是这样，拿破仑的军事之才，最终为其政治野心葬送了。

2 被迫退位

莱比锡战败后，拿破仑回到巴黎，法国平民的反应很冷淡。沿途没有以往的欢呼人群，没有鲜花和笑声。饱尝战争苦难的法国人民，已经倾尽了财力和人力，他们无限地企盼一个和平稳定、歌舞升平的环境。

法国军队中的将官元帅们也对拿破仑表露出厌烦再度征战的情绪。然而，拿破仑是不甘罢休的。尽管法国已三面受敌，危在旦夕，英国和西班牙的大军坐守西南，北方的贝尔纳多特大军磨刀霍霍，东面的布吕歇尔和施瓦本军虎视眈眈。反法联盟在兵力上已占有绝对优势，拿破仑仍决心组建一支新军对反法联盟决一死战。

通过搜罗各团留守人员以及提前征召1815年度新兵，到1814年1月初，拿破仑又组建了一支野战军，其实力达10万人，其中骑兵1.2万人。他将这支野战部队的主力集中于夏龙附近的马恩河边。

1月25日，拿破仑离开巴黎，亲赴战场。此前的两天，他曾手挽着玛丽·路易丝，怀抱着小罗马王，走到朝野大臣和将士面前，颇为激动地说：“诸位先生，我最为心爱的就是我的妻子和娇儿，现在，为了法国人民的利益，我要奔赴前线去了，我把我最心爱的妻儿交给你们，希望你们不要分裂，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我真诚地希望和请求各位，你们能做到吗？”

看着泪水盈眶的路易丝王后和衣着国民自卫军服装的小罗马王，人们不由地为拿破仑诚挚的话语和伟大的情怀所感动，不少人都哽咽着呼喊：“皇帝万岁！”

拿破仑知道战争不能没有他的亲自指挥，他任命自己的妻子玛丽·路易丝为帝国摄政，兄长约瑟夫辅助执政，他自己若有不测的话，小罗马王即可在母亲的摄政下执政了。

拿破仑此时，是怀着一种凛然的情怀来做离别前的准备的。

拿破仑到前线后，与敌人的首次遭遇战发生在他来说十分熟悉的布里埃纳，即他35年前的就读之地。此役双方各伤亡约5千人。2月1日夜，拿破仑将左翼撤至瓦里河后面的莱斯蒙特，右翼撤至特便瓦。

此时，占绝对优势兵力的联军决定分兵进军：布吕歇尔进军西北，

直指巴黎；施瓦岑贝格则取道塞纳河畔巴尔和桑城向正西开进，尔后沿塞纳河谷经枫丹白露至巴黎。联军此举正中拿破仑下怀。拿破仑迅速利用敌人分兵之机，决定首先打击对巴黎直接构成威胁的布吕歇尔。

在2月10日至14日之间，拿破仑接连指挥部队在尚波贝尔、蒙米赖、夏托蒂埃和沃尚的几次会战中，打败了西里西亚军团的前卫和侧卫，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此时南面的情况却不太妙。他曾留下维克托和乌迪诺什3.2万人扼守塞纳河口，对抗施瓦岑贝格。在沙皇催促下，施瓦岑贝格的部队在塞纳河上的布雷对维克托发起攻击，夺取了该地的桥梁。维克托北退25英里到达楠吉，这使朝巴黎的大门敞开了。拿破仑非常焦虑，他留下莫蒂埃和马尔蒙监视布吕歇尔，自己又率近卫军前往塞纳河救援。16日，拿破仑抵达吉纳。他与施瓦岑贝格的部队在楠吉交战，将企图渡过塞纳河的敌军击退，使施瓦岑贝格退至特鲁瓦，战局似乎有所扭转。

但拿破仑低估了敌人，此时他认为胜券在握，对败退的施瓦岑贝格进行猛追。从塞纳河一直追到特鲁瓦，施瓦岑贝格的部队数量上是拿破仑的两倍，却不战而走，一直退到了奥布河之后。但是时间的滞延有利于联军而不利于拿破仑，贝尔纳多特的3个军在比罗的指挥下正从北面向布吕歇尔靠拢，布吕歇尔却正在穿过马恩河与塞纳河的中间地带向塞赞推进，逼近巴黎。现在拿破仑才意识到布吕歇尔是他最危险的敌人，拿破仑立即开往拉费尔附近的马恩河畔，想渡河去追布吕歇尔，但布吕歇尔过马恩河后炸毁了桥梁，使拿破仑受阻了36小时。

3月3日，布吕歇尔在苏瓦松与瑞士的比罗生力军会合，苏瓦松的守军不战而降，这使拿破仑大为震怒。布吕歇尔现在拥有10万余人的队伍，但他仍然撤退到了拉昂。拉昂以南9英里处，有一片隆起的长20英里的陡峭山脊，人们称为“贵妇之路”。布吕歇尔将俄国的沃隆佐夫军部署在山脊之上，其左翼以克朗村为依托。3月7日，拿破仑追兵到达后，即命内伊指挥的法军前卫，对这一坚固阵地发动正面进攻，双方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血战竟日。直至拿破仑将近卫骑兵和近卫炮兵拉上去以后，俄军才退至拉昂另一道几乎同样坚固的阵地。双方各伤亡约7000人。翌日，拿破仑进至拉昂阵地，冀图决战，最终摧毁布吕歇尔。然而他在战术上却错误地将进攻力量分为两股，分别由苏瓦松和兰斯的公路前进。“贵妇之路”北部森林密布的丘陵将两支部队分隔开来，内伊在左，取道苏瓦松攻击拉昂；马尔蒙在右，自兰斯方向前进。由于布吕歇尔的哥萨克骑兵在两条公路之间巡逻，这两支部队无法进行通信联络。内伊的进攻在拉昂西南受阻，而右翼马尔蒙军遭到约克和克莱斯特的夜间突袭。法军惊惶不安，全军被逐回埃纳河，损失2500人和45门火炮，在极度的疲劳和紧张之中，法军难以支撑，开始崩溃。

布吕歇尔的韧性战斗终于拖垮了拿破仑。南面50英里外的塞纳河前线也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施瓦岑贝格又重新活跃起来，将乌迪诺和麦克唐纳从奥布撵回普罗万附近地区，巴黎又处在危险之中。拿破仑迅速东进，向兰斯扑去，3月13日在此打败圣普里斯特的俄军，然而，他也开始意识到大势已去。为解巴黎之危，他构想了一个从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两军间隙东进，直抵圣米耶尔附近的默兹河畔的冒险计划。意在救援摩泽尔河上游梅斯和蓬塔穆松各处被围困的法国守军，以获得新

的力量，加强他那支疲惫不堪的部队。他认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可威胁奥军的交通线并迫使胆小的施瓦岑贝格退往莱茵河。但这是一个近乎狂妄的计划，按此计划莫蒂埃和马尔蒙将率 1.7 万人留过巴黎，抗击布吕歇尔 10 万大军。

3 月 22 日，拿破仑开始东进。在维特里勒弗朗索瓦发现有奥军重兵把守后，便改而在其南面渡过马恩河，继续向东开赴圣迪齐埃。不幸的是，他写给玛丽·路易丝皇后的一封信泄露了这一计划：

“我决定东进马恩河以迫使敌军远离巴黎，并将敌军吸引到我的要塞附近来，今晚我将驻扎在圣迪齐埃。再见，亲爱的！吻我的儿子。”

这封信为布吕歇尔的哥萨克骑兵所截获，因此，拿破仑的全盘计划悉为联军掌握。联军抓紧时机，继续联合行动，直逼巴黎。施瓦岑贝格留下一支 8000 人的骑兵牵制拿破仑 4 万人的东进部队，即于 3 月 25 日向西挺进，在香槟一带与莫蒂埃和马尔蒙遭遇，遂一举将其击溃，法军损失 9000 人和 50 门火炮。向西南方向运动的布吕歇尔则一路畅行无阻，未遇任何抵抗。联军 27 日在莫城渡过马恩河下游。约瑟夫遵照拿破仑事先指示偕同帝室和宫廷成员逃往朗布依埃。

此时，正着手向东进行军事冒险的拿破仑，29 日才获悉马尔蒙与莫蒂埃在香槟地区惨遭失败，但在他认识到由于未能对巴黎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已经铸成大错。但他觉悟得太晚了。他取道特鲁瓦实行强行军，于 30 日晚抵达巴黎以南 12 英里的儒维西。在这里他知道巴黎已于几小时以前投降，联军比他抢先了一步。他精神彻底崩溃，无可奈何地南退 30 英里，撤往枫丹白露。

此时，他仍旧拥有达 9000 人的忠实的近卫军，尽管经过长途跋涉已疲惫不堪，他依然打算率领他们进军巴黎。然而，这时的巴黎已成为联盟军的天下。在巴黎的塔列朗和富歇串通一气，与反法联盟军日夜密谈，妄图把拿破仑赶尽杀绝。他们怂恿反法联盟军不要给拿破仑任何一个喘息机会，不能同意拿破仑的儿子继位，极力推崇波旁王朝继位。结果，路易十六幸存的长兄普罗旺斯伯爵被宣布为法兰西国王，号称路易十八。

避难在枫丹白露的拿破仑尚不死心。尽管元老院已经投票废黜了他，但他仍深信手下将士会支持自己的。4 月 6 日，他把手下的将士叫到面前，颇动感情地道：“你们跟我出生入死，冲锋陷阵数年，我很感激你们为法国所做的一切，我同样感激你们将拥护我儿子继承王位的决定。你们能拥护并愿意我的儿子继承王位的，不是吗？因为只有他才与你们有共同的感情、共同的利益与共同的出身。你们能吗？”

将士们不再给拿破仑保证什么了。此时的法国局面也不允许他们再做选择了，他们不会再举起刀枪去为一个衰落的昔日帝王而战了。

拿破仑的心碎了，他几乎声泪俱下地对科兰古说道：“这些家伙已经没有了心肠。当年我们跋涉在埃及，激战在波兰时，同生死，共患难，一致对外，怎么现在都变得个个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了吗？马尔蒙曾是我器重的青年，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培养，没想到他投降于敌人。与其说我是被命运击败的，倒不如说是被战友的自私自利和无情无义所击败。科兰古，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一向以坦白直率、友爱深情来对待他们的，这是为什么？”

科兰古看着几乎被山一样的负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法国皇帝，也难以对答。

拿破仑无奈之下，终于在桌前默默签署了退位诏书，并在签完字后，向身边的将士们说：“现在反法联盟一致认为我是维护欧洲和平的障碍，我的存在使欧洲人民都不得安宁、和平地生活。所以我为了法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郑重宣誓，我及我的后代都放弃法国和意大利的王位。希望你们在波旁王朝中善自珍重。”

一下子似乎苍老了 10 年的拿破仑，说出这番话来，使将士们极为感动，他们都不由自主地亲吻着拿破仑的手哭了。这些将士不愿意再跟拿破仑去打仗，并不代表他们对拿破仑没有了友谊。毕竟，拿破仑卓越的军事天才和智慧曾带领他们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当亚历山大在巴黎接到拿破仑宣布退位的签字文件时，他诡笑了。他终于用自己的足智多谋、狡猾阴险和自然条件打败了拿破仑的英勇果断、狂妄扩张和冒进。原来，他只向拿破仑一人表示过敬畏和屈服，现在，他再也不会向欧洲的任何一个人低下他高贵的头颅了。

后来，反法联盟军同意拿破仑继续使用皇帝这个名称，但只限在厄尔巴岛使用，小罗马王和玛丽·路易丝可得到在意大利的独立领地。

拿破仑曾经辉煌璀璨的王朝就这样结束了。

第十一章回光返照的“百日皇朝”

1 厄尔巴岛

拿破仑被迫同意退位后，他的周围即变得冷冷清清。大臣、将军们纷纷投靠波旁家族，皇后玛丽·路易丝也带着儿子去了朗布伊宫，准备接受同盟国的帮助。他的身边，此时只留下为数很少的几位忠心耿耿的知己：马雷、科兰古、德鲁奥、贝特朗、康布罗纳。

4月12日夜里，拿破仑曾企图自杀以了结生命，他吞下了一瓶随身携带了很久的毒药丸，但因药力失效没有被毒死。寻短见未成，他又坚定信念活了下来。此时，同盟国答允仍让他保留皇帝称号，但必须到科西嘉附近的厄尔巴岛去。

4月20日，拿破仑在俄、奥、普、英的监护和千余骑兵的簇拥下，开始向厄尔巴岛进发。10天后他到了厄尔巴岛。此岛位于科西嘉东面50公里处，接邻意大利。面积2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1万多人。在中世纪起分属比萨、热那亚、西班牙、意大利等国。1814年时曾属拿破仑在意大利的领地。这个岛盛产金枪鱼等多种水产品。岛中群山巍峨，奇峰林立，最高峰海拔1000多米，气势颇为壮观，山上多是野花蔓生，果枝累累，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小岛。根据枫丹白露条约，拿破仑保留帝号，但其活动范围及主权之地都仅限在这个小岛上。拿破仑被允许保留400名士兵的武装力量。同时，大约有700名的老近卫军士兵也自愿行军来到厄尔巴岛保卫拿破仑。

厄尔巴岛环境不错，拿破仑开始好像还满意岛上的生活。他组织了一个微型国家，修建了海港，组建了一支小舰队，在波托·费拉约建造了一座都市房屋，又在桑马提诺修了一座乡间别墅。他修筑公路，整顿铁矿的开采，通过训练、检阅、演习，保持由800名老兵组成的那营人马的健康体魄和旺盛的斗志。每天一大早，他还骑马在岛上的小径奔驰，身后跟着几位军官。他的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活动场地越小，他越爱奔走。英国特派员尼尔·坎贝尔爵士说：“他好像在不知停息的运动中得到很大乐趣，为看到陪同他的人累得精疲力竭而高兴。”他组织了一个正式的随从班子。贝特朗就任大元帅，德鲁奥为军事总督，康布罗纳为近卫军司令，佩鲁斯为总监督员。4名内侍从地方显贵中选定，弗洛·德·博勒加尔为首席医生。另又挑选了35名仆人和100匹马。

到厄尔巴岛10天后，拿破仑效仿遥远的杜伊勒里宫的仪式，举行了一次聚会。出席的人五花八门。应邀的还有50名普通市民和商贾出身的妇人，一个个装饰可笑，举止笨拙。拿破仑神情严肃地在这个有名无实的宫廷前出现。他显得和蔼可亲，兴致勃勃，与所有的男女宾客说话。

拿破仑盼望着玛丽·路易丝和儿子到来，给她写了很多信，但玛丽·路易丝把孩子托付给梅特涅，又抛弃了丈夫的荣誉，选择了奈珀克将军，在奥地利过上了不光彩的生活。

拿破仑在事业塌崩溃后，仍不能忘记给约瑟芬争得一份不菲的财产所得，作为自己对往日情怀的珍重。但是此时的约瑟芬，却早已把拿破仑抛出了自己的记忆之外。约瑟芬看到拿破仑这棵大树倾倒，再不能作为她终身的依靠，便马上换掉了一向凄艾痛楚的面目，来到女儿奥坦

丝身边，把马尔梅松宫变成了一个奢华的社交场所。她在这个场所内开始广泛结友结帮，一时间，打败她前夫的敌人们，纷纷乘着马车，来到这座香艳富华的宫内充分享受。

其中，亚历山大成了最殷勤的、也是最受约瑟芬重视的客人。

但是，约瑟芬最终吞下了自酿的苦酒。8月24日，宴会后她赤裸着肩膀陪同亚历山大在花园中散步到深夜。年龄使她耐不住这场风寒，发烧咳嗽，最终因肺炎不治而亡。

后来有历史学家评价说，拿破仑的两个妻子都不值得他爱，都没有给拿破仑带来过完美的感情。

拿破仑在岛上居住时，他的母亲和妹妹波利娜也自愿来到岛上伴他生活过。拿破仑还发生过几次短暂的艳事。一位是自愿为厄尔巴岛效劳的意大利少校的妻子引起了他的兴趣。此人是科隆巴妮夫人，拿破仑把她给了波利娜当女伴。两人的暧昧关系不甚明显，且持续时间不长。另一位是贝尔里尼夫人，她是西班牙人，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但却活泼、迷人，尤其是舞姿非同凡响。最后一位是美丽动人的莉兹，在对克卢宫时曾得138到皇帝一时的宠爱。她不忘旧情，于一个早晨来到了波托·费拉约，现称莫洛伯爵夫人。拿破仑也把她安排在波利娜身边，与她又恢复了昔日的特殊关系，但十分谨慎。

拿破仑在岛上住了近10个月后，他感到越来越不安了。尤其是近几星期来，一些保皇分子阴谋劫持、甚至杀害他。他得知了这一消息，跟坎贝尔谈起内心的担忧。枫丹白露协定的条款没有一项付诸实施。波旁家族没有支付承诺的年俸。尽管很节俭，拿破仑的个人资金已逐渐减少，不久就难以给仅有的那些士兵发放津贴、供养他们。这莫非是想迫使他遣散手下的士兵，完全听任强者的摆布？无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和会上，人们公开提出要挤走他在厄尔巴岛上的那帮残兵败将，干脆把他作为普通罪犯流放到亚速尔群岛或圣赫勒拿岛去。

对此，拿破仑无法忍受。

“我是个兵士，”他对贝特朗说，“假使他们要来杀害我，我会挺起胸膛，但要流放我的话，我决不答应。”

在法国，新的君主实在愚笨，不善于借助王族古老而巩固的根基。复辟之举刺伤了人心，使人们恐怕财产难保，惶惶不安。原兰斯的副省长，年轻的弗勒利·德·夏布隆受马雷派遣，前来禀报拿破仑，法国人心浮动，军队蠢蠢欲动。拿破仑是个懂得掌握最佳时机冲锋的人，他知道，此时不论是法国内部，还是欧洲大陆，都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局面，一种颇利于他重新“出山”的局面，他在考虑了整整一夜之后，便下定了决心，要尝试一下新的命运。再说，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保护自己，重新获得妻儿。一连几天，他一直在考虑此事，但跟谁也没有说。接着，他向贝特朗和德鲁奥透露了计划。贝特朗表示赞同。他和妻子与所有跟随拿破仑的人一样，不愿困死在这厄尔巴岛上。德鲁奥要更有心计，他觉得这样轻举妄动，对拿破仑和对法国来说都很危险。不过，他忠心耿耿，很快被皇帝说服。直到临行前，拿破仑才告诉了母亲。年迈的老母亲十分惊愕，一副发僵的神态，说道：

“去吧，孩子，去完成您的命运吧。”

接着，她当着马尔商的面禁不住抽噎起来。

妹妹波利娜万万没有想到拿破仑会采取行动，正在准备一次欢庆活动，听后简直惊呆了。她预感到大难将再次临头，哭泣着把一串钻石项链交给马尔商说：

“不幸的皇帝有可能用得着这串项链。要是他真的遭到厄运，马尔商，千万别抛弃他！要好好照顾他……”

拿破仑嘱咐母亲和妹妹在波托·费拉约等待，在适当时机再派人来接她俩及其仆从。1815年2月26日，趁英国特派员去里窝那游玩之际，他命令士兵在夜幕降临时登上了为数有限的几艘舰只，接着自己上了“无常”号双桅船。开始时，海上风平浪静，皇帝在甲板上烦躁地踱步，焦急地等待起风。拂晓时分，风终于起了，把他带向生命的倒数第二页，他要尽自己的力量再掀翻一个世界。

走后的第二天，英国人赶到空无一人的米里尼的那座房子，发现皇帝卧室的床头柜上放着一部有关查理五世的著作，记载着他让位的那一页打开着……

2 重返巴黎

在途中，拿破仑奇迹般地避开了英法舰只的监视，在昂蒂布附近的儒昂湾安然登陆。他没有走那条给他留下了极坏记忆的罗讷之路，而是经迪涅、加普，取道行走更加艰难，尚未解冻的阿尔卑斯山区。始终爱国的民众在路旁欢迎他。他经常拄着一根拐棍，在他那支小部队的士兵身边徒步行走，灰色大衣的垂尾迎风摆动。他虽有些发胖了，但只要一微笑，脸庞马上显得年轻、纯洁，仿佛身上笼罩着超人的光晕。

来到拉弗雷隘口，面对受命前来堵截的一营步兵，拿破仑豁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敞开胸膛，指着心口。一支支枪全垂下了。士兵们纷纷跪倒在他脚下，亲吻他的衣服、双手。也许，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时刻，他双膝颤抖，双眼噙着泪花。

“大功已经告成。”他对贝特朗和德鲁奥说，“10天之后，我将进入杜伊勒里宫。”

面对着狂欢的士兵，拿破仑不禁心潮澎湃地说道：“士兵们！你们一直是法国人民最英勇的护卫者。我也是跟你们一样，为了法国的利益，冲破了重重险阻，终于又能与你们一道并肩效力于法国人民了。是你们在过去的岁月中维护了法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利益，今天我依然呼唤你们、人民也依然在盼着你们重新聚集在鹰徽旗帜下，为法国的自由民主而努力。我们今天能在一起消灭干预我们民族自主的敌人，将来，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是我们捍卫了法国的利益，是我们清洗了法国的耻辱，是我们完成了法国帝业的最后辉煌：这辉煌将永远记在法国士兵的功劳簿上，永远记在法国人民的心中！”

法兰西无法抵抗他的到来。法国虽然有国王、亲王、大臣、省长，但只要拿破仑一出现，这部强大的机器就立即瘫痪。将军们给他送来了团队，市长们拱手交出了城市。国王面对伟大的拿破仑重新出现，自愧不如，很快逃之夭夭。

拿破仑带领800卫士和四门野炮穿山越岭，向北前进，一路无人问津。3月7日抵达马尔香德的第七军区驻地格勒诺布尔。马尔香德派出步

兵第5团在一山口阻止拿破仑。该团是当年跟随拿破仑进行意大利战役的团队之一。军官下令对前来的队伍开火，拿破仑翻身下马，迎着瞄准的枪口走上前去，他解开上衣，露出胸脯，高喊道：“第五团的弟兄们，你们不认识我吗？”士兵们放下武器，报之以热烈的欢呼：“皇帝万岁！”

从这时起，拿破仑的北进变成了一次凯旋仪式，各地守军纷纷扔掉白色的波旁帽章，加入到拿破仑的行列里来。3月10日他抵达里昂，驻此的麦克唐纳元帅和阿图瓦伯爵已闻风而逃，通往巴黎的道路畅行无阻。

13日，他继续北上。拿破仑的老部下内伊元帅坚信“拿破仑将如同莫斯科河战役的第二天那样受到欢迎”，他抵挡不住拿破仑的召唤。见面时，拿破仑亲热地与他拥抱，毫无责备的意思。2天后的晚9时，拿破仑进入巴黎城。狂热的人群把他从马车里连座位一起抬出，欢呼着抬他进了杜伊勒里宫。他的心脏激烈地跳动，几乎到了窒息的地步。他闭起双眼，听到在他前面倒退着向前为他开道的老朋友拉瓦莱特轻声道：“啊，是您来了，是您！”

拿破仑进入巴黎受到的欢迎是几近疯狂的。不少贵族们也躲在一旁暗暗叹息：“魔力——拿破仑具有魔鬼般的魅力，人们几乎无法抗拒他的号召，只要他举起旗帜，人们马上就走火入魔般地跟他挥戈跃马。”

拿破仑也颇自豪地说：“我是凭着法国人民和军队士兵的信任被重新迎接来的。我没有动用一枪一炮，没有依靠缪拉的帮助。我知道人民和军队依然没有忘记我，依然敞开胸怀来拥抱我。”

他以前的朝臣大都又回到他身边，如康巴塞雷斯、达武、德克雷、马雷。甚至富歇也不例外，对拿破仑的归来毫不诧异。拿破仑与他们倾心交谈，仿佛他昨日下班今日上班似的。现在，经过了惊人的动荡之后，他终于又回到宫殿。群众的欢呼声震天动地。当天晚上，乔治小姐满腔热情，身着饰有紫罗兰花纹的裙服，出现在掌声雷动的宫殿小剧院，登台为这位伟大的法国人演出。昔日陪伴、服侍拿破仑的妇人中，迪夏泰尔夫人捷足先登，重任宫殿贵妇。拿破仑高兴地接待了她。不过，对前来拜访的朱丽和奥坦丝，他很不热情。因为在他流放期间，俩人不闻不问。不过拿破仑还是宽恕了她们。最使拿破仑痛苦与失望的是玛丽·路易丝。被维也纳驱逐出来的梅纳瓦尔为他揭开了事实真相：玛丽自觉自愿地投到盟国君主的保护伞下，把孩子托给父亲弗朗索瓦，自己却与奈珀克甜蜜相处。他还说，这位奥地利女人撵他出奥地利时，还请他代向拿破仑提出要求，要求他同意和和气气地分手，因为这已经势在必行。拿破仑听后，气急败坏，目光茫然，面如土色。儿子被软禁，妻子被引诱，现在冒险一场还有什么用处呢？失望之余，他反而更加努力奋斗，嘴上虽然不说，但心头的那线希望始终存在：倘若他取胜，必定可使同盟国松开手中的猎物。在胜利到来之前，出于对前途的考虑，也出于面子，他把对皇后的耻辱行为的憎恨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平时提起她时，他总是讲究分寸，不失情分和尊重，说玛丽·路易丝不在他身边，是由于她家庭的粗暴拦阻。此后，他对妻儿就再未多说什么。

拿破仑现在费尽心机的是如何唤醒士兵的斗志，充实已经空虚的国库，并尽快建立赖以安身立命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明白，敌人是不会让他有喘息机会的。但此时建立强大部队却困难重重。在波旁王朝统治的

10 个月里，由于经济萧条，军队已大幅度裁减，连征兵制度也被路易十八废除了。为了征得兵员，拿破仑号召业已复员的军人以及遣返的战俘归队，同时召集国民自卫军。同时，他还下令蒂尔和凡尔赛兵工厂立即生产 15 枝步枪，甚至授权到英国或瑞士购买 25 万枝步枪。除了兵员与武器外，拿破仑最缺乏的还是有能力指挥官。乌迪诺、圣西尔等九位元帅现在已拒绝为他效劳，4 月 10 日，他又下令将马尔蒙、贝尔蒂埃、维克托、佩里格隆、奥热罗和勒费弗尔从元帅名单上清洗出去。并重新起用了塞纳、苏尔特、内伊、莫蒂埃、絮歇和布律纳、格鲁希等人当了军队指挥官。

到四月底，拿破仑已颁令正式组建成了 4 个新军团，即北方军团、摩泽尔军团、莱茵军团和阿尔卑斯军团，并组建了 3 个“观测军”保卫侏罗、瓦尔和比利牛斯边境。为了对外造成防御假象，他又下令达武在巴黎周围修建一条要塞防御带。其实他真正的战略计划是尽早发动攻势，先发制人。

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脱离监视并返回法国巴黎后，各反法同盟国都十分震惊。他们随即停止了相互为瓜分不匀而引起的争吵，重新形成了同盟的团结一致，并于 3 月 7 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拿破仑为“世界和平的干扰者”，将不受法律保护。3 月 12 日，肖蒙条约又重申这一立场，奥、英、普、俄四大盟国同意各自出兵 15 万参战，粉碎这个篡位者。英国威灵顿公爵守命指挥英荷联军，立即向法国边境推进。与此同时普士军队在布吕歇尔指挥下，也奉命向法国出征。

拿破仑这一次决意不再重蹈 1814 年覆辙，为了不作困兽之斗，他决定以快制敌，主动出击。6 月 13 日，拿破仑的北方军团总计已达 12.02 万人，在菲利普维尔至博芝特之间 15 英里的正面上已完成了集结任务。

3 滑铁卢之战

大军团部署完成后，拿破仑即于 6 月 12 日清晨离开巴黎，当晚到达拉昂。在这里他会见了正努力组建骑兵预备队的格鲁希。法军 4 个骑兵军还未开往边境，拿破仑有点恼火，因为他的参谋长苏尔特未给骑兵作任何指示。

两天后，拿破仑经阿韦纳进至博芒特，在这里他颁布了一道详细命令，要求部队次日拂晓开始行动，夺取桑布尔河上的桥梁。并使全军渡过此河。该桥为普军把守，法军没费多大力就击退了普军。当日下午，法军工兵又炸毁了普军在沙勒罗瓦桥上的障碍物，部队才全部渡过桑布尔河。

拿破仑的法军从桑布尔过河使威灵顿大出意外。他原以为法军会取道莫伯日和蒙斯的布鲁塞尔进军。而布吕歇尔对法军的入侵虽然反应很快，但他接着下令将分散的部队集结到沙勒罗瓦东北 12 英里的桑布里费，这又造成了一个失策。

6 月 15 日下午，一直闲着没事的内伊元帅来到沙勒罗瓦向拿破仑报到，拿破仑随即口头命令内伊指挥部队左翼，向北进至哥西里斯，扫荡驻守该地的普军后卫。内伊立即遵命进至哥西里斯，普军东退至劳拉斯。与此同时拿破仑也给格鲁希元帅下达命令，令其指挥右翼，将普军逐至

马斯特里赫特。

6月16日，拿破仑在给内伊的指示中又写道：“我正令格鲁希元帅率第三军和第四军前往桑布里费，并将近卫军部署于费劳拉斯，我将于午前抵达该处。我将攻击一切遭遇之敌，扫清道路，直达耿布劳斯。在那里，根据事态的发展，将于下午3时或傍晚再作出有关决定。新的意图是一旦作出决定，你必须准备好向布鲁塞尔进军，我将以近卫军支援你，届时近卫军可能位于弗劳拉斯或桑布里费，而我则希望明晨进驻布鲁塞尔。你的先头师应在卡特尔布拉斯以外5英里，其余6个师则应在其周围地区……在这次战役中我所采取的总方针是将部队分为两翼和一个预备队。你这一翼将由第一军的4个师、第二军的4个师、两个轻骑兵师和克勒曼骑兵军的2个师组成，共约4.5万至5万人。格鲁希元帅将指挥右翼，其兵力大体相当。近卫军担任预备队。我将视情况在两翼之间来回移动。”

这些指示已十分清晰地说明了拿破仑的作战计划，他想象着格鲁希将普军逐至马斯特里赫特，而他自己则将以内伊为前卫进军布鲁塞尔。

拿破仑发出命令不久，就收到了格鲁希的一份报告说，兵力强大的敌军已于夜间由那慕尔方向逼近，并在利尼附近展开。左翼也报告了敌军正在卡特布拉斯集结。拿破仑立即又令内伊集中两个军和骑兵攻击消灭他所遇到的一切敌人。接着，拿破仑赶到达弗劳拉斯，侦察了利尼的敌军阵地，以为正面只有齐曾一个军，于是决定对其进攻。下午3时法军开始攻击，布吕歇尔指挥还击。其时法军有兵力3.8万人，而普军有7万人。交火后拿破仑意识到普军的兵力比他想象的大得多，随即又令内伊增援。到傍晚援兵未至。其实在8英里外的沙勒罗瓦还有洛鲍的第六军，无法解释的是拿破仑根本就没有使用它，他最后把近卫军拉上去，才突破普军中央，迫使普军撤退。这一仗普军损失了1.6万人和21门火炮，法军也损失了1.1万146人。

与此同时，西北6英里的内伊指挥法军左翼也正忙于作战。接到拿破仑指示后，他命先头军军长雷耶立即将据守在卡特尔布拉斯十字路口的敌军驱退，但此时威灵顿指挥的部队已来增援，雷耶在数量上已属劣势，到下午2时还未展开进攻。内伊派人通知戴尔隆军增援雷耶，但戴尔隆已不知去向。下午4时15分，当内伊先头军战斗正酣时，苏尔特又传来了一份命令：

“皇帝指示我通知你，敌军已在桑布里费和布尔埃之间集结，格鲁希元帅将于下午2时30分以第三军和第四军发起攻击。陛下的意图是你应大胆攻击当面之敌，将敌逐退后，即移师支援右翼，协助围歼敌人。”

内伊又恼又困惑，他的先头军正在激战，难以撤出，而戴尔隆军却不见踪影，显然出了意外。原来，拿破仑的随从参谋之一拉贝多瓦埃将军曾送来一份拿破仑用铅笔草书的命令，要求戴尔隆军向东运动，对利尼的普军阵地实施迂回。戴尔隆接令后，向利尼战场开去，刚开始时，内伊又召他回弗拉斯尼斯，结果他顺原路又折回，整个下午，他率领2万人和46门大炮在两个战场间往返奔波。如将这支兵力投入任何一个战场本来是可以产生决定性战果的。显然，拿破仑指导战争的能力已经衰竭了。

黑夜降临时，戴尔隆才回到内伊的指挥控制之下，但已太晚了，无

法继续作战。威灵顿的增援部队源源而来，内伊损失四千余人，被迫退往弗拉斯尼斯，威灵顿的伤亡略高于内伊。

6月17日上午，拿破仑接到格鲁希报告，他回报说，敌军正向那慕尔全面溃退，他已截住敌军后卫，缴获8门大炮。其实，他弄错了，落入他手里的只是一个炮兵连，他们在寻找弹药场时迷了路。除少数掉队者外，整个普军实际上向北穿过耿布劳斯开往瓦弗。这份报告使他错误地判断：布吕歇尔正通过那慕尔和列日向马斯特里赫特溃退，而威灵顿的部队现在可以听其摆布了。实际上他这时的情况已很不妙了。

上午9时，拿破仑骑马巡视了利尼战场，慰问了绷扎所的伤员，检阅了部分部队。天色已晚，他又给格鲁希下达了一份作战命令：

“率派加尔将军的骑兵军、第四轻骑兵军、埃克曼将军的骑兵军、从第六军抽调的特斯拉将军师以及第三、第四军继续向耿布劳斯前进，你应向那慕尔和马斯特里赫特派出侦察力量，追踪敌军，查明敌军退却方向，报告敌人行踪，这样我就可以判断敌人意图。我的大本营即将移至卡特尔布拉斯，今晨该地仍有英军据守。”

在这份作战命令中，拿破仑犯了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性的战略错误，以至导致他的最终垮台。他为了侦察布吕歇尔军队的行踪，竟派去了格鲁希率领的3.3万人和96门火炮，几乎动用了其兵力的三分之一。其实，用一个骑兵军配一个步兵师就足可完成任务了。

拿破仑的意图是与其左翼追击并摧垮威灵顿的军队，但由于内伊在6月17日整个上午消极怠战，这一意图大大落空。下午2时，拿破仑抵达卡特尔布拉斯时，内伊的部队依然停留在弗拉斯尼斯附近的宿营地。过了一阵子，内伊和戴尔隆才赶到。内伊辩解说他之所以未能占领卡特尔布拉斯是“因为威灵顿全军占领了该地。”事实上，当时该地仅有英军6个骑兵旅组成的后卫在据守。

眼看到手的猎物溜走，拿破仑不禁大发雷霆。他催动灰色的阿拉伯快马，率领米豪德的两个骑兵师亲自追击。到达卡特尔布拉斯时，尤布里奇指挥的英军以一连串的炮火迎接他。随后，尤布里奇即命令其骑兵旅退往滑铁卢。此时，一场罕见的大雷暴雨突然大作，骤雨倾盆而泻，地面顿成泽国，骑兵只能在修筑的公路上行进。往前走3英里，是热纳普，布鲁塞尔公路在这里穿过一条名为迪勒的小河。英军骑兵开展后卫战阻滞尾追的法军，但阻滞时间不长，法军仍继续追击了6英里多路，直至最后撞到圣让山脊威灵顿的炮后阵地的炮口上才停了下来。

当晚拿破仑在距威灵顿的前沿约两英里的勒凯卢农庄过夜。部队犹如落汤鸡，吃的也没有了，靠在热纳普背后的公路两旁露宿。18日凌晨2时，拿破仑收到了格鲁希的一份报告：

“3万敌军继续退却……普军似分为两个纵队：一支很可能已取道华汉走上瓦弗公路；另一支似已直驱佩尔维兹。由此可以推测，其中一部分兵力可能与威灵顿会合，中路的布吕歇尔部队则有可能退往列日。弗劳拉斯战役以后，有一支普军已取道那慕尔公路。”

格鲁希指挥两个骑兵军经过整整一天的侦察所作出的这份报告并不是十分清楚的。但它还是暗示了至少有部分布吕歇尔的部队试图与威灵顿会合的可能性。尽管当时送信的传令官表示请立即给予答复，并让他把新的指示带回去，但是拿破仑一直毫无动静，直到8小时后苏尔特才

奉命给格鲁希下达了下述指示：

“皇帝已收到你从耿布劳斯送来的第一份报告。你仅仅向陛下报告有 2 支普军纵队穿过索维尼埃和瓦汉，但我们获悉还有第 3 支颇为强大的纵队在瓦弗方向穿过热里和让廷。皇帝指示我通知你他现打算进攻在苏瓦纳森林附近的滑铁卢布阵的英军。因此，陛下希望你指挥部队向瓦弗运动，以便向我部进一步靠拢，保持作战联系，沟通我方交通线，驱逐你前面已侵入该方向并可能已在瓦弗附近的普军，你应尽快地到达该地。

“你应派若干轻骑分队，跟踪你右侧的敌军，以便观察敌人动向，捕获其掉队的士兵。”

这份指示说得很清楚，拿破仑并未要求格鲁希提供任何增援，他确信普军正在逃亡中，而格鲁希的任务是赶到瓦弗，插入普军与滑铁卢之间。

6 月 18 日，拂晓前，拿破仑与苏尔特外出视察战场。他指示前线各军的集结地点为拉贝尔同盟旅社附近的缓坡前面，与威灵顿的阵地平行，与之相距约 1400 码——炮火轻易可抵的射程之内。

上午 8 时，拿破仑与参谋人员一起在勒凯卢共进早餐，此时雨霁天晴，拿破仑情绪颇为乐观，使他特别高兴的是终于迫使威灵顿交战。他对身边的参谋人员声称：“我们获胜的机会至少是百分之九十，而失败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十。”苏尔特、雷耶和戴尔隆都曾在西班牙半岛与威灵顿交过手，所以并不像他们的领袖那样乐观。由于许多部队尚未展开，加之德鲁奥也报告地面泥泞，火炮无法进入阵地，为此进攻发起时间被迫推迟。

这一天，拿破仑在战场上共集中了 7.2 万人，同时还有 270 门火炮的支援。这样，与威灵顿的 6.8 万人和 154 门火炮相比，他就占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炮兵方面。由于威灵顿一直担心拿破仑可能试图迂回其右翼，并切断其通往奥斯坦德的交通线，为保险起见，公爵曾特地派出一支 1.7 万人和 20 门火炮的部队据守蒙斯——布鲁塞尔公路上的阿尔以南的一个预备阵地，该阵地位于滑铁卢以西 8 英里处。公认的战略权威富勒将军谴责这次分兵是威灵顿所犯下的“头等大错”。然而，面对拿破仑这样不同凡响的指挥官，威灵顿公爵采取上述防范措施，也许是明智的。假使拿破仑把格鲁希的 3.3 万人和 96 门火炮用于左翼，而不是闲置右翼，则滑铁卢之战的后果也许就不大一样了。

上午 11 时，拿破仑给各军军长发布了最后的作战命令：

“一俟全军下午一时左右按战斗序列部署就绪，皇帝即令内伊元帅发动攻击，夺取交叉路口的圣让山的村庄。为支援这一行动，第二和第六军的十二磅重炮连应与第一军的十二磅重炮连集中使用。上述 24 门火炮向据守圣让山的敌军开火。戴尔隆伯爵应率领其左翼师率先进攻，必要时，由第一军的其余各师予以支援。

第二军应与戴尔隆伯爵并进。第一军的工兵连队应准备立即在圣让山上设防。”

在这项计划里并没有多少富有灵感的招数。它只不过是中世纪式的僵化刻板的战术动作，它试图以密集方阵突破敌军中央。如以此对付马木留克人，也许尚能得手，但用来对付坚固严整而且得到训练有素的炮

兵支援的步兵方阵那就注定要失败了。由于拿破仑过于自负，一向轻视英军指挥官，因此他深信只需用他宠爱之至的十二磅炮先进行炮火准备，随后以一支楔形纵队向布鲁塞尔公路疾进，即可突破威灵顿的中心，一举摧垮他的军队。拿破仑也就可以在近卫军的拥簇下悠哉游哉地前行12英里，进驻布鲁塞尔。老近卫军的背包里早已装好了那时举行阅兵式的礼服。

威灵顿的阵地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它沿着一条低缓的山脊延伸，长约4000码，夏尔鲁瓦——布鲁塞尔公路从其中部穿过。在其右前方600码处，有一座霍古蒙特农庄和别墅，四周为一座长方形果园和灌木林围墙所环绕。距阵地中央正前方300码是拉海圣庄园，这些建筑物都已匆匆设防，作为前哨阵地。

在前哨阵地的右翼，交给了由英国4个步兵营组成第一师守卫，威灵顿的各骑兵旅则作为中央预备队，另有两个英国骑兵旅构成左翼顶端。24个乘骑炮兵连和野炮连占据着夏尔鲁瓦公路以西山顶的阵地，从这里可以扫射前面的斜坡。在整个前沿阵地，还有几个国家的联军混杂在英军一起。

面对着威灵顿的阵地，拿破仑将部队在拉贝尔同盟岭的前坡上展开。戴尔隆的第一军从夏尔鲁瓦公路向东延伸，雷耶的第二军在公路左侧占着一个类似的正面。米豪德的第四骑兵军在戴尔隆之后，克勒曼的第三骑兵军则奉命支援雷耶。洛鲍的第六军，两个骑兵师及近卫军在拉贝尔同盟之后担任中央预备队。拿破仑的36个炮兵连大部分部署在山顶一线。

上午11点30分，法军开始炮火准备。80门十二磅炮进行猛烈轰击。这些炮弹大部分落在英军阵地前坡被雨水浸透的泥土里，没有造成多大伤害，威灵顿仍按他的老办法让步兵伏藏在山顶后面。

战斗开始，拿破仑不知为什么，竟把整个进攻的指挥权交给了内伊，这真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虽然内伊作战勇敢，但他刚愎自用，反复无常，很少战术意识，而且以前在耶拿、包岑和邓尼维茨会战中，因为他的失误，曾多次造成不幸的后果。就在前一天，在卡特尔布拉斯他又丧失过一次极好的战机。拿破仑不知为何没有亲自指挥作战。内伊受命指挥官，又盲目地率领法国纵队冲向缓坡，迎着枪林弹雨正面攻击英军方阵，结果损失惨重，不得已而后撤。

此时，拿破仑还有一个不智之举，就是让他最小的弟弟热罗姆指挥雷耶军的第六师。热罗姆以往在征俄战役中就曾弄得一败涂地，此时他又率部对霍左蒙特的敌军发动毫无必要的进攻，这一目标本应是迂回作战的。雷耶感到有义务支援他，将一个又一个旅徒劳无益地投入攻夺该地的战斗中，而且始终未能攻下。

与此同时，戴尔隆军在内伊催促下，夺取密集纵队进攻威灵顿中央的拉海圣，结果被尤布里奇的2个骑兵旅冲垮，损失惨重。

现在，拿破仑又面临着增援而来的布吕歇尔威胁。这位老将带着比罗、皮尔赫和齐腾的生力军。行进中，一支法军骑兵巡逻队捕获了一名送信的普鲁士军官，从他身上搜出的这封信中得知，布吕歇尔正在准备与威灵顿会合。拿破仑命苏尔特迅即给格鲁希送去第二份通报：

“目前我们正在苏瓦纳森林前面的滑铁卢附近交战。敌军中央位于

圣让山。因此，请立即移军与我右翼会合。

再者，截获的敌军信件表明，比罗将进攻我军右翼。我们认为可以遥望已在圣朗贝特山顶之上的该部。所以请不失时机地向我靠拢，与我协同作战，粉碎比罗。在此次行动中，比罗终将成为你的猎物。”

一名军官携带这份命令出发，由于道路状况不好，从下午2点15分走到下午6时才抵达格鲁希的司令部，而且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格鲁希与提里曼鏖战正急，也无法行动。

此时拿破仑理应中止对威灵顿阵地的正面进攻，而集中全部骑兵掩护右翼，攻击普军的先头部队。他的确从总预备队中抽调部分兵力向弗里西蒙运动，包括洛鲍的第六军和多蒙、絮贝维埃两个轻骑兵师、洛鲍军仅有2个师，计7000人，因为此前拿破仑已将其特斯特师调至格鲁希的右翼。大约下午4时30分，比罗的前卫从普朗努瓦前面的森林冲出，这样，洛鲍的当面之敌达3万之多，而且敌军后面还有皮尔赫军2.5万多人。洛鲍被逐出了普朗努瓦。

在此危急关头，内伊没有接到拿破仑的指示，竟擅自率领米豪德的骑兵军对拉海圣和霍古蒙特之间的英军方阵发起一系列冲锋。这5000骑兵的冲击的确锐不可挡，他们实际上已突破方阵，夺取了若干炮兵阵地，但是在尤布里奇的骑兵队的反冲击下又狼狈而回。尔后，克勒曼的骑兵军为支援米豪德也曾发起冲击，从未让这2个兵种互相协同联合作战。

下午6时，拿破仑再次铤而走险，试图突破威灵顿的正面；他命令内伊再作一次努力夺取拉海圣。由于守军弹药耗尽，戴尔隆的2个师终于拿下了这个目标，但内伊的骑兵也全都精疲力尽，未能扩大战果。

下午7时，会战进入高潮。普军在普朗努瓦已集结了大量兵力，并威胁着法军的退却线。拿破仑手中现在只剩了惟一的预备队——老近卫军。他孤注一掷，把其中两个营驱逐普朗努瓦的普军，而将8个营交给内伊作最后挣扎，想突破威灵顿的防线。但内伊不去扩张拉海圣已被撕开的口子，而是向左攻击英军近卫步兵据守的防区，当法军进入阵前20码以内时，英军突然弹雨迸发，法军近卫军顿时伤亡惨重，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拿破仑手里的最后一点预备队打光了，威灵顿的英军却发出号令全线反击。拿破仑的军队放弃了战斗，他不得不随军败走。

滑铁卢之战的惨败，标志着拿破仑时代的最后结束。6年后，当了瑞典国王的贝尔纳多特曾经这样说过：

“拿破仑并不是被世人征服的。他比我们所有人都伟大。但上帝之所以惩罚他是因为他只相信自己的才智，把他那台庞大的战争机器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凡事物极必反，古今概莫例外。”这的确是很中肯的评价。

第十二章在圣赫勒拿岛的日子里

1 再次退位

滑铁卢惨败之后，拿破仑几乎堕入了呆滞的状态。他精疲力竭，因没有条件进行特殊水浴治疗，加重了排尿困难症，尤其是得了痔疮，骑马很困难。失败的那天晚上，他再次企图自尽，但希望他再作努力的死神又一次把他拒之门外。溃退的途中，他担心民众骚乱，对贝特朗说：“要是我回巴黎，一旦手沾上了鲜血，就势必越陷越深，手臂都要沾满鲜血。”他还清楚地记得1814年犯下的恐怖行动，不想重蹈覆辙。他从拉昂快马飞驰到爱丽舍宫。回宫后，当着科兰古和拉瓦莱特的面，马上入浴。他抱怨内伊、格鲁希等人……

“奇怪的命运”，他说“我几次坚信法兰西已经稳操胜券，但胜券却几次从我手中飞走。”

洗完澡，他回到房间，像往常一样修剪起胡须来。马尔商为他更衣。约瑟夫和吕西安也在房间，说要当心议会闹事。皇帝耸耸肩膀，带着尚存的一线希望去主持内阁会议。但会议结束后，他的命运便决定了：再过一天，他必须退位。

第二天，他放弃了皇位。这一次，他毫无反抗的表示，完全听由天命。奥坦丝劝他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他迟迟不表态，仿佛还在等待发生某件扭转乾坤的大事。接着，他在富歇的压力下屈服了，去了马尔梅松宫。

拿破仑退位前后，黛丝蕾对其被迫同意离开巴黎，踏上流放圣赫勒拿岛期间发生的细节，在日记中均有详细记载。黛丝蕾曾这样记着：

1815年6月23日

星期一，玛丽刚开始给我弄早饭，教堂里的钟声响起来了。

“天啊！”她叫道，“皇帝胜了！他打败了同盟国！”

我不敢相信，因为谁也没想到他会胜的，连王室的人也没有想到，虽然他们都回巴黎来了。只有皇后带着她的儿子拒绝回来。

在这一百天里，他竭力证明法国需要他而不需要波旁王朝，甚至还让人民来选举新议会。起草《人权宣言》的拉法叶特就是议员之一。

但是，拿破仑的努力终为徒劳。各国大使都离开了巴黎。这些国家拒绝答复他的信件，磨刀霍霍，准备另一场战争。

威灵顿公爵的英国军队在比利时登陆，等待与盟军会合。拿破仑决定在盟军到达之前发起进攻。虽然，俄国和奥地利军队还无力及时赶到，但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军已渡过莱茵河。

几天前，拿破仑引军到达比利时。“法国的勇士们，抉择的关头到了，不成功，勿宁死！”他庄严宣布。但响应号召的只有10万人。因为其余的士兵清楚地知道他们会一败涂地，不愿意引颈就戮。

拿破仑没有意识到法国人民厌恶他的战争。青年们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园，军官们佯称有病。我哥哥艾蒂安的儿子马里尤斯·克拉利将军便是如此。跟随皇帝出征的元帅只有两名，其余的都在乡间别墅里静心修养呢。

教堂里，报捷的钟声齐鸣。“我们都错了吗？他真的赢了？”我纳闷。

我穿好衣服走进花园，钟声嘎然而止，一阵神秘莫测的寂静。

这时，来了一位客人。我起初没认出他，待他一笑，我认出来了，“吕西安！拿破仑把你逐出法国后，我一直没见过你。有多少年了？10年？或者更长？快坐下来，告诉我你的情况。今天是怎么了？胜利的钟声四起，然后又嘎然而止。”

吕西安挨着我在长椅上坐下来：“黛丝蕾，见到你真愉快。但消息很糟，钟是不该敲的。起初，我们是小小胜了一仗，但布吕歇尔的军队与威灵顿一会合，我们就在一个叫滑铁卢的地方遭到惨败。”

“皇帝呢？”

“今天晚上，他到巴黎，悄悄回来，甚至杜伊勒里宫也不回，要在约瑟夫和朱丽家住下。他说‘不成功，勿宁死’。一半以上的士兵都战死沙场，而他本人既没有成功，也没有死，他一定感到万分耻辱。”

吕西安面容憔悴，十分痛苦。“当初，我要不说服议会选他做执政官就好了。那时，我信任他。而现在，我对他的看法完全变了。每一个有良心的法国人都会如此的。我得走了，黛丝蕾，约瑟夫需要我的帮助。”

他去了。不一会儿，又来一位客人，是奥坦丝。她含着泪，乞求我照顾她的两个不能自立的孩子。

“还让我照顾吗？”我这样说，但我毫无疑问地接受了。

那天深夜，拿破仑回来了。他失去了一切，连行囊也没有。他把他的兄弟和大臣们召集起来，请求再给他10万人与同盟军决战，保卫巴黎。

可怜的吕西安只得把这个请求提交议会。他一说完，拉法叶特就拍案而起。

“法国在你哥哥的战争中已失去300万优秀儿女，他还要再危害10万吗？如果他离开巴黎，我们将把他赶出去！”

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怒发冲冠。但他没有办法，只得离开。

我是从朱丽嘴里听到的。一个钟头前，她带着两个孩子来了。“我们可以和你一起住吗？”她乞求我，“新政府已组成，富歇做了临时政府主席。我对他比任何敌人都更感到恐惧。”

约瑟夫匆匆闯进来：“朱丽，我们得马上回去，皇帝要到马尔梅松去，全家人都要跟他一块去。”

他脸色灰暗，已经有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

“你得跟你丈夫一起走，朱丽。”我说。

她摇摇头：“人们高呼：‘粉碎波拿巴家族！’因此，我再也不敢从大街走了。”

“黛丝蕾，”约瑟夫说，“我是否能借用一下你的车子？你的瑞典车夫的服装可以使我们安全穿过人群。”

“我已答应借给莱蒂齐娅太太的，但你们坐得下。”

于是，朱丽和全家人一块到了马尔梅松。那里再也找不到约瑟芬皇后了，但她的玫瑰花一定还在开放。

1815年6月29日

拿破仑的战刀静静地躺在我床头的桌子上。每一个人都高兴得发狂。他们说，我给法国带来了和平。但，我却心痛欲碎。

昨天晚上，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拿破仑军队的最后一阵炮声在我房上回荡。据说，是抵御敌人保卫巴黎的。但这个计划无疑是毫无益处的。果然如此，半座城池被夷为平地，半数居民惨遭杀害。

玛丽到我房间来时，太阳刚刚升起。“罗森伯爵要马上见你。”她说。

罗森带来了一个奇怪的消息：法国政府和人民在下面等着，恳求你尽快见他们。

“法国政府和人民？是谁？他们要干什么？”我问。

“塔列朗和富歇代表政府，拉法叶特代表法国人民。”他说。

拉法叶特将军！我一直想见他，但没有机会，国王被绞死后，他就离开了巴黎。

他就在楼下。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十分消瘦的人，苍老的脸上露出倦容，但那双眼睛却炯炯有神，笑容甜蜜亲切。

“拉法叶特将军，”我说，“家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一本《人权宣言》，我能与它的作者见面不胜荣幸。”然后，我转向其他人，“先生们，你们要我做些什么呢？”

“殿下，”塔列朗说，“很久以前，我告诉过你，有一天，我会给你带来一个重要的请求，这一天到了。法国请求殿下，拯救巴黎和它的人民。”

不待我回答，富歇补充说：“我解释一下，我们政府已发函给威灵顿和布吕歇尔，随时准备投降。如果我们不这样，他们会毁灭巴黎的。”

“他们同意了吗？”我问。

“是的。”塔列朗回答，“但，他们有一个特殊请求：如果我们投降，波拿巴将军必须马上离开法国。”

“而波拿巴将军拒绝了！”富歇叫道，“他的官兵大都在滑铁卢阵亡，他想用剩下的这部分士兵保卫巴黎。这明明是要这些士兵和巴黎人民为他的荣誉而捐躯。”

我什么也没说。富歇又接着说：“现在，同盟军就在凡尔赛。我们再也不能延宕了，波拿巴今天就得离开马尔梅松。他必须到罗什福尔港去上法国战舰。当然，那里也有英国战舰，他们不会让他再次逃脱的。”

“这不是我的事情。”我说，“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拉法叶特第一次说话了，他的声音低沉，平静而悲哀：“夫人，波拿巴将军的战争吞噬了1000万生命，300万法国儿子战死沙场。如果没有人去说服波拿巴离开，会有更多的法国人民葬身炮火。他不听我们的劝告，却一味要求再给他兵力。他相信你，夫人。也许，你能说服他。”

“好吧，我试一试。”我说。

富歇把一个信封放在我手里，并许以1000名士兵作为护卫队。我拒绝了。“罗森伯爵可以照顾我的，”我对他说，“我这就去。”

“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就坐在你的花园里等你回来。”拉法叶特说，“但我的心会跟你一起去的，孩子。”

我们到达马尔梅松时，迎接我的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朱丽、约瑟夫、奥坦丝、吕西安和莱蒂齐娅太太。

“约瑟夫，”我说，“我要跟你弟弟谈一谈。”

“你真好，黛丝蕾。但你得等一会儿，皇帝正在等政府的重要消息。这段时间，他不愿有人打扰他。他现在花园尽头，他最喜欢的那个地方坐着呢。”

“消息，我带来了。”

我匆匆沿着草径到了那个僻静的地方。拿破仑身穿深绿色军装独自坐在那里，一只手托着腮，凝望着面前的玫瑰花。

他一定是在梦中，因为他发现有人时，第一句话是：“约瑟夫，该吃午饭了吗？”

我的沉默使他清醒过来。他认出是我，马上说：“黛丝蕾！真没想到是你！快坐下，坐到我身边。”

我坐下了。他微笑着看着我：“我们第一次坐在花园里迄今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今天，我不是在等你，而是等政府的回答——你知道我是不习惯于等待的！”

“你不需要再等了，这是政府的答复。”

我把信递给他。他抽出来，匆匆往下看。“为什么他们把这个给你？”他生气

地问，“为什么不派位部长或军官送来？我主动要求保卫巴黎，而政府却拒绝！”

“同盟军已到凡尔赛，你想让他们捉住你吗？”

“不，不，谁也不会捉住我的。我带上这封信，去罗什福尔。如果我上了那里的战舰，能保证安全吗？舰长能执行我的命令吗？”

“英国人在监视着罗什福尔”。我告诉他说，“他们的船监视着所有的法国港口，你逃不出去的。”

我认为，这会触怒他。但没有，他奇怪地望着我说：“如果我同意投降，会怎么样？他们还会把我放逐到另一个岛上去吗？”

“我不知道，将军。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你如果投降，会被逮捕的。”

他好几分钟没说话。然后，突然站起来：“我为什么要让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没趣呢？我为什么要扫他们的兴？”他抽出战刀，刀把对着我，“拿住！黛丝蕾！拿住滑铁卢的战刀！”

阳光下，战刀寒光闪闪。“当心，黛丝蕾。别碰刀刃，利得很呢。”他微笑着警告我。我握住战刀。他又说：

“我这是向同盟军投降。向人投降总是把战刀交给他。我把我的战刀交给了王妃。”

“我怎么对法国政府回话？将军。”

“今天上午，我就去罗什福尔，告诉他们。”他注视着地面，“但我宁死也不愿去圣赫勒拿岛。他们把我放逐到厄尔巴岛时，我企图自杀，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说：“我得走了，拿破仑。”

“是的，黛丝蕾，这一去将是永别。但请你记住，在马赛，我向你求婚，决不仅仅是因为钱，我爱你。快把我的军刀拿走，以免我改变主意。”

我急忙回到屋里，把经过告诉给他家里的人们。然后，我和罗森上了车子。

我想，现在晚了，他变不了主意了。

我家门口的街上，人头攒动。看见我的车子时，他们齐声欢呼。我疑惑不解。

拉法叶特在客厅里等我。我问他：“街上的人们是怎么回事？”

“他们知道你到马尔梅松了，殿下，”富歇说，“并且知道为什么去的。因此，他们翘盼你的归来。”

我转向拉法叶特：“请告诉他们，波拿巴将军向同盟国投降了。”我拿出拿破仑的战刀，又说：“这是证据。告诉他们，拿破仑已去罗什福尔了。现在，他们可以回家享受和平了。”

“他们会想见你的，夫人”，拉法叶特说，“请跟我一块到窗口去吧。你救了巴黎，巴黎人民要感谢你。”

他把我拉到窗前，我举起这把战刀。

“巴黎的人们，”他大声说，“和平到了。一位将要成为瑞典王后的法国姑娘说服了拿破仑将军，他已交出了战刀——滑铁卢的战刀！”

窗下欢声雷动，若疯若狂。

“我们的和平女神！圣母玛丽亚！”

我累极了。客人们一走，我便回到卧室。玛丽帮我脱去礼服，端来晚饭。现在，我就坐在床上写日记。

亲爱的爸爸，今天，你要是在这儿该多好啊！你会为在你女儿家里见到拉法叶特而自豪。是你给了我这个日记本。当拿破仑闯入我的生活时，我开始记日记。现在，我们告别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2 流放圣赫勒拿岛

拿破仑被迫再次退位后，法国已无他的安身之地。他的哥哥约瑟夫曾帮助他策划出逃美国，但拿破仑没有采纳这一主张，最后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他 20 年来的宿敌——英国人的慈悲上。7 月 13 日，拿破仑口授了下面的信，由古尔戈送去给英国摄政王：

“鉴于内有党派纷争之患，外有欧洲列强与我为敌，我决意结束政治生涯，并一如提米斯托克里斯，投奔托庇，仰贵国人民幸予容纳。我祈求殿下同意，俾我身受贵国法律保护，因敌对者之中，以殿下为最强，最守信义，且亦最为宽厚。”

7 月 14 日，古尔戈和拉斯卡斯带着这封信上了英舰“伯雷勒芬”号。舰长梅特兰当即保证把拿破仑送到英国，让古尔戈乘“斯莱尼”号先行；但又明确表示，这位前皇帝将完全由英国政府处置。15 日上午，拿破仑一行人上了“伯雷勒芬”号舰艇。该舰奉命驶往普列利斯特待命。7 月 31 日上午，英国海军部官员亨利·邦伯里爵士和普利茅斯海军基地司令长官基思勋爵向他递交了英国政府的书面决定，内称：为防止欧洲和平再受扰乱，决定限制他的自由，“至何程度，视需要而定，务必达到上述首要目的”；同时，决定以圣赫勒拿岛为其居留地，因该岛既有益健康，又较其他地方更可以实行较小程度的限制。

对这个决定，拿破仑提出过强烈抗议，他声明自己并非战俘，而是“经与舰长事先磋商”，作为乘客，坐“伯雷勒芬”号前来的。他要求获得英国公民的权利。并愿在远离海滨的乡间住宅定居，到圣赫勒拿岛去，无异于是宣判他的死刑……拿破仑虽提出了这番抗议，但他也明白，英国人是决不会给他另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的。甚至当他还被流放在厄尔巴岛的时候，他说曾得到这样的报告，说他的敌人们正在维也纳开会，考虑把他流放到一个更遥远的海岛去，当时就已经提到了圣赫勒拿岛的名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04 年，正当拿破仑处于他的权力的最高峰的时候，他也曾考虑过，要派遣一支海军远征队去占领这座圣赫勒拿岛。“占领这个目标需要 1200 至 1500 人”，他这样估计道。如今，英国人为了看守他，却派出了比他原来的计划多一倍以上的兵力。

拿破仑发过一通脾气之后，很快又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对放弃到美国去的计划，也不觉得后悔。英国人已经告诉了他在这次流放中，最多只能带 3 名官员和 12 名侍者同行。结果，他挑选了贝特朗、蒙托隆、拉斯卡斯以及古尔戈 4 名官员，其中拉斯卡斯是一个新来的人，出身于一个旧贵族的家庭。他有两样有用的资本，一是英语说得流利，一是文章写得好。他们要在一起撰写一部回忆录。12 名侍从以路易·马尔商为首。此外，拿破仑还挑选了一位医生，他是“伯雷勒芬”号舰上的医生，名叫巴利·奥默阿拉，是一位天主教徒，24 岁，拿破仑在舰上和他混熟了，奥默阿拉接受了拿破仑的邀请，愿意跟他到圣赫勒拿岛去。英国人对此也觉得很满意：这个医生，在拿破仑的流放生涯中，正可以起一个坐探的作用。

8 月 7 日，拿破仑带着他这个经过压缩的由 27 人组成的奇形怪状的混杂班子，从“伯雷勒芬”号换乘了一艘新船“诺桑伯兰”号，向圣赫勒拿岛驶去。

经过 67 天航行后，这一行流放者看见了圣赫勒拿岛。遥望那阴森森的悬崖峭壁，易受感触者不禁为之寒心，怅然若失。军医瓦尔特·亨利写道，这个海岛是“人类所能想象得出的最丑恶、最荒凉的石头岛。它的崎岖不平、支离破碎的地面，就像是海洋深处冒出水面的一个毒瘤。”在马尔商的眼前，这个海岛就像一座坟墓。拿破仑一言不发地凝望着。马尔商回忆道：“他像这样子审视了几分钟之后，便回到他的舱房去，不置一词。从他的表情，丝毫看不出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一会儿，他在舱房里对古尔戈说：“这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我在埃及还可以干得更加出色，我宁可当个远东国家的皇帝。”接着他就派人去把拉斯卡斯喊来，继续他日常的工作。

海军少将科伯恩首先上岸，过了几个钟头，他便带着海岛的总督马克·威尔克斯上校登舰，在军官休息室里会见了拿破仑。威尔克斯的态度平易而谦和，因为他的职务将被科伯恩所代替，所以他的谈话很随便，和拿破仑谈得很投机。拿破仑就像平时说话那样，连珠炮似地向他询问这座他已统治了两年的海岛的各种情况，很快就掌握了他将隔离的这座海岛的完整的资料：圣赫勒拿岛是 1502 年由葡萄牙人发现并占有的，现在则归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它距离南非的开普敦 1750 英里，距离南美洲 1800 英里，距离英国 4000 英里，离它最近的陆地，是 700 英里外的亚森欧岛——也是空阔的大西洋上另一个属于英国的火山岩小岛。不说也可明白，圣赫勒拿岛这种孤立的位置，正是英国人所以选中它作为拿破仑的第二个流放地的理由。

岛上住着些什么人呢？威尔克斯解释道，这个小岛只有 10 英里长，7 英里宽，有居民 4000 人，其中包括 1000 名英军。现在，多亏拿破仑的到来，驻军的人数增加到 3 倍。在那些居民中，欧洲人不到 800 人，其余的都是黑人、中国人和东印度水手，而黑人中有四分之三是奴隶。

当威尔克斯和拿破仑正在舰上的休息室里讨论当地的居民情况时，岛上的居民们，也在随着等待诺桑伯兰号的到来而与日俱增。他们的心情是好奇而又恐惧，因为拿破仑的名气，像远方的雷声一样传到他们的耳里，给他们形成的却是一个传奇式的，比实际大大失真了的可怕的形象。他被称为“蜂妖”，保姆在孩子不听话时，就拿“蜂妖”这个名字来吓唬他们。过了两天，拿破仑终于乘着一艘小船登了岸，当时已是傍晚，有许多岛民举着灯笼，都想看看他的容貌，但是他们失望了，因为天色太黑。

拿破仑在岛上的最初一个多月里，住在一所名叫“荆园”的小别墅里。在那里，他上午口授回忆录，由拉斯卡斯或古尔戈记下来，晚上则经常与邻居巴尔科姆一家共同进餐和消磨就寝前的时光。巴尔科姆先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商人，奉命为拿破仑一伙人经办膳食，夫妇俩殷勤好客，两个女儿，一个 15 岁，一个 14 岁，经常和拿破仑玩“惠斯特”牌，或向他提些稚气十足的问题，这使他晚上过得颇为愉快。

在其他方面，“荆园”的日子是沉闷单调的，住得又不够宽敞，拿破仑因此向科伯恩大发牢骚。

一个多月后，拿破仑搬进了一所名叫“长村”的新住宅。新住宅有 5 个房间归拿破仑用，3 间归蒙托隆一家，2 间归拉斯卡斯父子，还有一间给古尔戈。房子坐落在海拔 1730 英尺的高地上，空气清爽，在这块点缀

着桉树的平地另一边，延伸着宽达一英里半的跑马场。

在新居所，拿破仑无需英国军官跟随可以自由活动的范围，被限定在周界约 12 英里的三角形地带。他要走出这个范围时，就必须回到这个范围之内。拿破仑一伙的来往信件都必须由代总督审查。由于科伯恩的监护严密，拿破仑与这位代总督的关系很不融洽。过了不久，到 1816 年 4 月 14 日，新总督赫德森·洛爵士抵达圣赫勒拿岛，接管了科伯恩和威尔克斯两人行使的权力。这位新总督上任后，对拿破仑管护的措施更为严密，拿破仑为此对新总督充满了憎恨。随着长年累月日复一日的推移，拿破仑一伙人的生活越来越暗淡。他身边的人，有好几位耐不住寂寞苦楚，终于离他而去。拉斯卡斯最先离开，他回到法国后，把自己的《回忆录》和日记作了一番精心整理，结果捞了一笔丰厚的稿酬。第二个走的是古尔戈，再接着是医官奥默阿拉等人。拿破仑的生活慢慢变得单调而又乏味，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并且经常患起病来。

3 死亡之谜

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在仅仅渡过 5 年多的时光之后，便于 1821 年 5 月 5 日病逝了。拿破仑死前，他已经对私人医生作了这样的嘱咐：“在我死后，不要马上埋葬。……我要你解剖我的尸体，……我委托你检查这次解剖的一切细节”。拿破仑一直怀疑自己的病与某种谋害有关，所以解剖尸体这个念头在病重后就一直纠缠着他。“在你解剖我的尸体之前，你绝对弄不清我得的什么病。”他对私人医生这样说。

第二天上午，拿破仑的贴身侍从即开始为尸体解剖之事做准备。在拿破仑死后，这位侍从在副手的帮助下，曾用麦油精把皇帝的尸体洗刷干净，然后将尸体从用作病房的客厅搬回到寝室的铁制行军床上，这张铁床伴随拿破仑到过一个一个的战场。现在，为了解剖尸体，马尔商又把弹子房的弹子台搭起来。拿破仑赤裸的尸体被放置到了这座台上。

下午 2 点，17 名手术参加者和观察员开始进入弹子房。这 17 人中有马尔商和他的助手；两名法国官员——蒙托龙和贝特兰；驻圣赫勒拿岛英国总督的代表和 7 位医生。

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这场尸体解剖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拿破仑死后，英国驻岛总督已派一名官员乘上一艘快船，把消息送到了英国去。这个消息使欧洲在位的君主们都感到了宽慰。法王路易十八更放了心。因为这二十多年来，拿破仑率领着那支所向无敌的军队，曾征服了整个欧洲，打垮过各国的封建王国的军队，并把法国的革命火种带向了欧洲各国。如今，由于他的死亡，各国的君主们也期望这革命的思潮会随他的死亡而一起被埋葬。

拿破仑死了，仅仅 51 岁的年龄就死了，他为什么过早地会死去？人们自然会对这个曾经精力充沛而充满传奇式的人物加以关注，并引起疑问。拿破仑身边伴随的人也咒骂圣赫勒拿岛的恶劣环境，责怪英国政府故意把拿破仑送到这里来折磨死。赫德森·洛——这位英国总督也很担心他本人和他本国的政府受世人指责。现在，他们都想知道解剖的结果。

在现场的 7 名医生中，有 6 位是英国人，都是军医。他们事先也都得到总督的告诫。明白在尸体解剖中的发现所能引起的纠葛。第七位医

生是 31 岁的安东马尔西，科西嘉人，是拿破仑的私人医生。这次解剖，即由他主刀，那几位英国医生只是观察员。安东马尔西在人们无言的监督下，剖开死者的胸腔，把心脏割下，又切了死者的胃，让其他医生检查，在医生们完成了对各个内脏器官的检查之后，助手们用香水清洗了被剖开的胸腔，然后又由安东马尔西用手术针把剖开的刀口缝合起来。

尸体解剖完毕，其余人都离开了，安东马尔西又让马尔商帮助，测定了尸体的各种数据，并将解剖发现记录在案。干完这一切，马尔商才又为拿破仑的遗体穿上丧服。如他后来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在另一位侍从的帮助下，给拿破仑“穿上了帝国卫队轻骑兵的全套制服。我们给他穿上了一件白色的衬衣，戴上一条穆斯林的白色领带，并在领带上套上了一条黑色的丝质衣领。用扣子在背后把衣领扣紧，他的脚穿了白色的丝袜，穿了齐膝深的白色开丝米的骑马裤和一件同样质料的背心，外面套上整齐的帝国卫队轻骑兵的制服，制服上缀满了各种荣誉勋章——这些勋章都是拿破仑在世时设置的，其中有‘铁十字勋章’，‘联合勋章’——脚上套着骑马靴，头上戴着三色徽章的礼帽。”

下午 4 点，即尸体解剖开始之后两个钟头，马尔商和其他的侍者把皇帝的尸体搬回他的寝室，重新安放在他死去时躺的那张行军铁床上。那幅停放过拿破仑尸体的血迹斑斑的被单，被马尔商和其他侍从剪成碎块，作为皇帝的遗物予以瓜分。

尸体解剖后，医生们并不能在一份写成的文件中对拿破仑的死因取得一致的意见。7 位医生分别交出了 4 份解剖报告。他们一致同意的只有一点：在拿破仑的胃部靠近幽门外（也就是胃的张开部分与内脏接触的地方）发现有一处溃疡，安东马尔西医生称这个地方为“致癌性的溃疡”，那些英国医生则发现是“硬性癌引起的癌症”。这个说法导致了日后流行的这样一个见解：拿破仑是因为胃癌或幽门癌而死的，因为拿破仑的父亲就是死于幽门癌的。但是，并没有一位医生能指出一个实际的癌病灶来。不过，这样一种见解，正好解脱了赫德森·洛和英国人的责任，拿破仑将被认为可能是死于一种遗传性的胃癌，因此，圣赫勒拿岛的气候，不能对他的死负什么责任。

但是那 6 位英国医生中，有一位叫托马斯·索特的，还发现了死者的肝“肿大”。这正是赫德森·洛在平时所猜忌过的，因而也是他不愿听到的消息——因为肝病正好支持了这样一种理论：拿破仑的死是由圣赫勒拿岛的气候引起的肝病造成的。于是英国总督把索特医生唤到他的办公室去，命令他把他的报告中与官方的意图相抵触的部分删掉，索特勉强同意了。但他后来平安地离开了圣赫勒拿岛时，又把当时的情况如实说了出来。像索特一样，安东马尔西医生也发现拿破仑的肝脏异常肿大，虽然他并没有在肝脏中发现什么毛病。安东马尔西认为，英国人对拿破仑的死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海岛的气候太恶劣了，他也把这个见解说了出来，总督赫德森·洛没有权利可以使拿破仑的私人医生保持沉默。

3 天后，也就是 5 月 9 日，拿破仑被埋葬在圣赫勒拿岛的一个山谷里。又过了半个月后，拿破仑的随从们登上了一艘“骆驼号”的英国船，离开了大西洋南部的这座几乎渡过了 6 个年头的孤岛，开始回到欧洲去。

当“骆驼号”在海上航行到第五十九天，即 7 月 25 日时，船长告诉蒙托龙，说船已进入欧洲水域，这正是拿破仑安排好拆读他遗嘱的时间。

于是蒙托龙将马尔商、贝特朗、神父安格罗·维格等人叫进他的舱房，当着大家的面刮掉他手里一份文件的封蜡，用钦差宣读圣旨一样的声调，高声流利地朗读了拿破仑的遗嘱。在这份遗嘱中，拿破仑将自己的遗产部分赠给了那些与他共过患难的下属作纪念。就连他记忆所及，在他的事业的早期阶段为他服务过的人们，也得到他的一笔较小的遗赠。在拿破仑身边服务的侍从，如马尔商等人，都得到了拿破仑不薄的遗赠。

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骆驼号即将到朴茨茅斯下锚了。一路上来，马尔商负责保管着3只密封的红木箱子，里面装着拿破仑的私人财物，包括他的几束头发。待马尔商回到欧洲时，他将把这些遗物分赠给拿破仑的直系亲属。而马尔商自己，也还保存了几件属于他的纪念品。

拿破仑留下的这份遗嘱，对那些把他送到大西洋这个孤岛上送死的人们也进行了最后的一次打击，其中也包括对他的监守者——英国总督赫德森·洛的攻击。拿破仑在遗嘱中写道：

“朕死得太早了。朕是被英国的政治寡头和它的帮凶们谋杀的。”

拿破仑遗嘱中的最后控诉，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当马尔商一行人在朴茨茅斯上岸后，许多英国人都友好地围着他，向他热切地提出许多有关圣赫勒拿岛的问题。马尔商在热情的英国人中间移动着，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英国人必定是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对待拿破仑的方式的。其实，在英国的自由主义者里边，早年就有一股对法国革命的化身拿破仑表示赞许的潜流存在。现在拿破仑死了，对他说几句好话也没什么危险。不过，拿破仑死后的消息传到后，英国政府的股票价格却上升了不少。

拿破仑的死讯传出去后，他的亲属也都感到很悲痛。在巴马，那位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得到丈夫逝世的消息后，选在8月15日举行了一天悼念仪式，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拿破仑52岁的生日。拿破仑10岁的儿子和继承人——小罗马王，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便无声地饮泣着。

在罗马，拿破仑的母亲听到儿子的死讯，开始还不相信。因为几年前，有位消息灵通人士说拿破仑不在圣赫勒拿岛而到别处去了。等到她证实儿子死讯是确信无疑时，便昏了过去。两星期后，她写信给英国外交部长卡斯尔雷，要求将她儿子的尸体送回来，卡斯尔雷置之不理。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听到哥哥的死讯后，写信给英国政府，要求准她到圣赫勒拿岛去，“跟皇上在一起，听一声她最后的叹息”。

从圣赫勒拿岛回来的流放者们，一到法国就力图接上已中断了6年的生活线索。贝特朗回到沙托鲁，在警察的监视下过日。蒙托龙到布鲁塞尔跟他的妻子儿女相会，然后回了巴黎。安东马尔西医生则在欧洲兜了个圈子。

拿破仑的贴身侍从马尔商最后在奥色尔定居了下来。在他的箱子里，一直还保存着他从死后的拿破仑头上剃下来的头发。遵照拿破仑的吩咐，马尔商用这些头发为玛丽皇后织了一只手镯，为拿破仑的儿子编了一条表链。他还用这些头发缠着一个个金质大奖章，分寄给拿破仑的母亲、叔伯、舅父、兄弟姐妹以及侄儿侄女们。同时为自己也留了一绺拿破仑头发作为纪念，后来，这些头发连同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一起，传给了与米查尔·玛西尔结婚所生的女儿手里。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一百多年过去后，欧洲乃至世界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追求自由与民主，皇帝这个名词，如今在绝大多数的国土上，早已成了历史的见证。

但拿破仑这个名字，由于其非凡的业绩和传奇的一生经历，仍使人们永远景仰，难以忘怀。人们惋惜感叹拿破仑的英年早逝，大业未竟，同时对他的神秘死亡也产生了极大兴趣。

过了许多年，在瑞典、在美国，许多医学专家对当年拿破仑的死是病魔作祟，还是被害身亡提出了质问。

这个质问的提出，在欧洲乃至世界曾掀起过哗然大波，由于当年马尔商所带出的头发保存完好，使这质问有了可信心。医学专家们认为，当年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并不是被肝炎、胃癌夺走了生命，而是在英国权贵的旨意指使下，用砷毒杀了拿破仑。

医学专家们指出，砷这种药物，早在古代就已为人熟知了。拿破仑以前的几百年间，它在法国特别流行。在许多情况下，砷是投毒者的一种理想工具。若反复使用很小的剂量，可以使人缓慢中毒，时间可以持续几个月或几年。而其中毒症状却不易被诊断出来。拿破仑的病案记录中，所描绘的胃痛、呕吐、常常发冷、日渐肥胖等症状，恰恰都是砷慢性中毒的常见症状。而且拿破仑的肝脏肿大，亦无别的原因可追寻——除了砷慢性中毒。专家们还指出，当拿破仑长眠 20 年后，人们要移墓到法国残废军人院基地。坟墓挖开后，发现他的尸体依然完好无损，按常规，一具尸体经过 20 年是一定会蜕化成白骨的，而拿破仑的尸体正因为体内贮存了大量砷，从而使其腐烂过程大大减慢了。

此外，医学专家们在世界各地又追踪了当年有可能保存拿破仑头发的近 10 人，向保存者提出了要求化验头发的要求，在几年中，专家们寻觅到了五六份相同色泽的拿破仑的柔软的头发的，经过先进的化验机构化验，结果证明这些头发的砷含量均超出正常的 2 至 8 倍，这有力地证明了拿破仑的死的确是一场预谋的毒杀。

拿破仑的死亡之谜就这样破译了。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为此都怦然心动。他们中有人曾这样评述过他：“这个最终把无数人的向往与思念引向南大西洋那块孤独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的确，拿破仑光辉的人生历程震撼了空间，吞噬了时间，尽管历史无情地一路前行，但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一定会永远记得这位超群绝伦并影响过世界的伟人！

